

鐵血男兒傳

漢武題





不偏不倚中流

砥柱取義中正

德在群庶欣於

景仰民國之父

譚延闓題



革命信史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六日蔣中正



文獻所存
斯道以尊

集曹全碑字題

漢武



澤存哀託

姜君侯瑰輯

總理革命演義

孫科敬題



一
體
氣
化
見
乎

吳敬正敬
題



筆超陳壽
義等遷史
奉揚革命
宣傳抨擊

振聵發聲
木鐸警鐘
勃之蓬
億冊殊功

俠魂同志 偉著

張之江題於申江



恭錄

總理遺訓

喚起民衆

古應芬

宣傳之助

孔祥熙題



宣昭党義

王正廷



宏我黨義

王伯群



興
頑
立
懦

邵元冲題



黨乘權輿

熊式輝題



闡揚黨義

劉紀文題



翳惟總理 先覺先知
為國救主 為民導師
後有述者 文獻並徵
聞風興起 以示後昆

袁良謹題



真理益明

魏琮敬題

十八





3 1764 7772 1

序 緒

緒序

褚民誼

總理竭畢生之精力，致力國民革命，百折不撓；再接再厲；卒能驅除韃虜，光復故國；易五千年專制之政體而爲共和，使中國民族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其豐功偉烈，固已震驚寰宇！彪炳日月！豈啻軼湯武而駕堯舜，直古今中外第一偉人，他日青史流傳愈久；民族之信仰愈深，雖歷萬世而不磨，可斷言也。雖然 總理主義之感召，固已無遠弗屆，特其事迹之流傳於人間者，日久必且散佚，歷史紀載，提綱挈領，略而不詳，以 總理四十年奮鬥之經過；以及黨人志士之積極努力；其間遺聞軼事，必至夥頤，勢難一一大書，深刻，載之簡編，則不得不有賴於當世之文豪，羅輯其事；引伸其義；著成小說，傳之久遠，使後之覽者，瞭然於當時之情況，以資景

仰；而興觀感焉。不寧唯是，小說雖小道，實居於社會教育重要之地位。誠以艱深之載籍，非通人莫能瀏覽，未能期其普及。惟小說乃出淺顯之筆墨；描寫詳盡之事迹；其中興會淋漓，趣味盎然，雖淺見寡聞之輩，莫不先覩爲快；則人手一編，自易潛移默化，較之艱深之作，收效易而且速；廣而且宏；以是一種小說之風行，關係於當時社會人心綦鉅，此負有社會教育職責之人士，所不可忽視者。

· 今吾黨方從事於主義之宣傳，竊謂欲求通俗而普及，莫妙於將本黨革命過去之歷史，編成劇本，演作戲劇，使優孟衣冠，粉墨登場，屈曲表演，則往事低徊，可歌可泣，俾黨內同志觀之，由觀感而興奮，恢宏其志氣；振刷其精神；同德一心，以求本黨主義之實現。

· 同時民衆觀之，各具有極深刻之印象，則主義推行，自能盡利，

以視文字宣傳，收效豈啻倍蓰，今此種宣傳工作，雖尙鮮有倡議者，而採集本黨革命過去之事迹，著爲小說以問世，則有莊君病骸姜君俠魂編輯之孫中山革命演義在，頗足爲本黨主義宣傳之資，二君可謂能効忠於主義矣。爰略紓所見，以爲之序。

校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總理奉安後五日序於上海中法國立工業專門學

楊序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此說也，吾國人所認爲千古不磨之至理名言，亦卽中山先生所認爲生平最大之敵也。先生倡『行易知難』之學說，以闢其謬，其理至精且確。大旨則分爲：『不知亦能行』與『能知必能行』兩種。先生能知能行，故從事於革命，不以艱難而存畏葸之心，不以挫折而墮奮鬪之志；飽歷艱辛，備嘗險阻，卒達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目的。顧十餘年來，先生之主義未能實現，政治之腐敗如故，外患之侵逼如故，社會之黑暗人民之流離且益加甚焉；其故何哉？曰：由於國人深中『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謬說之毒，以不知爲知，與夫雖能行而不能知之故也。惟其以不知爲知，故羣目先生之說爲空談，以爲不可行。惟其雖能行而不能知，故有陳炯明諸賊之中途叛變。先生縱抱絕大之志願，隻手擎天，蓋亦難矣！先生逝

世後，國人之崇拜先生學說，信仰先生主義者，轉較先生生時爲熱烈，不可謂非良好的現象。雖然，子輿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
不知其人，雖誦讀其詩書，亦未能了解其真義，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
是也。孫中山演義一書，紀述先生歷史尙稱詳盡。吾謂先生之名，固全世界
人所共知，而先生詳盡之歷史，則恐崇拜先生學說，信仰先生主義者，亦未
必深悉。苟取是書讀之，則知先生精神之偉大，志意之堅定，以與先生之學
說主義相參照，相發明，證明「行易知難」之學說，而一掃謬說之障礙，庶
可免以不知爲知，與雖能行而不能知之弊。然則是書之刊行，有裨國人，豈
淺鮮哉！

中華民國十六年孫中山逝世兩週紀念日楊杏佛序。

烏序

戚友莊病骸，著孫中山演義成，問序于余。余向持不黨主義，故未遑擊中山先生之學說。然余得因病骸之爲人，而知中山先生之偉大。病骸性木強，然平素不肯盲從。往者與病骸飲酒樓，評隲今古人物，于當世人才，少所許可；而獨崇拜孫先生，時座中諸朋儕，胥笑病骸戇，蓋時方以孫先生爲能言而非能行者也。逝光如水，忽忽十年。兩粵義師，崛起興起。青天白日之旗，已佈滿長江南北。詢所自來，則皆孫先生之主義與策略有以致之。夫然後知病骸昔日崇拜先生，固有所自來也。

病骸善裨官家言，能日草萬言，所著不下數十種。自謂『皆草率之作也』。今茲于孫先生之言行，研之久而入之深，其必能發揮光大，爲孫先生宣揚其學說矣。爲中華民國衆幸，并爲後人幸，故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春蛟川烏一蝶敍于乙丑編譯社。

文序

現在世界上，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的人；一種是二萬五千萬壓迫他人的人。以過去的世界歷史上的陳跡觀察，多數人是謀自己的，替壓迫他人的人當走狗的。大地的新空氣，蕩起了弱小民族，無產階級，各各在覺悟的進程中而崛起革命。這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階級；——弱小民族，工，農，小商人，學生，婦女；及一切無產階級——為求自己的解放，求平等自由的幸福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對二萬五千萬壓迫階級——帝國主義，軍閥，政蠹，地主，買辦，土豪，劣紳，少爺，以及一切坐食者，脫辣司，……——進攻的戰綫。在這對峙的營壘，劇烈的戰爭中，猛然喚起在睡夢中的大多數戰士，——四萬萬被壓迫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為自己及世界而直接戰爭，突攻敵人的防綫；因而使世界帝國主義者以及軍閥，買辦，……發

生絕大的恐惶，逐漸歸於消滅的途徑者，就是縱橫數萬里，上下五千年唯一
一的革命實行家孫中山先生。

先生是中國民族的導師，保姆；也是世界民族的導師，保姆。是中國民族的解放者，也是世界民族的解放者。所以先生革命的過程，遺留的教訓，誠有統計之必要。先生的革命真精神——在十九世紀醉生夢死的『皇帝陛下，深仁厚澤』時代，而毅然舉起解放全中國及全世界民衆的旗幟的大無畏精神；和打破無量惡劣的環境的毅力，更不可不詳記而留與後人，使知弱小民族，無產階級解放之不易，先生的事業之所以爲偉大，且以策勵後之從事於一切事業者。

我不認識而知名的莊病骸君，及認識不久的姜俠魂君，發願做這種工作。他倆以十數年的徵集，對於先生的一切行動言論，得有相當的材料，

而編成『孫中山演義』我當然是贊成的。——這便是我對於這部書創作的同意。

這部書雖然筆墨是平鋪直敘，但是大旨還不離背事實。至於書中歷敘一切會黨，或是因為革命經過的關係而記載的（？）先生一生的事業頂天立地多如恆河沙，記載上實在不容易詳盡。這部書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這是我對於這部觀察的所得。

俠魂君請我加這部書的句讀。可是我『文字債』欠得極多，工作也很忙，委實不容易得着閑工夫。況且關於我對於古今中外人類中最崇拜的孫中山先生，更不能草率敷衍的加些圈兒點兒在記載他的書上。——

但是我良心的責備人家下多大的死工夫編成了，要我做這麼一點小事，而且也是關係於我們革命的領袖的歷史記載，我能不做這種工作嗎？結果，良心戰勝了我的環境。暫時擺開一切，破工夫，仔細標點一過。——祇是我實在不能爲這書而住在上海，候着排好，再校對一過了。意料出版時，句讀上必發生錯誤，這是要同志們，和一切讀者不客氣的糾正的！

末了，我還有一句話要說：如果海內外同志及學者，對於本書的一切認爲有考慮或應研究的，儘可和俠魂君討論。因爲我和他雖認識不久，我確能知道他是個很虛心，極肯從善，且對於我們人羣領袖的孫中山先生，力求有翔實的信史發現的一個人。深望讀者與他以改良的機會！

文公直：

總理逝世二週紀念，日於上海。

楊序

我革命先導太平洪氏之言曰：『後數十年必有繼我而興者。』其中山孫先生乎！先生創革命，舉義旗，慘淡經營，幾經挫折，奔走海外，奔走列邦，出死入生者，屢矣！顧黑暗勢力愈伸長，革命精神愈激奮，環境阻礙愈艱鉅，革命魄毅愈突進，卒使中華故業，日月重光，偉烈豐功，世莫與匹，華盛頓之開美國，亦未有如先生之艱苦也！建國以還，幾經危變，履冰臨淵，出死入生者，又復屢屢矣！綜其一生，盡瘁民國，其精神，其魄毅，其主義，其操守，直可磅礴宇宙，照耀河山，窮八荒，搜四埏，上下五千年，欲求至聖至賢亦豪亦傑之如先生者，蓋未之覩也！嗚呼！豈僅一代之人哉？

復聞諸海外哲士，有列先生，與列甯，威爾遜，甘地，凱末爾諸偉人爲世界五傑者，竊有進焉：夫列甯之成名，時當一九一七之年。後先生者二十有

一年威爾遜成名於一九一二後先生者亦復十有六年至于甘地成名於一九一九凱末爾成名於一九二〇其後先生者更在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之下矣。是則先生蓋凌駕世界而爲先知先覺焉。又豈僅一國之人哉？

先生一生事蹟可泣可歌亦壯亦烈。其爲萬代典型固已舉世公認。塵因從事筆政本已奉爲圭臬久思發揚蹈厲蔚爲風氣仰我偉跡鍼攸愚盲然每苦先生傳記實缺詳備集成之書致使吾儕後進少揣摩步趨之方竊有憾焉！

茲者莊君病骸秉其掖勸世道之心運其粲花彩毫之筆撫集故聞彙成新著於先生偉跡網搜無遺誠爲後學儀式先型之善本挽蒼生而躋聖域吾於是書有厚望焉因泚筆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楊塵因。

自叙

丙寅之秋，孫逆一傳芳，一盤踞我浙，遣其爪牙段承澤，蟠據寧波，日惟以殺人爲事。並大索黨人，誣以『赤化』。其時吾黨同志數十人，皆未能公開爲宣傳的工作。余於其時，得稍稍休息，遂有『孫中山演義』之作，顧旋作旋輟，閱半年而始告成。乃爲辭以弁卷首。

孫總理革命四十年，本其經驗所得，創爲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聯俄，農工聯合之三大救亡政策，索諸吾國，無此偉人，卽蘇俄，偉傑，列寧亦有未逮。吾人未能深窺其奧旨，精研其遺著，遽欲以其一生事迹，曲曲傳之於一部演義中，其可得耶？——雖然，總理固曾言之矣：『先知先覺者爲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爲宣傳家。』吾人既信仰總理之主義與方略，自居爲後知後覺，而負宣傳職責，夫復何辭？但吾人處于帝國主義及軍閥鐵蹄之下，

憑三寸毛錐淺薄耳目而作木鐸之徇，不第範圍有限，亦且未能暢所欲言。世之慕吾黨而願爲總理信徒者多矣，顧其于總理一生之歷史，則知之者尠，于總理主義策略之由來，知之者更尠，今欲使海內外人士及後之來者慕總理，敬總理之餘，更深知總理之生平，則是書之著，又烏可緩用？貿然爲之，惟自愧才疏聞陋，恐入歧途，是耶非耶？敬待同志之批評！

中華民國十六年春莊病骸斂于寧波民國日報館之編輯室。

凡例

- 一： 本書宗旨爲紀載孫中山先生革命歷史，事實務求詳盡，其疑似者寧缺無濫。
- 二： 本書以演義體敘述，而力避陳腐濫調。
- 三： 書中人物之臧否，悉依當世定評，絕不以黨見而加以揚抑。
- 四： 書中材料，均係十數年徵集所得，及隨中山先生多年之眞革命分子所敘述者，絕非影響無稽之談。
- 五： 本書參考書達百餘種，一內多珍秘抄本及尙未付印之稿，一另列如後。
- 六： 本書付印匆促，編次校對，尙多未週，幸讀者指正！

鐵血男兒傳採用參考材料目錄

姜俠魂

中山先生爲世界偉大人物，中外人士之所公認。其誕生於洪楊失敗，亞歐交通之後。六十餘年來，適爲中國與世界風雲變幻時代。於此時會，中國風風雨雨，兔起鶻落，可驚可愕，可泣可歌之歷史，皆與中山先生，有莫大關係者在焉。先生以宏偉之果毅，高超之哲理，鑒祖國之環境，應世界之潮流，糾合同志，積極的努力，發揮革命之精神。發軔之初，迄鞠躬盡瘁止，其經過滿清腐敗政府，淫娃親貴弄權，貪婪賣國時代；及軍閥假名共和，勾結帝國主義，把持政權時代。本書既以中山先生與諸同志經營革命事績，并闡揚三民主義爲主文，然不得不以四十年來之內政外交，學界社會爲背景。俠魂不敏，因尊崇先生，鄭重作品起見，自任採徵材料之職，俾作者參考，依據纂述，以冀本書無太疵謬。凡關於中山先生時代精神上之掌故，無論秘本遺

集，日報雜誌，及東西洋名著巨編，不遺餘力，搜羅殆盡，茲將目錄摘列如下，藉徵一斑。海內明達，祈垂鑒焉！

□ 專著類 □

秘本太平天國後裔紀略 廣西某君

中國革命運動 日本田野橋次

三十三年落花夢 宮崎寅藏

孫中山軼事集 三民公司

孫中山手札 孫文

鎮南關 日本某君

新編民國史 文公直訂正本

蔣介石 文公直

孫大總統東征日記 古應芬

孫逸仙 黃中央

中國五千年革命史 劉橫起

倫敦被難記 孫文

孫逸仙傳記 美國林百克 徐植仁

中國社會秘密史 日本平山周

浙案紀略 陶成章

中山叢書 太平洋書店增補本

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蔣介石

越根 蕭山某君

革命軍 鄒容

戊戌政變記 康有爲

虞初廣志 姜泣羣

中華民國開國史 谷鍾秀

吳祿貞傳 錢基博

締造共和名人事略 闕名

秋桐雜記 章行嚴

中國國民黨黨史大綱 甘乃光

滿夷滯夏記 闕名

清鑑易知錄 許指嚴

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 邵元冲

王正廷 闕名

漳宗祥 闕名

多少頭顱 陳天華

民國野史 姜泣羣

近世中國秘史 長城飲馬客

紀念碑 闕名

禹烈士別傳 程善之

記楊篤生事 子遺

梅影移筆記 梅癡

中國五十年鐵道小史 闕名

尤列略歷 李嶧琴

民國政黨史 湖南謝彬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 革命紀念會

吳佩孚 闕名

徐子俊遺筆

張秋白筆記

中國革命史

政海誅奸錄

冷紅僧

袁世凱全傳

野史氏

在俄演講錄

胡漢民

孫烈士竹丹遺事

柳棄疾

春夢留痕

闕名

唐會澤大事記

庾恩賜

中華民國再造史

游悔原

大丈夫事

闕名

上下千古

闕名

宋漁父

徐血兒

辛亥光復史

闕名

楊塵因筆記

革命哲學

朱謙之

中國五十年來史料

袁世凱軼事

野史氏

新華春夢記

楊塵因

巾幗陽秋

林紆

陳炯明叛國史

香江晨報

止園日記

尹昌衡

風雲人物志

闕名

革命史略

闕名

溫生材行刺始末記

闕名

二次革命事略

闕名

袁氏盜國記

黃毅生

最近之五十年 申報館

民國十週紀念本末 許指嚴

滅漢種策 某宗室

國恥錄 闕名

極東外交感慨史 覺海浮樞

革命軼聞 萍鄉文公毅

中東戰記本末 李提摩太

清季野史 闕名

滿清稗史 闕名

純常子隨筆 文廷式

帷車北遊錄 文麗家儀女士

孫中山先生之生活 黃昌毅

鄧仲元事略 文公直

護國軍紀事 闕名

不平條約

最近中國恥辱史 闕名

國恥小史 闕名

中西紀事 闕名

出圍城記 闕名

清朝軼集 闕名

蔡松坡集

金鋼石傳奇 李新淇

聞塵偶記 文廷式

孫大元帥戡亂記 李烈鈞

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詳情 黃昌毅

軍閥罪惡中吳佩孚之罪惡 闕名

□ 日報類 □

申報

民呼日報

大漢報

民權日報

民意日報

中華新報

黃報

天鐸日報

新聞報

□ 雜誌類 □

民呼日報

民立日報

政府公報

民國日報

中外日報

神州日報

生活日報

漢口大江報

革新報

南社叢選
民報
時務報
新浙江
新湖北
漢幟
新中華
庸言雜誌
甲寅雜誌
丙寅雜誌
民權素
青年雜誌
嚮導

國民日報彙編
大同報
新民叢報
新四川
新廣東
大中華
獨立週報
建設雜誌
戊午雜誌
不忍雜誌
民聲雜誌
新青年雜誌
民鐸雜誌

創造雜誌

東方雜誌

太平洋雜誌

孤軍

小說海

大陸雜誌

生活雜誌

正誼雜誌

天籟

國聞週報

鐵血男兒傳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入醫校風塵識奇士 | 聯會黨密窟覽洪門 |
| 第二回 | 遭挫折英雄悲末路 | 抱不平俠士入牢籠 |
| 第三回 | 一室盟心青樓夜話 | 滿懷壯志旅店高歌 |
| 第四回 | 孫逸仙冒險觀中堂 | 馮麟閣懷忿刃俄俘 |
| 第五回 | 爲國捐軀卓哉番女 | 招賢集會喚醒華人 |
| 第六回 | 書上公車狂言無恥 | 志清家國巨款濟公 |
| 第七回 | 開壽筵蔡知府丟臉 | 搶衣飾巡查隊橫行 |
| 第八回 | 殺黨人羊城灑碧血 | 逢奇士島國斷青絲 |
| 第九回 | 遇奸人異邦逢險難 | 結學會都下出風頭 |

- 第十回 僕僕風塵淹留島國 沈沈消息咫尺天涯
- 第十一回 出險地英倫播令譽 遇奇人罛罛談經綸
- 第十二回 圍頤和園機關洩露 組保皇黨蓄銳養精
- 第十三回 紅燈教妖言羣惑衆 正氣會大義討虜廷
- 第十四回 扶桑島上傑士歸來 揚子江頭英雄一醉
- 第十五回 落魄江湖欣逢奇女 流連山水飽受虛驚
- 第十六回 現妖孽拳匪亂津保 畏刺客長素避南洋
- 第十七回 露機關漢陽灑碧血 改計劃臺島作逋臣
- 第十八回 六百健兒竟寒虜胆 一名妖婦締就交情
- 第十九回 倡排滿當衆剪辮髮 遇刺客學塾喪身軀
- 第二十回 幸西安帝王悲末路 劫大通志士失機謀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未必真癡大王有號 | 忽然變節文士無行 |
| 第二十二回 | 結歡心項城施狡計 | 釋刺客大王得奇聞 |
| 第二十三回 | 名士風流解頤妙語 | 斯文敗類污辱閨媛 |
| 第二十四回 | 龔半癡演說皇帝夢 | 馮禮君高築芙蓉城 |
| 第二十五回 | 毒中毒計殺姦男女 | 險裏險身受小虛驚 |
| 第二十六回 | 慶生辰名花受大辱 | 殺污吏烈士遭官刑 |
| 第二十七回 | 蔡公使計封紀念會 | 徐大王智攬學校生 |
| 第二十八回 | 激民變假名逃性命 | 鬧學潮無術作調人 |
| 第二十九回 | 白布會浙東樹義幟 | 滿學生島國施狡謀 |
| 第三十回 | 媚韃虜公園屈尊膝 | 迎公使車站受虛驚 |
| 第三十一回 | 白朗齋圍爐談易理 | 李仲湄當席宣名言 |

- | | | |
|-------|----------|----------|
| 第三十二回 | 何物漢奸甘心殺友 | 仰彼義幟壯心從戎 |
| 第三十三回 | 考特科姓名懸黨籍 | 逃荒山德義感村民 |
| 第三十四回 | 拳民黨惡探遭斥革 | 弄黑幕地痞劃計謀 |
| 第三十五回 | 永甯寺演空前活劇 | 蘇報館遭意外風潮 |
| 第三十六回 | 演革命婆心兼苦口 | 問休咎雞筋飽老拳 |
| 第三十七回 | 志士變心蠅營狗苟 | 偵探肆毒李代桃僵 |
| 第三十八回 | 捉部員劉貴狗中計 | 見鬚匪洪一峯上山 |
| 第三十九回 | 鼙鼓聲中漫天歌舞 | 清談席上一具俠腸 |
| 第四十回 | 過來人演說亡國史 | 莽英雄釀成末路悲 |
| 第四十一回 | 客店尋仇張冠李戴 | 當街演說苦口婆心 |
| 第四十二回 | 訪義士暗中授機密 | 爭法律會場鬧風潮 |

- | | | |
|-------|-----------|----------|
| 第四十三回 | 騙學款劉佐楫受辱 | 改課卷單啓鵬病狂 |
| 第四十四回 | 血性男兒誓殲虜賊 | 風流名士貽誤軍機 |
| 第四十五回 | 瀏陽城外一堆碧血 | 了軒町裏兩枝名莊 |
| 第四十六回 | 吟長歌閨閣逢知己 | 談國事異國識奇才 |
| 第四十七回 | 鋤奸官萬華被拘 | 逢暴客徐錫麟探穴 |
| 第四十八回 | 識英雄崢嶸山訴衷曲 | 襄盛舉高賈助黃金 |
| 第四十九回 | 遊歐美主義感僑民 | 渡扶桑革命築始基 |
| 第五十回 | 滙衆流同盟會成立 | 謀起義劉道一喪元 |
| 第五十一回 | 抗苛稅欽廉起義師 | 出奇兵逸仙奪礮壘 |
| 第五十二回 | 孫逸仙遠走星加坡 | 秋競雄組織光復軍 |
| 第五十三回 | 刺胡奴徐伯蓀就義 | 急國仇秋競雄捐軀 |

- 第五十四回 轉戰粵南清兵中計 圍攻安慶義士失機
- 第五十五回 貪利祿忍心賣良友 聞壯舉慷慨刺虜酉
- 第五十六回 酒樓遇舊促膝談心 陵畔陳師慷慨訓士
- 第五十七回 掃穴犁庭事敗俄頃 衝鋒陷陣機失須臾
- 第五十八回 籌軍費一夜集多金 懷國仇獨身擊滿虜
- 第五十九回 黃克強回港組機關 譚人鳳歸里聚豪傑
- 第六十回 深謀遠慮計襲五羊 雲湧風從威來八面
- 第六十一回 老當益壯石屏請纓 誤壁爲鐵聲洞殞命
- 第六十二回 血染襟裳勸成連理 魂歸碧落恨賣黃泉
- 第六十三回 碧血黃花芳流千古 雷轟電掣惜此一樵
- 第六十四回 設商肆奇謀死鳳山 殺黨人激變失鄂渚

- | | | |
|-------|----------|-----------------------|
| 第六十五回 | 大振聲威光復兩漢 | 兵不血刃底定三湘 |
| 第六十六回 | 樹義旗陝贛同反正 | 謀擣穴綬卿被狙擊 |
| 第六十七回 | 戰清兵黃克強蒞鄂 | 用 婦 謀袁世凱出世 |
| 第六十八回 | 皖蘇浙三省樹白旗 | 桂粵閩一致起革命 |
| 第六十九回 | 首鼠兩端寶琦獨立 | 萬流滙海金陵會師 |
| 第七十回 | 十省集議組織政府 | 萬里歸來奠定中央 |
| 第七十一回 | 彭家珍捨命殺虜酋 | 袁世凱乘機竊大臣 |
| 第七十二回 | 踐誓言虛心遜大位 | 謀建設轍迹遍天涯 |
| 第七十三回 | 烹功狗毒計死張方 | 遣賊奴陰謀殺溢父 |
| 第七十四回 | 託遺志宋鈍初逝世 | 急國難討袁軍興師 |
| 第七十五回 | 李烈鈞大興討袁軍 | 孫中山重組革命黨 |

- | | | |
|-------|----------|----------|
| 第七十六回 | 警貧頑大俠探官署 | 籌鉅款權奸失庫金 |
| 第七十七回 | 得鉅款郭鈞再組黨 | 避羅綱將軍情出關 |
| 第七十八回 | 演怪劇總統作皇帝 | 護共和將軍起義師 |
| 第七十九回 | 設奇謀大俠誅凶賊 | 佈詐局偵探刺元勳 |
| 第八十回 | 復舊仇馬繼增伏誅 | 完大夢袁世凱逝世 |
| 第八十一回 | 督軍團北京謀復辟 | 國民黨南都起護法 |
| 第八十二回 | 莫榮新暗殺程璧光 | 孫中山辭卸大元帥 |
| 第八十三回 | 伸民聲學生懲國賊 | 始投機軍閥倒政府 |
| 第八十四回 | 岑春煊賄賣軍政府 | 陳炯明謀殺大總統 |
| 第八十五回 | 忘恩負義變起心臍 | 奮勇矢忠擁護元首 |
| 第八十六回 | 吳佩孚威逼徐世昌 | 孫中山蒙難廣州市 |

- | | | |
|-------|----------|----------|
| 第八十七回 | 孫逸仙鎮靜破奸謀 | 陳炯明逞凶掠商市 |
| 第八十八回 | 入省河奮勇擊車歪 | 攻韶關迴師護總統 |
| 第八十九回 | 許崇智南雄失戎機 | 孫中山海上敷政見 |
| 第九十回 | 鼠竊賊詭計破機關 | 莽英雄粗心投羅網 |
| 第九十一回 | 落圈套邵瑤珊就義 | 戮偵探龍天衢復仇 |
| 第九十二回 | 復友仇小賊伍波臣 | 謀國是將軍討逆寇 |
| 第九十三回 | 陳炯明狼狽遁東江 | 蔡鉅獻獨立攻甯益 |
| 第九十四回 | 戰長沙朱耀華倒戈 | 征東江譚延闓助戰 |
| 第九十五回 | 大張撻伐元帥東征 | 突出重圍將軍破敵 |
| 第九十六回 | 炸魚電巧計成虛話 | 失石龍神威督潰軍 |
| 第九十七回 | 奮精神毅力抗強權 | 嚴組織改章謀發展 |

第九十八回

固基礎黃埔立軍校

討賄選浙滬起雄師

第九十九回

驅曹吳張作霖入關

逐溥儀馮玉祥革命

第一百回

謀國是北上赴北京

喪北辰國民悲國父

中華民族武俠
歷史演義小說

鐵血男兒傳

一名孫中山演義

蛟川

莊病骸著述

萍水

文公直

譙北

楊塵因參訂

古董

姜俠魂

第一回

入醫校風塵識奇士

聯會黨密窟覽洪門

民國紀元前三十年，一清帝入關，明室覆亡，約二百三十年，正是光緒七年歲在辛巳，一仲

冬之望。若在黃河流域的南北兩岸，已是雪花亂飛，寒風砭骨；但是珠江之畔，一如廣東，廣州府屬

地，氣候溫和，無異暮春三月，嫣紅姹紫，鬥豔爭芳。那街市間男女老少，僅衣一襲薄棉襖兒，猶覺

春意撲人眉宇。古諺云：「洞中無歲月，世上有春秋。」如那一隅之地，真不差於神仙洞府咧！彼處

的天時地氣，如此濃厚，那人民的性格，也與他處不同，第一是勇於創造，次則堅於團結；且對於國

家種族的思想，尤加豐富。洪楊之變，吾人若以平民的眼光視之，未始非革命動作。後以「成王敗

寇」之例而論，於是曾胡彭李諸氏，咸享一時盛名，而洪楊一般大好男兒，轉淪於叛徒流寇，千秋

百世，又何嘗不是一種冤獄呀！再十數年後，中山孫逸仙先生，突起革命，奔走呼號，備嘗艱險，卒底



於成，而締造此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成這五千年未有的新政局，爲一般平民圖謀，揚自由之眉，吐不平之氣，且在列代政治史上，又新闢這一條以民爲重的國史。此不是創造人的光榮，吾儕的幸福嗎？或問自清帝入關攘政以後，明室復社的遺民，登謀驅胡扶漢，其如鄭成功，張煌言等，一再失敗，三藩繼起，以及北捻南髮等，何一不作攘夷振華的趨向，各與義師，怎麼最後結果，同歸於盡，竟獨成功於孫氏之手呢？須知以前諸氏的動作，其驅胡扶漢，攘夷振華，雖與中山先生同一趨向；但是此等行動，祇可稱爲一時革命工作的步驟，不能稱爲建國行政的方針。今如中山先生，打破帝王專政，以國權付民，叛古代未有的新制，定「三民主義」，作「建國大綱」，分「五權憲法」爲行政要旨，從根本刷新政治，並非爲一二人的事業奔命，無所謂光榮名利的希圖；他既具有此項大志，當然團體中結合愈堅，奮鬥愈猛了。此非中山先生的兵略強勝於前迹諸氏，乃是他的主義比較他等高强，所以孫氏可獲最後勝利。換一句話說，凡具有主義的工作，他本身自立的腳跟，早已站定；胆量與氣魄，也自確實；不易感受環境空氣的壓迫。且而有主義的工作，是以主義爲重點，並非對人的活動；祇要主義不失敗，就是他本身有何危險，自有同志繼續進行，完成他的事業。具此種種原因，當然百折不回，非他種舉動所可比擬。我今撰述本書，正是記述中山先生有主

義的奮鬥，爲革命工作的急先鋒。可以打破一切障礙，而縱橫海內呢。

接說中山先生姓孫，名文，原字逸仙。他的家世，洵可小康。他入世而後，頭角嶸嶸，英敏出衆。當十歲至十二歲的三年，曾從美教士克爾學習英語，十三歲後，轉由他的叔父庭訓。他的叔父，是個富有理想的學者。曾在本鄉裏，創辦了一個學塾，教授四境蒙童，但他叔父，學識新穎，却不是個鄉村學究，尤鄙清代的制藝試帖，爲無用之學，平日教授學生，慣喜搜談故事，故而一般弟子，對他的感情，非常親密。此時洪楊之變，平息未久，一般年歲少長的村男女們，常常喜歡將身受此劫的經過作爲談料，因此他叔父也時將這些故事，講給學生們聽。

一日，正講到洪秀全失敗，李秀成被擒，孫逸仙忽一頓足道：「可惜！可惜……」他說時，復將雙眉皺着，現出很惋惜的樣兒。他叔父急驚問他：「可惜些什麼？」孫逸仙道：「倘若他等得手，豈不是光復大漢故土，我們也不受他人的挾制了。」他叔父聽說，雖暗喜他慧心獨敏，但此時清廷官吏極注意平民閒談國事，倘有傷及皇家的談話，就得抓去治罪，故而他叔父又有些擔心。便不許他再說。從此他的叔父也不再講類似這等的故事了。孫逸仙因此，却很自納悶。無已，他便搜索

此類書籍，如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江東泣血錄等書，長夜價暗自竊看。祇看得他忽而長嘯，忽而私泣，忽而豎眉瞪眼。搥床拍案，如發狂的一般。一般同學，都笑他是個書獃子。豈知他革命思想，就從此深入腦筋。入冠後，遂進博濟醫學校肄業，恰巧有個同學鄭弼臣，與他志同道合。他倆日久相共，如同至親手足似的，朝夕影不離形，結交在一處。各言其志，彼此大發野心。簡直要步鄭成功，張煌言的後塵，謀革清鼎，由此他倆都力廣交游，並見人就發佈他等的感慨，許多人聽着，都嚇得咋舌不敢應聲。

若說他倆結識的原因，却也很有些異怪。按他倆本皆是博濟醫校的學生，祇因各在一班，平日並無什麼來往，一日，課餘之暇，就有七八個學生，同在休息室裏，討論講授的功課，此時鄭弼臣也在夥中，祇聽同學的甲者說道：「今如皮膚病，看似容易，其實很難療治。」又一同學乙者說道：「皮膚如其腐爛了，還得先把腐爛的一部分，掃除淨盡，纔好下藥，否則病菌尚在，只怕藥力不勝。」這人話還未完，鄭弼臣便搶着說道：「照呀！豈但一個人的身體是這樣，就是國家也是如此，古人說得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不把全國貪官污吏一古惱兒掃除完結，什麼事兒都不能辦！」他說話時候，揚起兩道濃眉，張開一雙俊眼，似乎有十分憤恨的樣子。衆人聽了，都嚇得

目瞪口呆，那甲者道：「弼臣你有幾個腦袋，敢說這大逆不道的話？幸虧在本校裏，都是自家朋友，若在大廷廣衆之中，保得住聽者不向官廳告密嗎？那時將你當做亂黨懲辦，封你個「一字平肩王」。看你可能再罵貪官污吏嗎？」鄭弼臣聽說，毫不遲疑的答道：「國家不強，就累在你等這一班怕死鬼！丈夫處世，只要磊落光明，上不愧天，下不忤地，什麼死活？怕他做甚！」衆人聽他越說越激烈，誰也不敢和他爭論，都暗想要急急避去。祇有那些氣識深沈，態度安閒的同學，頻頻把兩隻眼兒看他，並不將他等話當做驚人之說。接聽外室打起鐘來，已到吃飯時候，便一同走出房去。

那博濟醫學校，却有一定規則：每日下午六點鐘吃晚飯，八點鐘就要一律睡覺。次晨五點鐘，一律起牀，所以他們吃了晚飯，趁兩點鐘的閑空，溫習的功課，鄭弼臣恰不是這樣，他並不以功課爲重，所看的書，希奇古怪，差不多都是人家不會見過的。這晚，他又獨看這類奇書，忽然有一個同學，推進門來，鄭弼臣回頭看時，見他氣識深沈，態度安閒，急忙收書一扔，站起來迎接。他倆本不是同年級的同学，見面雖不止一次，恰不曾通過姓名。到了這時，便從新通問。鄭弼臣先道：「我姓鄭，名叫士良，表字弼臣。」說畢，轉問那同學姓名。誰知那同學，就是孫逸仙。鄭弼臣便殷勤接待，讓他入座，孫逸仙說道：「兄弟所特地過訪的緣故，是因老哥所發的那篇議論，別人都目爲奇怪，兄弟

却十分佩服！兄弟也久有澄清四海的志向，只因爲同志不多，所以未能舉辦。他等聽兄弟的話，都說是什麼叛逆暴徒，小弟也就不敢輕易開口，如今聽了老哥的議論，先得我心，委實是我一位同志。」鄭弼臣聽說，便霍的站起身來，眉兒一揚，說道：「我！不想茫茫人海之中，尙有如老哥般一個人英雄到此，儘可不必短氣罷。」孫逸仙知道鄭弼臣是個有志之士，便把自己的歷史和志願，滔滔汨汨地說了出來，弼臣聽着大喜，兩人便結爲知己。當晚談到鐘鳴八下，方各歸寢。此後凡是有空閑的時候，他倆便暢談國事。

直到了十二月中旬，學校裏例須放假，學生們都束裝回里，只有他倆很覺分別爲難，鄭弼臣便拉着孫逸仙的手腕說道：「他們都有俗務，我們是沒有的。今天我們把行李暫時放在客店裏，休息一天，明兒我和你一同去會個很有意思的朋友，你如認他可以共事，我便替你介紹。」孫逸仙道：「難道你我之外，還有什麼同志嗎？」鄭弼臣道：「且休管他，明兒請聽他的議論就知道了。」孫逸仙連聲答應，當下就將行李搬進客棧，暫宿一宵。

次日黎明起來，二人盥沐已畢，吃過粥，便打點出門，鄭弼臣在前導着，孫逸仙在後跟從，靠着

兩條腿兒，一程一程走去。緊緊走過十幾里路，鄭弼臣便指着一座向南房屋說道：「那位朋友就住此屋。」孫逸仙抬頭看時，見這房屋非常宏敞，門外掛着一塊牌子，寫着「洪第」二字。走進大門，中間有一座大廳，鄭弼臣就叫孫逸仙在大廳坐下，自己向裏走去。不一會就見他引着一個男子出來。這人身體肥胖，面白唇紅，彼此相見之後，各問姓名，那人自言姓洪，單名叫個「鰲」字。一時分賓主坐定。鄭弼臣便指着洪鰲說道：「這位是我們的老大哥。」一面指着孫逸仙，也對洪鰲說道：「這是我們的同志。」洪鰲道：「既是同志，明說不妨。我們自天王失敗後，志趣未改，幹的仍舊是滅清復漢等事。只因近來糧餉不足，力量不充，所以不能首倡義舉，我們甚想糾集到一百萬兄弟，每人出銀一兩，有了一百萬兩銀子，就好購買鎗炮，聚衆起義。」孫逸仙暗想道：「這一定是什麼會黨……」但是從洪秀全遺下來的會黨，是叫什麼名兒，他却不能明白，又不好問他。那時鄭弼臣若知孫逸仙的心意，便對他說道：「不瞞你老哥哥說，我們這個會，叫做「三合會」。是很秘密的，外人不能輕易得知，只因你老哥哥和我們志同道合，正可以和我們聯成一氣，共同做事。所以老老實實向你直言。我們有好多處秘密地方，又有好多件秘密事情，如今都可給你瞧瞧。」說着，便請洪鰲引導。洪鰲毫不推辭，便站起身來，領着孫逸仙走去。

轉到後面，乃是一帶甬道，兩旁都有樹木，只可惜在隆冬時候，早已枝枯葉脫了。甬道盡處有三間房子，陳設也非常潔淨。再進去，後面有一個天井，兩旁各有兩間廂房。天井近處，一大間倒廳，倒廳以後，是一座小小花園。孫逸仙暗想道：「這些經過地方，匾額上不是寫『思古堂』，便是寫『招月軒』，就是柱子上的對聯，也不過是「仙露明珠，方足仿斯朗潤；清風明月，未足比其清華」等語；也配說「秘密」兩個字嗎？」正在疑猜的當兒，忽見洪鰲在倒廳左首壁間，一個窟窿上一按，豁的一聲，壁縫裂處，開出兩扇門來。自外面望進去，黑黻黻的瞧不見什麼，似乎覺得非常深邃。那時洪鰲首先跨進門去，鄭弼臣與孫逸仙跟在後面，約走了一丈多路，照樣在壁上按了一按，又是兩扇門自開，這裏面便豁然開朗，別有天地，門內是一方大天井，向西的三間房子，南北兩廊，各有房室。先到了中間一室，擡頭看時，懸着一塊白底黑字的匾額，裏面寫的是「紅花亭」三字。室內上首，又懸着一幅神像，乃是關帝。上面也有一塊匾額，寫着「忠義堂」三字。兩旁尙有好多神像，也有女的，也有男的。孫逸仙本來也想入他等黨會，如今見這一派迷信，心裏便有七八分不高興，當時便把這念頭打消。不過在這個時候，有許多事兒不懂：一件是關帝像前，供着一個圓形的木斗，斗外寫「木楊城」與「木立斗世」等字；斗內插着一面直旂，內書「三軍司命」

四字；直旂兩旁，各有令旗五面，滿寫着什麼。『蔡德忠』咧，『吳天成』咧；越發不懂他們的意義。又一件是神座前的一座塔，名曰『九話塔』。這『九話塔』三字，已經不可解了；那香爐的外面，還要寫着『反胡復汨』等字樣，更不可解。那洪鰲只是導着他看，並不指點講解，孫逸仙也不便問他。看了一會，便走出來。只見南北兩廂，各有三間房子，各房門首，都標着名目：什麼軍需房，文書房，總庫房，會計房；……似乎和衙門裏的六房一般。到此孫逸仙便往門內一張，見有好多人在裏面辦事。因即問洪鰲道：『會裏的人，打量是不少的？』洪鰲尚未開口，鄭弼臣先說道：『如今合台灣、福建、廣西、江西各省計算；至少也有三萬餘人。』孫逸仙驚道：『竟有這許多嗎？那末，就是每人捐出五兩銀子，置辦些軍需子彈，也可以起事呀。』洪鰲道：『不妥，不妥！我們雖說有三萬弟兄，這三萬弟兄當中，不是個個可用；也不是個個可以出錢的；就是聚集攏來，也正如一盤散沙，沒有團結力量。所以我們正在籌劃訓練他們方法，待訓練成功，才好起事。』孫逸仙點了點頭，也就走了出來。

略略坐了一會，仍舊別了洪鰲和鄭弼臣回來，及至到了旅店，孫逸仙便笑問鄭弼臣道：『今天在你們會裏，眼見的事情，的確是從來不曾見過的。別的我且不問，只這『汨』字和『汨』字，

我簡直有些不懂。而且這「泐」字，連書本裏都沒有見過。究竟是甚麼意義？」鄭弼臣哈哈大笑道：「泐」字你固然不認識；就是「汨」字，你何常認識？」孫逸仙道：「我國文雖然不好，難道連這「汨」字都不認識？打量不是富汨羅的「汨」字用，就是滔滔汨汨的「汨」字。」鄭弼臣搖搖頭道：「我們的字，都是自己造的。這一個「泐」字，便是「清」字；「汨」字乃是「明」字；「反泐復汨」乃是「反清復明」。只怕你真想不到咧！」孫逸仙道：「哦！這都是你們自己造的那末，什麼字都和人家不同了。」鄭弼臣道：「這倒不是，只揀他緊要的罷咧。譬如「滿」字寫做「滯」，「彰」字寫做「彪」，「會」字寫做「勞」，這都是外人看不懂的。」

鄭弼臣正在口講指劃之時，忽然有個同學，氣喘喘跑來，劈頭先對孫逸仙說道：「孫兄，不得了！快走罷！」鄭弼臣忙問：「什麼？」那同學只管呆看着孫逸仙，嘴裏說：「不走，要不得了！」……孫逸仙道：「惠臣老是這樣子，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趕快說罷。」那惠臣先在門口探頭一望，便把門兒關上，對孫逸仙說道：「你前幾天對那個說過話？」孫逸仙道：「難道說話也有妨礙的嗎？」那惠臣道：「不但有妨礙，而且有罪名。你說的話，不是尋常的話，簡直是造反的話咧！」孫逸仙搔頭想了一想，說道：「有的，有的，那天下課以後，我偶然走到校外一家鋪子裏買些東西，聽

見這鋪裏老頭兒說道：「米價又漲到四十錢一升，只有長髮賊造反的時候，是這樣子，如今說不定又要造反。」當下我就接說道：「造反，造成了倒好了！不要說米價會賤起來，就是我們做百姓的，也可以不給那外國人管理着當奴隸了。」那老頭子似乎很詫異的說道：「怎麼說外國人管理百姓？如今管理我們百姓的，不是中國人是誰？」我又說道：「你那裏曉得？如今做皇帝的是滿洲人，滿洲是東胡種，並不是我們漢種，從前洪楊所以要造反，也就是要把中國地土從胡人手裏奪轉來的意思。」那惠臣道：「照呀！單你這幾句話，就惹下大禍了！你要知道那時剛好府署裏周師爺走過，把你這些話聽得清清楚楚，回到衙門，就說給知府聽了，那知府把桌兒一拍說道：「那還了得！明兒趕快把他捉來！」周師爺道：「堂翁休得性急，這個說話的人是誰，我還不曉得，單曉得他是在博濟學堂裏唸書。」我老子是在簽押房，你是知道的，那時剛巧拿一件公文進去，聽見這話，當即來問我。我一想，這一定是你，所以特地來通知你，趕快走罷！」孫逸仙道：「哦！我道是什麼一件事；口頭說說，又沒憑據，如今校裏放假了，他去找誰？」鄭弼臣道：「倒不是這樣說，死雖不必怕，但也何必平白地死；我想你還是暫躲一下子吧。」孫逸仙想了想，說道：「也罷，我決意到香港去。香港與這兒雖然一水之隔，可是外國人的租界，難道中國的官廳，也可以來拿我嗎？」鄭弼

臣道：「也好，但是宜早不宜遲，明兒就走。」孫逸仙道：「就是明兒罷。」鄭弼臣道：「那末，我們今晚還得暢飲一下子，廣華樓的酒菜，倒還不錯。我們就點幾色來餞餞行吧。」孫逸仙也不推辭。

當晚除那惠臣早已回去外，他倆就在旅店裏暢飲起來。兩人都不會喝酒的，但是到這一晚，似乎酒量給離情擴大了。鄭弼臣對孫逸仙說道：「我們此後雖是天涯海角，此心此志，不能變更！老哥，老實說，鄭士良這一顆頭顱，早已預備斷送在革命的上面了。」孫逸仙道：「我情願把我頸血換取大漢的江山！」說着，各人對飲一大杯。兩人又且飲且談，談到十一點過後，都已醺醺欲醉，方纔罷飲歸寢。

次日，孫逸仙便整理行裝，別了鄭弼臣，搭船赴港。鄭弼臣送到船埠，二人又談了不少的話，無非是各加勉勵而已。約莫過了一點多鐘，那船方纔開旋。鄭弼臣直立岸上，送他啓程，迨至船身模糊，方纔回去。回到旅店，也將一切行李，整理停當，打發人拿到洪鯨那裏，自己預備暫不回家，在洪鯨處度過殘年，再作計較。不想纔進洪宅，那洪鯨便很起勁的說道：「你可知道消息嗎？」鄭弼臣聽了，大吃一驚，便問洪鯨道：「什麼消息？」

第二回 遭挫折英雄悲末路 抱不平俠士入牢籠

洪鰲即將抽屜中藏着的一封信拿出來，交與弼臣。弼臣拆開一看，見其裏面寫道：「近來本地官府，日壞一日；紳士富戶，趨奉恐後，賭博番攤，一任所爲；窮人一有錯處，立即捉入衙門，拷打拘禁，無所不至。而且層層捐稅，日徵夜索，貧民困苦難堪。本軍爲弔民伐罪起見，業已糾集弟兄三千，定于剋日舉事，與官軍對抗；香港有石匠四百名，願與本軍相合，由香港約定至九龍山會集。大家同心協力，共討逆賊。將來事成之後，帝王之業，不難致也！貴處爲粵省首都，急宜響應，以亂賊心。」

下署廣東省，惠州府，甯山，三合軍。「十一」字。弼臣看完之後，雙眉一皺，嘴裏「啞」了一聲，似乎現出一種很爲難的樣子來。洪鰲道：「我也想不出個主意，究竟是怎麼樣好？」弼臣年紀雖輕，胆量雖豪，可是他個豪中帶細的人，當下便對洪鰲說道：「這裏官軍雖說不多，但東調西遣，至少也有五六千之數；我們在省城裏的弟兄，只不過一千多名；這是就多少講；他們都有訓練，我們能夠拿鎗的，只不過幾十名，怎麼好和官軍抵抗？大凡我們辦事，先須操個必勝之權，胸中有了把握纔好，如今非但沒有把握，簡直是十有九輸，豈不是白白地犧牲好多條性命嗎？」洪鰲一想，這話不錯，立時囑弼臣打起覆信的稿子來，撰好之後，連忙囑文書房謄寫一過，寄出去。裏面無非是照實

在情形說個明白，對於他們的舉動，也不贊成，也不阻止。

怎曉得卽此封覆信，便惹出天大的禍事來。原來甯山地方，三合會的會員，和廣州不相上下，無論農民手工，一古惱兒，都入會做弟兄。就中有個石匠，乃是無錫大阿福的弟弟，名喚小阿福。這日，喝醉了酒，在作場裏和幾個工人賭博，縣衙門裏差役，是有老規矩的。大賭每場一吊錢，小賭每場半吊，再小些兒，一餐飯，一杯清茶，只不過是盡些意思。有一天，正是小阿福賭得起勁的時候，忽有兩名衙役走進來，掀開笑臉說道：「好悶的天氣，沒得事兒消悶，倒是打牌的好，怎麼不打大一些呢？」他們這幾句話，算是開路先鋒；着道兒的，該得拿出半吊錢來給他說道：「要你老白跑了一趟，這些錢算是給你老買杯酒喝。」那末，他便接過來，歡天喜地的走去，再不和你爲難。如今小阿福呢，一來，他生平不肯讓人的；二來，喝醉了酒，這些衙役說了幾句話，他猶如沒聽見的一般，竟不理會，只管自己打牌。衙役見此情形，早已「七竅生煙，三尸暴跳」，連忙將桌上牌兒一撈，把聚賭的人辮子一拉，惡狠狠很價說道：「到衙門裏去！」小阿福怎肯干休？便把身子一掙扎，大喝一聲道：「打！」于是聚賭的人和看賭的人都擁近衙役身邊，你一拳，我一腳，在賭場裏打得落花流水。

兩個人怎麼拘得過七八個石匠，自然只好問他們討饒，把祖宗老爹亂叫。他們仍舊不肯干休，只覺亂打，早打得衙役上氣不接下氣，蹲在地上喘氣。過了好多時候，纔慢慢地掙扎起來，四下看時，他們早已躲得一個不留。這兩名衙役，彷彿打家劫舍般強盜，不肯空手便回，把賭場裏值錢東西，拿着幾件走了。

及至回到衙門，自然把小阿福如何賭博，如何拒捕，如何毆打等話，向縣官報告一番。縣官驗看，果然兩人滿身都是傷痕。便大發雷霆，立時掣出一條火籤，打發捕快當即把小阿福一千人拿到重辦。

那小阿福一千人只當把衙差已經打死，躲得不敢出頭；倒是小阿福一個夥計有主意，他說：「既已如此，我們躲避一輩子也沒用，不如去報告老大哥，求他想條計策。」小阿福一想，這話不錯。便走到三合會的首領跟前去，把詳情照實說了出來。那首領姓馬名文奎，是個暴躁不過的人。一聽此言，便對小阿福說道：「我們和他私鬪，是鬪他不過的。不如爽爽快快造反。」小阿福一聽，攪到河水渾便有魚兒捉，也打了造反的主意，便立時答應，把兄弟們分頭接洽，整整有三千人馬。香港方面的石匠，聽見這消息，爲着保護同業，也糾合攏來，要和他們合做一股。馬文奎聽了，自然

十分歡喜，連忙寫了好多封信，叫各處三合會同時起義響應。再不想從廣州 洪鰲寄來的信，却不肯附和，教馬文奎看了，頭頂冒出火來。當下也並不與衆弟兄說明，只管指揮衆人，向縣城進發。

那時新軍還未發生，打仗的多是舊軍，不過弓翳刀矛之外，兼學習些鎗砲。至於三合軍呢，連鎗砲都沒有的。當下官軍聞三合軍攻進來，那些綠營的將士，匆匆忙忙點起人馬，出來應敵。雖說是老弱殘兵，倒底比得烏合之衆好得多了。所以打一陣，殺一陣，那三合軍裏三千人馬，不上半天，早已殺得只剩三分之一。馬文奎見不是道兒，連忙挽轉馬頭，落荒逃走。那邊香港的五百名石匠，到了歸善，一聽見三合軍敗退消息，也就不敢冒險，當即解散回家。這一場風潮，居然不上兩天，遽爾消滅。

今再說馬文奎騎了一匹馬向荒野跑去，也不知跑了多少路，早已是夕陽在山，倦鳥知還的時候。瞥見有個村莊，橫在眼前，錯錯落落都是些茅屋柴扉，料想不是投宿之處。只憚再向前走，趕快找到一個市墟所在，投了客店，再作計較。接着又跑十幾里路，天時已漸漸發暗。行路的人也稀少了，只是沒有投宿的地方。幸虧有一座涼亭，矗立路旁，他想：「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就在這涼亭裏宿一夜，也不打緊。」主意打定，攪住馬頭，跳下馬來，收馬繫在亭柱邊旁，自己就在亭子裏坐

下。看看四圍色山，已經十分模糊，眼前地方，既無燈火，又無飯食，怎生過去？沒奈何只好在一條石凳上橫躺着身子，睡一覺再說。文奎身短體肥，倒頭便噴噴睡去。

不想睡興正濃之時，忽然有人拍他的大腿喊道：「好漢醒來！」文奎一驚，睜眼看時，是個男子，手持燈兒，顛巍巍站在跟前。文奎只當是個官軍，連忙摸出一柄防身小刀，要向男子截去。恰被男子一架，那柄利刃，早已噎流流的飛出一丈以外。文奎越發大怒，兀自要徒手相搏，那男子將他臂膊緊緊握住，笑說道：「你也太粗魯了！要打人須看清楚了路兒，我是誰，只怕你還不識得咧，怎好便輕易動起手來？」文奎聞言，方纔把臂膊放下，問這男子姓名。那男子道：「且慢問我姓名，在這天氣寒冷，夜色迷茫的當中，好漢在此酣臥，自然是個末路的英雄了。請問因何至此？」文奎長歎一聲說道：「一言難盡。」男子道：「既如此，我家去此不遠，便請好漢屈駕。」文奎看他並無惡意，而且又是一個好身手，也就略不躊躇，立時答應。即將小刀拾起，揣在懷中，牽了他所騎的馬，跟着男子走去。

果然只有兩里多路，就有一個村莊，男子指着一坐高大的房子說道：「這就是我家了。一面說，一面打門，不多一會，門便開的開了。約莫一個五十幾歲的門公，把文奎上下一打量，又望着那

男子說道：「怎麼這早晚纔來？」男子道：「在柳老人家裏喝酒出來，途中碰見這位好漢，就攔功夫了。」門公又把文奎打量，也就沒話。兩人走進裏面，便有女傭男僕，出來伺候，倒茶的倒茶，送煙的送煙，文奎就知道這男子是個富家子弟。

賓主坐定，男子又問起文奎來歷，文奎一字不遺的照實說了一遍。又對男子說道：「實不相瞞，兄弟此番失敗，雖然由於士卒不良，可是廣州方面不肯響應，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接着又把三合會的規矩，和洪鰲違背洪門中第三十六誓「一同協力，殺滅清朝」的規約，說個仔細。這男子聽了，便說道：「如今老實對你說，兄弟姓陳，名叫天鵬，本是綠林大盜，近來家財富有，懊悔自己走錯路兒，便改向行善，專做些濟難扶困的事情。如今你既然有這種委屈，兄弟自信這副銅筋鐵骨，正好替好漢帮忙。」文奎一聽此言，便撲通一聲，跪在天鵬跟前。天鵬連忙將他扶起，說道：「何必如此清喝酒罷。」便命僕人端上酒菜，兩人喝着，直至東方將白，始各自歸寢，不在話下。

到了第二天，十點鐘時候起來，大家吃些粥，縱談時事。至下午，方纔一同起身，向廣州進發。

再說鄭弼臣自從到洪賢家裏後，天天擘畫整理內部，擴大會員的事務，一天不得休息。這一

日，正在製造一種會員名冊的式樣，忽傳外面有人要見洪鰲，弼臣將名片拿來一看，見中間寫着「鄭步程」三字，後面還註着「雲霄行二」四字，他想了一想，便對洪鰲說道：「儘管見他，但須派兩名本領高強的弟兄，守在門外，防有變故。」洪鰲點了點頭，照他的話，出去迎見。

既至大廳，果然有個男子站着，仔細看時，見他三十幾歲年紀，狀貌英挺，裝束齊整，便拱手道：「勞駕枉顧！」那男子道：「好說，好說！」當時僕人獻上茶來，洪鰲將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第二指託在茶碗底，把茶獻過去，左手伸出三個指兒來說道：「請用茶。」那男子也用同樣的指法來接受。洪鰲一想：「這是同門中人，因把一切隱語來和他談話，居然對答如流，一些不錯，越發相信他是自家人。後來他要看看會裏一切設施，洪鰲便導着他各處走了一遍，方纔告別而去。」

洪鰲送客回來，洋洋得意，說：「今日又來了一位弟兄！」弼臣道：「失着就在外導他到各處觀看。」洪鰲頓時一呆道：「我們一家人，有什麼失着？」弼臣道：「是不是自家人，我也不得而知，但是這人到這兒來，不懷好意，我已經斷定了。」洪鰲越發詫異起來，道：「那有一家人當中，不懷好意的呢？」弼臣道：「他在各處觀覽時候，並不看一切規則和陳設東西，兩條目光，時時在屋頂上查察，這是一種可疑；他別的都不問，單問怎麼出路，怎麼進路，什麼地方是你以室，這是第二種可

疑；時時把門兒寬兒搖板數次，試他堅硬不堅硬，這是第三種可疑；照我意思，趕快叫王阿虎到這兒來，在此地住宿，派兩名弟兄做他助手，以防不測，似乎放心些。」洪鰲仍不相信，說：「斷沒有這等事，是弼臣多心。」弼臣並不和他辯白，暗下只管將王阿虎叫進來，把事由說給他聽，揀了一處緊要路口，叫他伏着，另外兩個弟兄，伏在距離稍遠的地方。計劃已定，並不與洪鰲說明，儘管喝了一壺酒，噙噙睡覺。

到了夜半時候，果然有人來打弼臣的門；弼臣便一骨碌起來，把門打開問：「怎麼樣？」那弟兄道：「已經把逆賊捉獲了！」弼臣道：「休得聲張，且把這逆賊暫時關在軍牢，小心看守！」那弟兄答應一聲而去。

到第二天吃午飯時候，弼臣備一席酒，請洪鰲暢飲，說是替洪鰲慶賀。洪鰲拿起杯來，喝了一大盃酒，說道：「幸虧不聽你話，沒有去叫王阿虎，要不然，豈不是白凍一宵嗎？」弼臣道：「我早已叫來了！」洪鰲道：「哎唷！要他白白地凍了一夜，快叫他來喝些酒。」弼臣道：「謹遵台命！」說着，便打發人去邀王阿虎。不多時，王阿虎到來，同時恰扭着一個男子，向洪鰲來請示，說：「怎樣發落？」洪鰲一看，這男子就是昨天來拜訪他的鄭步程。不禁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鄭弼臣笑着道：

「幸虧叫了王阿虎來，要不然，我們都已做「平肩王」了。」那洪鰲道：「我真是再也防不到這着兒，如今真佩服你的眼光了！」弼臣便指對面一個座位，對王阿虎說道：「你既然有這功勞，理宜請你喝酒。」王阿虎也不推辭，便在弼臣對面坐下。鄭步程自有另外兩個弟兄監守。洪鰲一面喝酒，一面問步程道：「你爲什麼要來謀死我？」步程歎了一口氣道：「我陳天鵬在江湖上橫行十年，格死官軍，不知多少，從來不曾受過挫折，如今恰被你們所擒，也是我命該如此，還有何說？趕快開刀，不必多問！」弼臣道：「你是叫陳天鵬嗎？」天鵬點了點頭道：「雲青是假捏的，步程是我的號。」弼臣道：「你說叫我們趕快開刀難，道曉得我們一定要殺你嗎？」步程道：「不殺便超快的放！」洪鰲道：「要你說明來歷纔放。」步程道：「要我說明，情願受殺！」弼臣道：「好漢——快鬆了綁！」兩個弟兄，便將步程鬆了綁。那兩個弟兄也就打發去後，弼臣便將步程請過來，叫他坐在王阿虎的座位飲酒，王阿虎移坐在步程的下面。那時王阿虎和洪鰲，都不懂他的意思。弼臣提起酒壺，滿滿斟了一大杯酒，放在步程面前說道：「勇士易得，好漢難尋。如今好漢既有這堅強不屈的氣概，此番來行暗殺，定然不是爲報一人私仇，不妨暢暢快快說出來，也好教兄弟等明白。」步程道：「既蒙陞位另眼相看，怎好不說實情？——但是有一件事要說在頭裏：我倘然供出這個人

來，這個人可不能難爲他！如要難爲他，我就不能說了。」弼臣道：「只要情有可原，自然格外原諒。」步程道：「那不是這麼說的，他既然立意要殺你們，怎麼還有可原諒？我所以說不要難爲他的緣故，是要你們于不可原諒之中原諒他。」弼臣籌思半晌，說道：「可以，可以！」步程便把馬文奎如何碰見他，如何恨洪鰲，自己如何答應替文奎帮忙的話，如何進來察看進出之路，如何深夜來謀刺殺洪鰲，如何被王阿虎捉獲，一五一十盡說出來。弼臣道：「那末，你原來不是洪門中人嗎？」步程道：「並不是洪門中人，因爲要到這兒來察看進出之路，特地叫馬文奎詳細教過一遍。」弼臣道：「哦！像馬文奎這廝，本來是不能原諒的！因爲他也犯了同類相殘的罪名，如今既然答應，再無第二句話，姑且饒他一次。」當下四人暢飲一場，直至午後方散。

弼臣見步程本領高強，性情豪爽，要他加入會中。步程道：「既蒙另眼，自當遵命。但馬文奎還正在翹首等候，須得回去報命。」弼臣道：「只消你把他住址說出來，我們派人去叫他，不是一樣的嗎？」步程道：「老哥有所不知，兄弟戚君等知遇之恩，所以不能堅執己見。至于馬文奎意思如何，我還不會曉得。倘然他要說我一句「翻雲覆雨」，我可担当不起。只好辜負諸位一片栽培的盛意了。」弼臣聽這話有理，也就允許了他。洪鰲和王阿虎心裏却似乎有些不高興，弼臣也並不

顧慮，只管放他出去。步程去後，王阿虎便怒道：「我們費一夜之力，好不容易把他捉着，你却做了人情，將他釋放，這是什麼道理？」弼臣道：「你們那裏知道！頭裏我本當想把他殺却，後來見他是個有肝膽的丈夫，我便捨不得殺他。他如肯爲我所用，將來還怕不是一名健將嗎？他這會子去而復來更好；如其不來，也不再會跟着那馬文奎來殺我們咧。」洪鰲固然是信仰弼臣的，王阿虎經弼臣一席話，也覺言之成理，無可駁詰，只好默默而罷。

後來步程一去年，杳無音信，直至半年後，突然而來，那時洪鰲正害重病，奄奄一息之時，步程問過病情，方纔把半年來的事，原原本本報告出來。

原來步程辭弼臣出門後，到客店裏去找馬文奎，文奎以步程一夜不會回來，知道凶多吉少，深恐他供出自己住的所在，所以先期逃走了。步程無可奈何，只得向各處隨走隨找，一直找到惠州，方纔知道馬文奎仍在雷山，正在收拾殘部，圖謀再舉。步程到了他的營中，先把自己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文奎，然後再勸文奎養精蓄銳，不可輕舉妄動，並且說起弼臣如何精幹，如何沈毅，文奎也把從前的嫌隙，雪消冰散。這半年中，步程助他幾萬餉銀，暗地替他購辦好多新式鎗彈，把弟

兄們刻意訓練一番，方纔再到廣州來代文奎修好，仍舊聯絡一氣；弼臣自是喜歡。

再過幾天，洪鯨一病竟至不起，於是衆弟兄便公舉弼臣做首領，稱大總理。弼臣把全副精神，訓練會中弟兄，推廣會員，省去一切無意識的迷信事務。又過了好多年，正要圖舉義旗，忽然接到老友孫逸仙從香港寄來的一封信，弼臣連忙拆開，細細一看，見裏面寫道：

「抵港以來，言論絕對自由，可以無所顧忌。學餘之暇，則奔走于澳門香港之間，竭力鼓吹革命。數年中唇舌爲焦，而所得同志，僅祇陳少白、尤少紘、楊鶴齡三人。然昕夕往還，所談者無非革命之言論；所懷者無非革命之思想；所研求者無非爲革命之問題。而羣衆夢夢，不察其旨，乃以爲大逆不道之倫，目我等爲四大寇，殊可笑也。有陸宗桂者，字曰巖東，亦香山人；其人有才略，有肝膽，隨其父游滬上；此次翩然來港，與文談革命，志同道合。謂他日起義，必當以其資產助軍餉，信有志之士也。君宜于此時聯絡防營，曉以大義，以便他日之響應，至盼！至禱！」

弼臣向來對於當世人士，少所許可，只有對於孫逸仙一個人，是絕對崇拜的。如今讀他來信，他於訓練弟兄整頓會務外，便不能再做聯絡防營的工作了。

第三回 一室盟心青樓夜話 滿懷壯志旅店高歌

且說廣州城中，有一戶人家，燈光通明，談笑聲喧，有五六個客人在那裏喝酒取樂。就中有個妓女在一旁陪着，這妓女名叫綠痕。二九年華，如花豐貌，當筵一曲，窈轉珠喉；就中有個穿西裝客人，以篋擊盤，替她拍板；這個客人，就是弼臣。弼臣不是好色之徒，爲什麼走到簞子裏去呢？這其中有個緣故。當時弼臣要聯絡防營，那防營裏兵官，他又一些不熟悉，就是熟悉了，不曉得他們怎麼心腸，突然說出反清復明的話來，當場將你捉住，辦你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豈不是白白地送了性命？所以他十分慎重，先把防營裏各級官長，調查一番。後來知道番禺縣知縣戎長庚，是兼辦營務處的，和省城裏各級武官，非常投機，因此他打定主意，決計從聯絡長庚入手。可是這位戎大令，很有名士脾氣。成日價除批閱案牘外，不是飲酒，便是賦詩；最喜歡是章臺走馬，北里聽歌。弼臣探聽得仔仔細細，先借着一件公事，到衙門裏去見他，他見弼臣只有這些年紀，只當是沒有閱歷的莽青年，所以並不重視，只不過照例應酬罷了。後來接談過數次，見他老成練達，毫無一點浮躁氣象，心裏非常欽佩，便慢慢地成爲知己。

弼臣知道時機已經成熟，便特地邀他到著名妓女綠痕家裏，暢暢快快喝了一場酒。同席的

多是當地紳士，酒闌席散，那些紳士都已紛紛告辭，只剩下戎長庚與鄭弼臣兩人。那時廣東地方，雅片盛行，簞子裏都有雅片供客，長庚又是酷好阿芙蓉的人，便躺下牀來，吞雲吐霧。弼臣巴不得有這機會，便也將身子倒下，躺在長庚對面，待他吸過一筒，方纔問道：「庚翁近來看些什麼書呀？」長庚道：「我生平最喜歡看的就是一部莊子，但其筆墨固然好，思想也正比衆不同！」弼臣道：「晚生年紀輕，古書讀得不多，只有一部梨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倒讀得爛熟。」長庚道：「這部書，在國初時候是禁書呀！到了如今，也就藕藕糊糊了。所以我常常說，法網越密，秕政越多；天下越不太平，明夷待訪錄這一部書，治國大本，都在于此。只不過「明夷」二字，顯然是「內華夏而外夷狄」的意思，所以便禁了起來。殊不知這等書，越禁的厲害，看的人越多，有什麼好處呢？」弼臣道：「庚翁雖然是本縣父母官，可是忝在愛末，敢說一句荒唐的話，本朝入關時候，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倒底太殘忍些。怪不得洪秀全那夥人有所藉口了。」長庚道：「本朝本來是東胡種族，他們不曉得什麼禮教，一切制度文物，要不是我們漢人來教導他，只怕把中原一片乾淨土，早就變做蠻荒哩。」說罷，又噲噲價抽起煙來，弼臣心裏一想：「已有路兒了！」因即說道：「不瞞庚翁說，晚生有一個朋友，叫做孫逸仙，他雖然只有二十幾歲，倒抱有極大志願。他時常對人說：「雅片戰爭

以後，把香港送掉，倒還不打緊；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將來中國要嘗夠這苦痛了。所以今日根本的計劃，先須推倒了滿清政府，建設一個「共和政府」，纔好把中國整頓起來。我聽他的話，伸出舌頭來，幾乎縮不進去。到後來聽慣了，也就似乎有理，便不以為奇了。」長庚道：「不要說他們有這思想，就是我也未始不有，只不過時機未熟，不好輕易舉事，只得待時而動。」弼臣聽他的話，知道這位老頭兒不是尋常官吏，便也老老實實把要聯絡防營的話，說了一遍。長庚道：「我對他們，不容易說話，要你自己和他說纔好。這一點要請你原諒！不過幾個有力的兵官，我可以替你紹介，常常和他往來，待廝熟了，便好一步一步的踏進去。」弼臣便一骨碌起來，向長庚拱了拱手道：「庚翁有這具俠腸，有這副肝膽，豈止某等之幸，實在是中國前途之福！就此重重拜托庚翁了。」長庚也說了幾句謙讓的話，而且叮囑他處處須守祕密，不可輕易洩漏。弼臣自然唯唯從命。那時已在亥末子初時候，兩人遂別綠痕，各自回去。

自此以後，弼臣便出入于防營之中，施展其運動手段；只因他們多半頭腦陳腐，性情頑固，又費好多年的力量，纔把三合會與防營打成一片。他便決計在廣州舉事，卽日赴香港去訪孫逸仙，叩問他的主意，不料到香港，孫逸仙早已北上。

原來那時逸仙已在香港畢業，曾經在澳門香港兩處，借行醫名目，做他宣傳革命的工作。東奔西走，足不停趾。而且資用之絕，艱苦備嘗；幸有他一位香港醫校的教師，——英國康德黎博士——非常重他，把自己的薪水，拿來津貼他，後來逸仙碰見了陸皓東，由陸皓東拿出款子來，充革命經費，他便決心起事，只不知滿清政府究有多少兵力，他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力量，沒有細細攷察，不好輕舉妄動。即便與皓東商量，決計同往京津一走。皓東也同是這個意思。計議既定，便整理行裝，即日起程。康德黎夫婦，送他們到碼頭上，握手言別。船向天津進發。趁的是外國輪船，在船中自然又做了不少革命的宣傳運動。

不多幾天，到了天津，就在一家客棧裏暫時住下。那時已是掌燈時候，跑堂的拿上一管燈來，問：「吃些甚麼？」逸仙皓東，雖說不是赤貧出身，却心不在飲食，叫他「隨便拿來，什麼都好。」跑堂的答應去了。不多時，拿上來一盤餛飩，一盤大肉，一碗湯。兩人胡亂吃了一些。時候還早，不好就睡，孫逸仙便譜隻革命的歌兒唱起來：——

「少年聽！請聽！想革命！革命！快請革命！把我們，中國的山河，還歸舊主人。好男兒！鐵血功！」

成」

這首歌的調兒，聽說就是法蘭西的革命歌；那時這種歌兒，除了基督教裏讚美耶穌以外，是輕易不能聽見的，所以一棧裏的人，都走攏來聽，只當這人發狂了。

那皓東呢，自少是學過拳棒的，沒了事，就在天井裏弄起拳腳來，天津地方，本是燕趙古地，好漢極多。只是皓東也不是三四等的角色，所以敢在大庭廣衆地方，顯他身手。果然踢打完了，個個叫「好！」說他是少林嫡傳，怎曉得就中有一個男子，恰在衆人嘖嘖稱羨的當兒，冷笑一聲，回到自己房間去了。皓東並不是江湖賣藝之人，也不是奔馳南北的鑣客，只不過在無聊的當兒鬧着玩兒罷咧，所以人家贊他也好，笑他也好，從來不曾與人爭過勝負。這會子這個男子冷笑一聲，皓東並非沒有聽見，也只爲這區區匹夫之勇，不足計較，所以默默而退。在房間裏和逸仙談了一會，便要睡覺。

忽然一個男子一足跨進房來。皓東看時，正是適纔笑他拳腳的人，打量他不是江湖拳師，便是直魯鑣客，心中不願意和他接談。倒是逸仙起來與他招呼，請他坐下，大家問起姓名來，那男子道：「姓陳，名叫天鵬，號步程。」話還未完，逸仙便接說道：「哦！你就是陳天鵬嗎？應該知道廣東有

個鄭士良呀。」步程道：「怎麼不知？」這時皓東方纔也起來招呼。——因為皓東是曾經在弼臣給逸仙一封信裏兒過的。陳步程也問了兩人姓名，便也肅然起敬說：「先生的大名，早就在弼臣那裏聽見過，原來是一位當世豪傑咧。」逸仙謙讓一番，便問步程：「爲何到此？」步程道：「只因我有位師兄弟，在關外開設鑪局，他寄信來叫我幫他的忙。可是我呢，說到一身吃喝，一輩子都不消愁得，生成的脾氣，又是瞧不起富豪，看得上窮民的人，這保鑣的生涯，豈是我願意幹的？」不過朋友交情不能不走這一遭，一來拜訪多年沒碰見的師弟兄，二來，也得到北方來遊玩一番，廣廣眼界。適纔看見陸先生在那兒弄拳腳，功夫倒還不錯，只是少了一種內功，便覺得外面有餘，裏面不足。我這一笑，並不是笑你陸先生，是笑這些喝采的沒有眼珠子，生怕陸先生誤會，所以特地來謝罪。再不想恰恰碰見當世的英雄，可謂此行不虛了！」逸仙皓東二人聽說方纔知道步程胸懷，果然如弼臣所言，光明磊落。因此也就把自己的事詳詳細細和他說了一遍。三人談到深更，各自歸寢。

第二天，打點動身到北京去，步程自然同道。逸仙待了一個步程，彷彿得了珍寶一般。當然也不肯放他走別。只不過差些學識，一路上和他講些世界大勢，中國時局，和古往今來治亂興亡的

事情，步程本來天資高曠，頗能領會大意。

及至北京以後，三人仍舊在旅店住下，逸仙對二人說道：「如今我們要知道清廷虛實，第一先須知道他的兵力，第二還該知道他的財政，財政不充，便餉項不足，兵力雖厚，也經不起一戰。我們只消得着一位老于京師的人，問問他的內情，就得了。」皓東道：「這倒不消擔憂，我父親有個朋友，姓詹，名叫志光，從前是和我父親在上海同事的，如今他在此地銀號裏辦事，他住的地方，我都曉得，先去拜訪他，然後再辦一席酒請他。我們儘可在無意中談起政局來，他如其詳細的，一定原原本本說出來。」逸仙道：「銀號和戶部是最接近的，他自然越發曉得的詳細，就你在今天走一踰罷。」皓東答應一聲，便披上褂兒出去。陳步程也要到外面去玩，看看北京的風景。

只有孫逸仙除了辦事之外，便是看書，不喜歡閑走的。可是他帶來的書，都看完了，那時又沒有日報，沒奈何只好買了幾張邸報來看。邸報當中，只不過是宮門抄，各部各衙門的官兒，加銜升級的事情，一些沒有趣味，就中有一件事，倒很可以給他注意，就是：「袁世凱以道員充商務委員駐朝鮮。」他在香港時候，早聽見袁世凱的名字，知道袁世凱本來是一個無賴少年，到北京來向他伯父袁保緒跟前求一名差使，保緒不很看重他。那李鴻章恰極贊賞，後來果然跟着吳長慶

到朝鮮，爲營務處，如今又充了一名商務委員，打量他的才幹，一定和衆人不同如其思想新穎，倒也是一名革命的健將。

他正想得入神之時，那皓東已回，面上現着笑容，說道：「已找到詹志光了。蒙他非常優待，他說今晚在得意樓請客，並且要我邀你和步程同去。我想這是很好的機會，立刻就答應他了。」逸仙聽着，也甚歡喜。只是步程出去好多時候，還不會回來，防他人地生疏，走錯了路兒，不是要的要打發跑堂的去尋，可是也沒處去找。正在着急的時候，那詹志光請客的條兒來了。逸仙搔搔他的腦袋，無可設法，要等步程同去，不知他何時纔來；要撇下他，心又不安。只是在室中踱來踱去，皺着眉兒想法。倒是皓東有主意，對逸仙說道：「我們爲的是公事，不能因他個人，便就誤了事情。他也不是小孩子，不會到什麼地方去的。我們留個條子在這兒罷，他來了自然看見。見了自然會找到得意樓來。我們只管走罷。」逸仙一聽這話不錯，便打定主意，留下條子，與皓東一同出門去了。及至到了得意樓，志光果然早已等着，見了孫逸仙，便拱手彼此問過姓名，一同坐下。皓東問：「還有誰？」志光道：「今天都沒有空閑，我只請了一位洪蕪甫作陪。他是一家古董店的主人，人極和氣，在你們少年隊裏，倒還合得攏來。」話還未完，這洪蕪甫也來了，志光叫他一聲「蕪老」便

進到房間坐下。逸仙看時，此人大約五十幾歲年紀，留下八字鬚，手中拿着一串佛珠，若是沒了
 辮子，穿上了袈裟，人家要當他是個和尚。當下志光將二人介紹過，菜已上了，便推逸仙坐在上位，
 蕪甫，皓東依次而坐；志光在主位篩酒。大家喝過幾杯，志光便說道：「近來京裏做京官的真苦得
 很呀！」話還未完，蕪甫搶着說道：「倒不是這麼說，有了差使，誰不是整千整萬的到腰包裏來呀？
 苦的就是沒有差使的當兒，東也挖門路，西也覓與揆。這些人大概是窮的，沒有錢，任你挖了一輩
 子也不行。」逸仙道：「本朝最壞的地方，就是開捐納，只要有錢，什麼人都可以做官，那末，強盜匪
 類都站在人民之上，怎麼有不壞的道理呢？」志光道：「你那裏知道？虧幸有了這一筆款子啊，要
 不是這一筆款子，國庫裏越發空空如洗咧。」逸仙道：「論理，全國錢糧糟銀，爲數也很多，怎麼
 便窮到這般田地？」志光道：「唉，說來可歎！中英之役，賠款一千八百萬兩，早已失了元氣；中法之
 役，又耗了不少的兵費；本來國庫已經空虛，但是上剝下削，一般做官的，還只是要自己的腰包厚，
 那一個來顧到大局？我且說一件笑話給你聽：御膳房做膳的時候，天天有一盤荳芽點綴着，皇上
 看見多次了，不知牠究竟什麼味兒，便吃了牠一些，不吃則已，一吃之後，纔知道不是常品；你道什
 麼？他是把荳芽先去了頭尾，再將中間的心剝空了，變做一條一條的管兒，然後將已經剝成的肉

泥，慢慢地放進荳芽管裏去，你想，這工夫大也不大，特製好後，單消蒸上一蒸，就好吃了。」果然，皇上吃了這東西，叫御膳房天天拿進來，接連貢呈一個月，你想他們報銷多少錢，說起來忒實要嚇死人的！一共是六千兩銀子，計算起來，每盤的價錢，不是二百兩嗎？這是單舉內務總監一部分說，其餘的各部官吏，也不曉得有多少弊病咧。」蕪甫道：「我上月裏，還打聽到一件事，我在京裏做這古書買賣，豎起指頭兒來一算，整整有二十個年頭了；可具從來做的賣買，至少兩三千，至多也不過一萬兩左右；這會子就做了一種大賣買。那天我喝了幾盅酒兒，在牀上躺一會兒，不想忽然遞上一個名片來，我醒來揩眼一看，見名片上寫着「葉裕生」三個字；我知道他是來買古董的，便一骨碌起來，走到外面去。見這人只不過三十左右年紀，穿一身很漂亮的衣服，向我彎了一彎腰肢，打着南音的官話問我姓名，我便讓他坐下。他問道：「你這裏放着的古董，我都看過，可是不值什麼錢的，不知道有什麼名貴的市西麼？」我便說道：「名貴的儘有，可是也得叫出一個名兒來，或是限定一個價格，我纔好拿給你看。」他又說道：「東西倒不必限定的價格呢，至少要在二萬兩以外，少的就不中用了。」我聽到了這句話，就不免將他上下一打量——老光這並不是我的勢利，京裏歹人多得很，時常用很巧妙的方法，來騙人家東西，再說各省撫道到京裏來，餽贈

的古董，也不過幾千兩銀子。王爺們玩玩的，連幾百兩幾十兩都有，如今他說一定要二萬兩，這不是很奇怪的嗎？——後來我把他細細一看，委實不像騙子樣兒；我就答應他，叫他銀二天來聽回話，他也就答應着去了。我就把朋友家裏的一座唐朝玉獅拿來，第二天給他看。他果然嘖嘖稱贊，一些不少，把二萬兩銀子給我。可是我有些奇怪，一定要探聽這個人是怎樣一個路兒，過了五六天，我方纔知道詳細。原來他是一名海關道，並不從科第出身，乃是由知府升署，纔補實缺的。此番到京來，覲見李中堂，意思要求中堂栽培栽培，可是李中堂乃是科甲出身的人，說話之間，不免帶些書卷氣。可憐，那位海關道，自少兒雖讀過幾年書，簡直連「天地元黃」四個字都寫不來。因此他雖然有這個志願，恰沒有這個膽量。虧他東鑽西謀，找到一位李中堂最信任的人，叫他事前先去說項，說：「葉某雖然文墨上不很講究，那辦事的才幹，畢竟數一數二。」那末，省得中堂對他通起文來。這個中堂最信任的人，到了這個時候，自然當做一種好賣，做了。便對他說道：「老弟！你要知道，這位老頭兒說句空話是不行的。俗語說道好『鬼要紙錠，人要銀子』；你有了銀子做了先鋒，就是說錯了幾句話，有什麼打緊？」葉裕生道：「哎！這可担当不起，他是一個中堂呀！少的我怎麼拿得出去，多的我可沒有力量。」那人道：「我倒要問你：多麼錢你纔有力量？」葉裕生

道：「我至多是這麼數。」說的時候，伸出兩個拇指兒來。那人道：「是這麼罷，中堂愛的是古董，你把二萬塊錢買了古董送他，好看得多。」葉裕生道：「好極，好極！古董是兄弟最內行的事情，儘好由我親自去買。就是說起古董來，倒還可以敷衍幾句！一定如此！一定如此！」他就此到我這裏來找古董了。——老光真個李中堂愛人家送東西的嗎？只怕是給他居了一個名目罷咧。」當下皓便問道：「究竟李中堂是怎樣一個人呢？」蕪甫道：「李中堂嗎？不但是不愛錢的，而且還極能夠體貼人家的苦處，他老人家除了看書以外，別無他事。上年中他幹了一件事，幾乎京裏的人都知道的，都說他關心民瘼，不愧為一代宰臣咧！」逸仙便問：「是什麼事？」志光也說道：「蕪老你肚子裏有的事，儘管說，也得給這兩位南邊來的少年，聽了些京裏的軼事，好教他到南邊去宣傳宣傳哩。」

第四回 孫逸仙冒險觀中堂 馮麟閣懷忿及俄俘

蕪甫一面喝酒，一面把八字鬚撚着，說道：「有個滿洲正黃旗的叫做阿爾諾，在上年曾經奏請皇上，諭各省增加旗人科舉名額，凡鄉試中式名額，各依省分大小，把百分之三，另外作為旗額。皇上就諭禮部議奏，這李老頭兒恰大大不以為然。他說：『八旗人民，向來不事生產，今若添加科舉名額，進身容易，越發長了他們驕惰之風，此例萬不可開。』當時皇上很以為是，所以這件事便無形消滅了。」
 皓東道：「我說李老頭兒該得再做進一步的事情，索性把科舉廢了，各省府都開起學堂來，使得唸書的人，習些有用之學，不是更好嗎？」
 志光聽了這話，連忙拂了拂手，說道：「陸世兄，休再說這些話，給官廳聽見了，便說你是亂黨呢。」
 蕪甫道：「你們少年是不顧前後的，在這裏說話，不比外省，須得仔細一些纔好！」那時皓東逸仙也不再說。

待吃畢了飯，別了志光蕪甫，到了旅店，那陳步程仍舊沒有回來，兩人不免詫異起來。要去找他，又不知從何處找起，不去找他，又防他有了意外。這一晚他兩人不能安睡。逸仙便對皓東說道：「適纔我們聽蕪老這最後一段話，似乎這李老頭兒很幫我們漢人的忙，似乎很不滿意于滿人。我想拚着我一條身子，單身去見那李老頭兒，試試他的意思怎樣。如其有反正的志願，我就把我

們的計劃告訴他，你看好也不好？」皓東道：「只怕不妥罷……一來，他是一個中堂，如何尊嚴，見他很不容易；二來，就使見了，你若把我們計劃說出去，他不問情由，將你捉住，辦你一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你待怎樣？」逸仙道：「我自有主目，我到私邸裏去訪他，怕……」

正在說時，忽然有人推門進來，二人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陳步程。逸仙道：「你倒好，在外面逍遙遙，累我們急死了。」步程道：「誰會逍遙遙？我碰見了一個人，一件極有味兒的事，待我說給你們聽。」皓東道：「且慢些兒，我們還有件緊要的事，沒有打定主意，且商量妥了再說。」步程道：「什麼一回事？」逸仙便把自己要去見李鴻章，又將皓東阻止他話述了一遍。步程道：「不打緊，只管去；我和你同去。有了趙子龍在身邊，怕周公瑾怎樣？」皓東道：「你又說野書了，倒底宰相私邸，不是仕商行臺，豈是輕易走得進，輕易回得出來的？」步程道：「你要知道我說一句「只管去」胸中原來已有把握了。且慢說這件事，先把我碰見的人說給你聽。」皓東道：「你說。」步程道：「我今天從這裏走出門外，瞧瞧這裏的熱鬧。一步一步的向北走去，抬着頭兒，儘管看各鋪子的情形，猛不防後面有個人，把我肩頭兒一拍，叫道：「步程！你往那兒走？」我倒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我十年的老友邱雨森。我便問他：「何為到此？」他說是辦貨來的。他一定要拉

我到他旅館裏去，我不便推辭，也就跟了他去。及到他住的大和棧，便碰見他同房間一個很奇怪的人……」逸仙道：「人總是一般的，有五官，有四肢，怎麼說起很奇怪的來呢？」步程道：「他穿的衣服，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乃是一件袈裟似的長袍，只是袖口小了些。」皓東道：「那末，是和尙了。」步程道：「那裏是和尙？他戴的帽子，是這樣的。」他說時，便伸出指兒，蘸了些水，在桌兒上畫了個圓柱形的立體。逸仙不等說完，便說道：「哦！知道了，這是朝鮮國人呀！」步程道：「不是朝鮮國人，乃是高麗國人。」逸仙和皓東都格格地笑了起來。皓東道：「朝鮮就是高麗，高麗就是朝鮮。」步程道：「怪不得你們笑我，我是只會寫寫便字條兒，那裏曉得天文地理？這個高麗人是姓洪的，名叫鍾字，聽說他和駐在朝鮮的商務委員袁世凱最要好。這會子據說他是到上海去找他同國人金玉均，要把他殺了纔甘心。如今李中堂最瞧得起袁世凱。據說袁世凱有一封密函叫他帶來，遞與李中堂咧。」逸仙道：「哦！不錯，如今朝鮮的人士，本來是分了兩派的：一派是親日本的，叫做「事大黨」；一派是主張親中國的，叫做「獨立黨」。在外國報紙裏，時常看到事大黨的首領朴泳孝，金玉均等名兒，那洪鍾字既然和袁世凱要好，當然是獨立黨了。怪不得他要殺金玉均咧！」皓東道：「事大黨真叫做「蛾投燈火」，將來說不定要吃日本的苦咧。」逸仙道：「洪鍾字

既要殺金玉均，當然也是一位志士，我們該得和他聯絡。」步程道：「我說的就是爲此。他既有密函，當然可以去見中堂，我們和他一同去就得了。」皓東道：「不行，他是我國藩屬的人民，我們去見中堂，要靠着他做先鋒，不是給他做了笑柄嗎？不過他既是一個志士，我們該得聯絡他，將來也好收一名帮手。」步程道：「既如此說，明兒早晨我就去邀他過來，這個時候已睡了。」說着，便把身子在炕上倒下。逸仙和皓東也就挨次睡下。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看看陳步程早已不見，打量他是到大和客棧去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步程果然引導着洪鐘宇來，這天的洪鐘宇已經不是韓裝了，穿的是一身西洋式的學生裝。狀貌英挺，和那些博帶寬袖的朝鮮人果然不同。當下逸仙與皓東都站起來迎接，和他行了握手禮，方纔坐下。他不很懂中國話，那逸仙與皓東又不懂朝鮮話，所以便筆談起來。逸仙把自己志願說給他聽，他非常贊成，並對逸仙說道：「明兒我去見李中堂，君等就不妨同去。因爲兄弟去見李中堂，也不是輕易可以進去的，也只是靠着袁委員的一封信，再說中韓本是兄弟之邦，何必分起彼此來？」逸仙聽他說話有理，便說道：「這麼也好，但我們的事情和你不同，我們說的話，不能給外人聽見，他老人家日間不在私邸的，所以我們只好夜裏去。照兄弟的意思，就是今晚去罷。」鐘宇

想了一想，點了一點頭，表示贊同的意思。這些四個人就到館子裏去喫了中飯，各自散去。

到了晚上，逸仙便帶步程與洪鐘宇一同到李中堂的私邸去。那時纔只七點，到了門上，遞了三個帖子進去，說有要事進見，也不知費了許多工夫，說了許多好話，方得請見一聲，三人便跟了進去，即在大廳上暫待。不多一會，那中堂出來了，穿的是一身便衣，頭上戴着一頂綴玉的西瓜皮帽，一嘴花白鬚鬚，長約三四寸許。一見三人，便堆下滿臉笑容，點了一點頭，左手一擺，請三人登炕。三人自然謙讓坐在下面。他便自己坐在炕榻的右邊。一時，侍僕倒上茶來，接着拿出一條三尺多長的旱煙袋來，裝上了一斗煙，一面抽着，一面看着名帖，一個個問過姓名。洪鐘宇勉強能夠說幾句北京話，就將袁世凱的一封信呈了上去。中堂拆開，從頭至尾細細一看，擡起頭來，先把洪鐘宇一瞧，又把逸仙和步程上下一打量，方纔慢慢地問道：「你三人是一塊兒的嗎？」逸仙道：「不是。他從朝鮮來，我們是從廣東來的。」中堂擡起頭來說道：「哦！那末，你兩人又是爲着甚事呢？」逸仙便站起來說道：「容慢慢地再稟中堂。」中堂默然低着頭想了一會，便對鐘宇指着書函說道：「這件事我知道了，」說着，便對鐘宇端起茶來，鐘宇不知就裏，只管坐着，中堂便老實不客氣說

道：「你只管回去罷。」鐘字方纔站起身來，告辭而去。

這裏逸仙又說道：「請中堂暫把僕從屏退。」李中堂却毫不思索，也毫不動怒，立即將侍僕遣開。這時，逸仙方纔把自己懷抱，滔滔汨汨的說了出來。整整講了一個鐘頭。中堂聽着這一席話，似怒非怒，似喜非喜；只見他眉兒一揚，眼兒一睜，現出驚奇的樣子來，呆呆的看了逸仙好多時，方纔說道：「哦！你們來的，就是爲此？」逸仙雖然不會做過官，却在這個時候接連應了兩個「是」字。中堂一手拿着旱煙袋，一手搔搔他的半白的髮髮，索性問他道：「你既然要舉大事，怎麼計劃呢？」逸仙心中一想：「我們既已來此，只有兩條路兒：其一，他慨然允許。那末，推倒滿清，易如反掌；其二，把我們當做大逆不道的匪類，就在這裏拿獲了。那末，就和他說說亦很不妨。」于是就站起來答道：「我們以爲根據地須在廣東，因爲運輸軍械，比別處便利許多。得了廣東，便北向長江，東窺閩贛；既得心腹之地，力量便厚了。」中堂略略點了點頭，說道：「話是不错的人，各各有志，我也不來難爲你們。不過我是已經上了年紀的，要在萬里黃沙之中，奔走往返，固然不能；就便在兩方交綏之時，指揮三軍，也不是當年的馬援了。你們喜歡幹的，幹去罷。」說着，端起茶來送客。

逸仙與步程，沒法兒只好走了出來。回到旅邸，陸皓東早已睡得鼾聲如雷。逸仙連忙將他叫

醒。醉東措了一措眼兒問道：「事情怎麼啦？」逸仙便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醉東道：「你可說起我們住的地方？」逸仙道：「自然說過了。」醉東道：「不好！不好！我們該得走了！」逸仙道：「這是什麼緣故？」醉東道：「他既然不答應，當然就把我們做亂黨辦。他是一個當國宰臣，豈肯任令亂黨混在京城？他一定飭令有司衙門前來捉拿。」逸仙道：「這也太多慮了！他既然要捉拿我們，在他私邸裏不好捉拿，倒幹出這縱而再擒的拙事來——再說我們既然冒險前往，難不成到得這兒反「膽小如驢」嗎？」步程也說道：「老陸！你休過慮！他雖然沒有答應我們，可是對於我們的事情是表相當同意的，怎麼會來捉拿？」醉東道：「你們那裏知道？他有這一把子年歲，自然是有深心滑慮的。在他私邸的時候，他估量我們同黨，不單是你們兩人。再說還要防着你們的身邊，帶着殺人的凶器。他怎肯把一條老性命送在我們手裏？所以他只好裝做很贊成的樣兒，使得你倆一些不疑，然後再令有司衙門，按照地址，前來逮捕。既可出于我們所不防，又可以一網打盡，豈不是極妙的計劃？」逸仙道：「他來捉拿也好，不捉拿也好，黑夜裏誰高興走？左右他們已經把府政的力量看得明明白白，在京裏住着也沒意思，一準明兒走罷。」醉東聽如此說，無可奈何，只得安心住下。

第二天，便把客店的帳目會清，步程要到關東去，和逸仙皓東，約定了後會的地點，逸仙指定在香港，步程先自別去。逸仙皓東即日南下，再由揚子江深入，考察武漢形勢，這且不表。

再說陳步程這日從北京動身，一程一程的向關東走去，日行夜宿，過了好多天，方纔到了瀋陽。他的師兄弟姓周，名襲義，鏢局就設在瀋陽。一見步程到來，何等歡喜，立刻堆下滿面笑容，迎到裏面坐下，先問問家鄉邊的事情，再問一路上的情形。襲義聽起洪鐘宇的事來，便說道：

「是呀！你們在南邊，是聽不到消息的，我們是早就知道了。那倭人派兵遣將，一步一步逼到高麗的京城去，把一個袁世凱，急的不得了，聲聲口口要與他開戰。可是那位李中堂呢，是最怕事的，入，却聲聲口口說不要開仗，大約姓洪的拿來這封信，就是爲着這打不下一件事情了。但是就我們想起來，打是終要打的，只不過遲早些罷了。如其打起來，無論總兵提督，都要帶領兵士，開往前敵，這裏盜匪，難保不乘機騷擾，自然比尋常時候難以防備，所以我就叫你來幫幫我的忙。」步程這時，也不便拒絕，似答應非答應的呃了一聲。這日，襲義因爲遠客初至，便備下一席酒菜，爲步程接風。當下又邀請了兩位陪客，都是北方人氏，步程毫不認識。襲義替步程介紹，纔知道一個姓獨，

名叫麟閣；一個姓胡，名叫廣義。說起這兩個人來，都是關東有名的人物，在這個時候，均在綠林之中算數。數二了。

如今單表這位馮麟閣，自少兒孔武有力，他老子非常疼愛他。他村裏人個個都是有本領的，而且每年必須糾集鄉人，比武一次；武藝及格的，可以領得獎賞，而且可以充一名幹事。這做幹事總頭兒的，就可以在比武的時候，評判武技。這日，比武的日期又到了；那時麟閣纔只十歲，他老子一手攜着他到校場裏去。那時場裏與賽的人，已經到得不少，在場外看的，也人山人海。比賽節目，頭裏是比力，不過是舉舉碌碌，拿拿石磴罷咧。到後來是試目力，要在一百步外用棋子打一個杯兒大的孔兒。麟閣的老子，膂力倒還不錯，只是目力不好，所以屢試不能及格。這日，當然也是如此。後來的也都沒有，一個中鵠。怎曉得這個當兒，忽然有個十歲左右的孩子，「扑哧」一聲，跑了出來，在臺前彎一彎腰，拿起棋子，「窰！窰！窰！」三聲，三顆棋子，都從這杯兒大的窟窿裏穿了過去。把場裏場外一干人等，都看得目瞪口呆，幾乎都疑到是天上掉下來的神仙，要不然，怎麼有這般本領呢？當下坐在臺上評判的人，喝了一聲采，便把獎品送過來，並且給他一個幹事的名目。

年少不會幹事，由他老子代理。——自此以後，馮麟閣的名兒，已經轟動遠近。

但是就中也有器量狹小，妒忌麟閣的人，一心要把麟閣謀死了，心裏纔始快活。因此這一晚便有一個男子，暗暗地走進麟閣家裏來殺麟閣。不想殺錯了，竟將他老子的頭割了去，到得麟閣知道，呼天搶地，痛不欲生。只因不曉得殺的是誰，也就暫時隱忍。

過了三四年，忽然這殺麟閣老子的人，無意中給麟閣知道了，他便暗中預備，也在黑夜裏將那凶手殺死。他這時年已十六，知道殺人是有罪的，便當晚檢了些值錢的東西，黑夜逃走。只因無處投身，無意中碰見一隻盜船，把他們的頭領打死，自己便做了個中的盜魁。江湖橫行，接連過了六七年。這日，劫了一大批的貨品，恰把鼎鼎大名的保鏢周襲打到車下，自己非常得意。

可是襲在關東地方，從來不曾受過挫折，這次給他打倒了，豈肯就此干休？打聽得打倒他的是馮麟閣，本領高強，自己不是他的敵手，便東奔西走，要找尋一位比麟閣本領更好的人。却死也找不到。有人對他說道：「你要打倒馮麟閣，單是露拳脚是沒用的，我有一個朋友，是俄羅斯人，——據說是一名虛無黨，一名叫奧里加夫。他手裏有一架連珠鎗，十分利害，任你有多大本領，近他不得。你若是要用他時，我可以叫他來。」襲那時報仇心切，聽得自然十分喜歡，連忙央求他去。

邀請不多幾日，那人果然將奧里加夫邀來了。當下大家設計，將奧里加夫扮做商人，滿裝了一車值錢巨萬的貨色，依舊經過從前廝打的地方。果然「扑哧」一聲，高粱縫裏奔出六七名強盜來。最後一個便是馮麟閣。奧里加夫連忙掏出連珠手鎗，劈劈拍拍迎頭打去，接連打死了三四個強盜。麟閣知道不是路兒，便抱頭鼠竄而逃。這一下子龔義多麼快樂，添辦酒菜，宴請奧里加夫和他的朋友，正在舉盃慶賀的時候，忽然一陣冷風，那奧里加夫猝然倒地，太陽穴裏血流不止。席中諸人都目瞪口呆，不知其故。那奧里加夫不到一個鐘頭死了。於是衆人紛紛議論，有說道是他中風的；有說或許是刺客幹的，但終是斷他不定。只晦氣了周龔義破費許多銀錢，將他成殮安葬不提。

過了幾天，龔義正坐着無事，忽然有一大漢大踏步走了進來，抬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馮麟閣。龔義倒嚇了一跳，麟閣却笑嘻嘻的說道：「老周你好呀！我給你丟了臉了。」龔義見他並無惡意，也就請他坐下說道：「我也給你丟了臉了。」麟閣道：「你的臉是丟在我的手裏，我倒底是一個中國人呀！我的臉丟在外國人手裏，不但是丟我的臉，簡直丟了我們中國人的臉了。好凶很的，虧你教外國人來殺我們，幸虧我們當中有一個來無踪，去無跡的劍客，把那外國人的性命結果了。要不然，我們還得在蘭陵地方老着臉兒往來嗎？」龔義聽他的話，果然有理，自己也知道不

是，連忙向他抱歉幾句。麟閣道：「抱歉不必，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的錯，我也不來難爲你。只是以後還得仔細一些兒，凡是我馮麟閣出來做賣買，一概不干你甚事，你周襲義做的賣買，我馮麟閣也可以秋毫不犯，不知你的意思怎樣？」周襲義道：「從前單知道好漢是尋常綠林之輩，「有眼不識泰山，」罪該萬死！如今聽好漢一篇議論，知道好漢乃是愛國義民，心中非常佩服，好漢所說的話，固然無不遵依，而且還請好漢恕我愚昧，允許我做了一個生死朋友，不知好漢依也不依？」馮麟閣聽他說得十分懇切，自然不固執己見，也就坐下，大家敘了一會家世，談了一會衷腸，方纔知道襲義也是性情中人，就此認定他是一位知己。到了這日襲義宴客，馮麟閣還把當年的事，背書一般說了出來，毫不隱諱。襲義見他自己都說了出來，也向他勸道：「老馮你的人是好的，我只可惜你一樣！」麟閣道：「可惜什麼？」襲義道：「可惜你不肯改行！」麟閣道：「我自己也知道不好，但是還有一些好的地方：第一，從來不曾殺過人；第二，若不是自己的財物，死也不去劫他；——第三，說出來你們就不贊同了！」襲義問：「是何事？」麟閣道：「到了糧足兵精的時候就要反造。」襲義一聞此言，伸出舌頭來，縮不進去。那步程在旁，却震天價拍了一會手道：「照呀！趕快革命呀！革命就是造反咧！」襲義連忙別轉頭來，問道：「哎，嗚，你也喜歡造反的嗎？」步程道：「說造反便

詩人上殊曼

難聽，說革命就好聽了。」接着把逸仙和皓東的話，滔滔汨汨，似是而非的說了一遍。麟閣倒連連點頭，很領會他的話。四人談了半天，方纔將飯吃畢，馮麟閣胡廣義遂別襲義而去。

路程住在襲義的局裏，已經一月，待要啓程回家，只因這個時候，事情大忙，襲義那理肯放他走？無法，只好替他帮忙，接連過了一年有餘，忽然發生一件奇事來了。

●以詩並畫留別湯君覺鈍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上龍血戰玄黃。披髮長歌覽太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西湖邂逅

西子湖邊氣象新。英雄會合豈無因。相逢何必曾相識。遍數中原有幾人。
秘密靈無宗旨同。英雄到底識英雄。相逢萍水渾如舊。訂得神交片語中。
談吐機關彼此投。無情紅日不吾留。揮戈很少魯陽術。言論終難大自由。
攜手偕行步晚隄。剪橋巷口各東西。歸途偶值青雲客。驚問今朝什麼題。

第五回 爲國捐軀卓哉番女 招賢集會喚醒華人

這日有個姓顧的客商，是從南邊來的，說是要到吉林去，只因隨身帶着好多銀兩，所以到讓局裏來保鏢。襲義對步程說道：「像你這般本領，應付白山黑水間的鬍子，可也不爲不夠。這裏事多，這長途跋涉的差使，不能不勞老哥咧！」步程自然慨然允許。

那時沒有鐵路，自然只好水陸並行。這日，到了一個熱鬧的市鎮，雖然不是荒僻之區，只因沒有上等客店，只好往前走。再不想在這市鎮的盡頭地方，忽然有個男子，走上前來，大喊一聲道：「請停車！請停車！」步程只當是強盜，理也不理，仍只管向前跑。猛不防這個男子，飛也似的追了上來，依舊大叫「停車！」那時姓顧的客商，聽他聲音，似乎很熟，立刻對車夫說道：「停車罷！」車夫也只當是強盜，雖然將車停了，可是依着走長道兒的老規矩，從車上一骨碌跳下來，站在一旁。步程也拔出刀兒防備着，再不想那男子並不理會，只對那顧姓客商說道：「文彬，你往那兒去？」顧姓客商仔細將那人一看，便也跳下車來，拱一拱手，道：「哎，我道是誰！原來就是伯琛哥嗎！我正要到你家裏去，再不想你就在這裏。」伯琛道：「我遷到這裏，已經半年了，若不是半路碰見，還累你多趕些路咧。」着便請文彬到他家裏。一面吩咐家裏僕人，將文彬行李搬到裏面，並把車資會

好，請步程一同進來。步程本是無可無不可的，到也要聽聽他們兩人的歷史，所以也就暫不回南，在伯琛家裏暫時留下。伯琛因多年未見的表弟到來，便吩咐家人，忙着備辦酒菜，敘幾年來契闊之情。約莫忙碌兩個鐘頭，家人方纔把酒菜端出，步程是生客，請他坐了客位，文彬、伯琛挨次坐下。酒過三巡，伯琛方纔說道：「老弟十年之間，清減了許多，但這十年之間，老弟你幹些甚麼事業？可得意嗎？」文彬接長歎一聲，慢慢說道：「自從我父親死後，我家一向住在福建，只有甲申年，我曾經單身來過一次，在關東盤桓好多天，——你想還記得！——後來我仍舊去找我父親舊時的東家，蒙主人不棄，叫我司文牘，後來又叫我往各地辦貨，我雖然是一個文弱書生，可是爲着謀生計，不能不長年奔走，嘗那雨雪風霜的况味。有一天，我隨着主人運貨回來，經過一處地方，晚日岫山，暮烟籠樹，找尋客邸，尙渺茫無着，正在焦急之際，忽聞樹林當中，呼哨一聲，有幾十八奔出來，大叫道：『慢走！』那圓彪彪的眼珠兒一睜，早就把主人和一千人衆，嚇得腦袋往懷裏縮，躲的躲，逃者逃，只留下我一個人。正窘急間，他等已拿着條繩兒，早把我細綁起來。又因我衣服穿得好些，只當我是個富家子弟，便前挽後推的，將我擡去，過山越嶺，走了好多路，方纔搜我身上，纔曉得我身邊，除却幾件文具，片銅俱無，那強盜便我將衣服剝下拿去，趕我出林。我那時不識來路，但見亂山四合，

了無居人，簡直無可進之路，只好隨意走去，一聽天命。曉行夜宿，過了三天，遠望峯巒聳處，似有人影，不禁大喜，連忙疾奔而前，找尋個休息所在。猛不防半山裏忽然跳下兩個人來，這兩個人並無衣袴，肌膚黝黑，說話一些不懂，但見了我，似乎都有些喜歡的樣子。我在那時，早已魂不附體，尤其可怕的，是他身上所穿光怪陸離的獸皮，頭上所插深綠如葉的鳥羽；我心裏一想：「這會子我可沒命了！」果然把我身子使勁的拖了去，拖到一個所在，有三個妖怪，坐在石頭上面……」

伯琛便問道：「這三個妖怪，可是和拖你去的一般嗎？」文彬道：「本來是他同黨，自然是一般的。」

程道：「我已經明白，這不是妖怪，乃是生番。打量這個地方，必是臺灣。」文彬道：「照呀！不是生番，是什麼？」

他們拖我到三怪跟前，便拿起刀來要殺我，幸虧我將足兒一縮，僅僅斫去兩個足指，但是已經血如泉湧，痛不可忍了。妖怪大怒，便將我按倒在地，舉刀劈來，忽從半空中，飛來一個石塊，已打在拿刀的妖怪額角上。接着第二塊石飛來，又打中了一個妖怪。都跌倒在地，不能動彈。坐在石頭上的妖怪，忽然跳將下來，待要逃走，猛不防樹林中又飛擲出一塊石頭來，把走在前面一個妖怪，打得腦漿迸裂，接着又和後面兩個妖怪決鬪。我當時駭極而暈，倒在地上，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及至醒來一看，我身子已睡在石洞之中，兩個斫斷的足指，已經裹好敗絮。這個洞裏的面積，

大約半畝，洞口有泉，非常清冽；正想掬來一飲，忽見洞口黑影一闪，早已走進一個妖怪來。這妖怪和頭裏妖怪有些不同，頭上沒有綠色的毛羽，身上雖然黧黑，那面目却非常姣好。我心裏想：「這個妖怪，一定就是救我到這裏來的人了。」但見她背上負了一隻山羊，一入洞口，便扔在地上，解去腰間革帶獸皮，坐在我的旁邊。我細細一看，這怪乃是雌的。我這時口渴，很喜望喝些茶水，可是我的話，她不懂；她的話我又不懂，只好呆呆地對着水出神。那妖怪似乎已經知道我的意思了，立刻起來，在洞角裏拿了一個瓢，舀些水來給我，我便一飲而盡，覺得涼震齒牙，冰透心骨。那時這雌怪倒提了山羊脛，撕下一個腿兒來，扔在我跟前，我知道他們是生食的，這就是叫我生食充飢。可是這血肉淋漓的東西，見了便嘔，教我怎生吃得下去？所以我便向他搖搖頭，表示不要吃的意思。妖怪嗤然一笑，知道我意思，便在洞外面，拾些枯枝當柴，敲石頭取火，把山羊炙熟，又拿來給我吃；我肚子餓得很，沒法兒，吃了些。這一晚，我就睡在敗葉上面，妖怪也坐在我旁邊。一夕經過，我已被他纏得骨軟筋酥。直到第二天，我心裏一想：「如這樣天天悶坐洞中，不能回家，豈非枉送一世？」因此我便要想個出去方法。但是我私下逃走，很爲不妥。一來，她是救我性命的恩人，且與他發生了戀愛的關係。豈可不別而行？二來，這就近都是可怕的妖怪，我如其走出洞去，當然要受妖怪殘

殺，非仗她力保護不可。因此我便先排定步驟：第一步，先學她的話；第二步，待學會了話，便好好的和她商量出去的方法；主意打定，便很留心聽她的話，看她的舉動，後來居然被我學會了好多言語，可以和她講話了，如「久式里而啐」是「吃」，「究幾啁拉魯」是「睡覺」，「布齊禿」是「出門」……等話；我都知道了。我在這個時候，便與她和夫妻一般，問起她的名兒來，她說是「希不倫就」。我因她皮膚黝黑，面目姣好，叫她做「黑牡丹」。我和她商量出來，她決意不肯。沒奈何只好留下，再作計較。過了一年，忽然生了一個兒子，肌膚白皙，面貌清秀，便叫他做丹生。如是又住好多年。一日，忽門外人喊馬嘶，我在洞口望去，見有番兵兩三百名，執兵衛盾，騎怒馬而過。我心裏疑惑起來，便與黑牡丹一同走出洞外去，打聽消息。後來據一個土人說道：「哎！你們還不知道嗎？——事情鬧得很大了！」我便問他爲「甚麼？」這土人大約是番人中識得些時務的，便詳細說道：「因爲倭人要奪高麗國地方，高麗是漢朝屬國，怎肯給他奪去？因此漢朝便和倭國打起仗來。」……「伯琛便說道：『哦！就是上年中日戰爭啊！這是那李鴻章賣國賊用人不好，葉志超丁禹昌，都是貪生怕死之徒，那日本兵士，個個勇敢，冒死進攻，自然給他打敗了。最可笑的，牙山之戰，日兵一經開砲，我國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嚇得屁滾尿流，卽往鐵甲最厚的地方躲，逃回旅順。你想！

這種將官，怎好抵敵外國人呢。」步程道：「如今完全失敗，賠了二萬萬兩，兵費還不夠，又割臺灣給他，這種政府不推倒她，還待何時？」文彬接着說道：「那黑牡丹一聞臺灣被割，倭人要來管轄她，立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要往見番主，應募入伍。我因她既有這樣愛國心，不便阻止，即便允許，她即日將兒子叫我保管，自己便備帶寶刀一把而去。比時臺灣人民，已擁唐景崧做了總統，建立一個民主國。總兵劉永福做大將，後來士兵造反，把總統府焚燬，唐景崧逃走，躲到廈門。劉永福所部將兵，叫做「黑旗軍」，非常利害，曾經和倭人打過一仗，聲震全宇。——再說黑牡丹到了番營，番主見是一個女子，不許她當兵，她便想出一個法兒：番營外面原有大鼓一面，週約四尺，旁邊有十二個大鐵環，平時須得有六個人纔好移動。黑牡丹走到營前，將左手插入一個鐵環裏，提起大鼓，右手舉起拳頭，將鼓面使勁兒搗打起來，打得這鼓兒的聲音，真是震天動地。番主聽得鼓聞，大吃一驚，連忙請她入內，問她來意。黑牡丹侃侃說道：「我們臺灣，本來與漢朝合成一國，漢朝待我們番民，雖然不好，可也沒有十分凶狠。如今倭人要將我臺灣做他屬地，我們番民，怎肯干休？所以一定要殺盡倭民，方洩心頭之恨！」番主聽她有這等大志，又有這大本領，便授她一個千夫長的職司，即日隨軍助戰。黑牡丹雖然不會放鎗，但她有一種絕技，如在百步內，將石子丟擲過去，

無瞞不準，百發百中，比放手鎗還要利害，大有黃忠百步穿楊箭的工夫。因此倭兵給她捉來的委實不少；——這是她率兵過洞口的時候，暫留片刻，對我說的。——後來我也不曉得她是死是活，是勝是敗。約莫過了十餘日，忽然一陣聲喧，直到洞口，我抬頭一看，見衆人抬了一個婦人進來，仔細看時，不是別人，就是黑牡丹；當胸已穿了一洞，乃是鎗彈所傷，血流如注，已經氣息奄奄了。衆人去後，黑牡丹仍鼓她餘勇，把經過的戰事說了出來。原來黑牡丹曉得一種野菜，吃了使人腹漲身麻，當即令番兵各處採集，搗成菜汁，投在倭兵汲水的井中，因此倭兵飲了這水而死的，不計其數；一面又奮勇進攻，直殺入倭營，把倭軍殺得片甲不留。後來倭軍派大隊兵馬來，劉永福和番主，都因為外無援助，內無餉械，以致不能與他對抗。黑牡丹仍奮鼓他餘勇，與倭兵廝殺，又殺二百幾十人，可是身子已經受了八處鎗彈，一個鎗彈打到胸部致命之處，方纔由番兵抬回洞來。黑牡丹說畢，又在身邊拿出一本日記冊來給我，說是從倭軍傷兵衣袋裏拿來的，不知說些什麼話。我接過來的時候，她早已眼皮一翻，嗚呼哀哉。我雖然與她種族不同，但做了一場夫妻，到此究竟有些悲傷，大哭一場，將她埋葬土中以後，我不得已抱了兒子，投到黑旗營裏報告詳情。劉永福便仗助我些川費，打發一名黑軍，保護出境。下了海船，先在福建上岸，去見從前的主人，那主人早已把事業收

歌，經往內地。我不得已從新上海船，想到香港去找個朋友，那曉得這朋友早已往別處去了。幸虧身邊還有些須銀錢，便決計從廣東入內地，特訪從前幾個朋友，暫時謀個棲身之所——可是一跳下船，又有一件事情來了。我因為坐在船中怪悶的，兒子哄着睡熟了，即將黑牡丹給我一本倭兵日記冊移出來看……」伯琛道：「這個日記冊，此刻可帶在身邊嗎？」文彬道：「怎麼沒有說着，便在衣袋裏掏出來，遞給伯琛，於是步程移近伯琛身子，擠着去看。見牠紀年是中日並用的，一面寫光緒二十一年，一面寫明治二十八年，中間有一段文字，完全漢文，很有趣味，伯琛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步程也仔細一瞧，見牠寫道：

「昨日得愛妻來書云：『讀郎手教，知我軍節節勝利，可賀！可賀！惟函中有云：『離家萬里，舉目無親，海角天涯，想望何極！』云云，殊非丈夫之口吻，蓋有近乎支那人之怯懦矣。還望郎爲國盡力，爲國幸勞，爲國捐軀，毋以妾爲念！』此吾愛妻之言也。吾一丈夫，一帝國之兵士，而見識乃出婦人之下，吾誠過矣！吾而不爲帝國犧牲吾身，吾無以對吾愛妻矣……」

文彬看着這一段，說道：「我在船中，正看到這一段，忽然一個同艙的客人，略略把日記瞧了一瞧

問我道：「你懂得和文的嗎？」說來慚愧，我不曉得「和文」兩字作怎麼解說，只隨便搖了搖頭。他又說道：「既然不懂，你怎麼看這日記？」我到此方纔知道和文便是倭文，因指着這一段說道：「這篇恰是中文哩。」他便不問情由，很自由地把日記奪過去，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指了「爲國捐軀」這句話，向我問道：「像這樣的人，我們中國有沒有？」我說道：「有是有的，只怕不多吧！」他點了點頭道：「確是不多。他國之所以強，就在乎全國都是這種人。若祇有一個兩個，濟什麼事？」他接着又和我講起國家大事來，他說：「中國此番吃了敗仗，完全是官僚不好，將士不好，官僚所以不好，將士所以不好，是政府不好，須得把政府推倒，由我們人民從新組織政府起來纔好。」我聽他這一篇話，目瞪口呆，連話都說不出來，我想：「這一定是洪秀全的餘孽了，如其不然，怎麼會說出這句話來呢？」步程道：「這個和你說話的人，叫什麼名兒呢？」文彬抬起頭來想了一想，說道：「叫做鄭什麼？」我一時倒記不起來。步程道：「他不是洪秀全的黨羽，他是頂刮刮的一個讀書人，叫做鄭弼臣。」文彬道：「照呀！你認識的嗎？」步程歎了一口氣道：「唉！我真慚愧咧！」因先將從前如何與弼臣相遇，如何碰見孫逸仙，敘了一遍，方纔說道：「聽說他們在八九月裏，已經起義，只因運械不慎，以致失敗，死了好多的人咧。」文彬道：「他也對我約略說過，」大

約他們起事的時候，我還在臺灣哩。——他對我講說一番之後，還送我一本章程，現在還帶在身邊，說着，便從衣袋中掏出來。衆人看時，見牠寫道：——

與中會章程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紛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于列邦，濟濟衣冠，被輕于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

「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飢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瞬，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見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與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章程，臚列如左：

一、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與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國，維持國

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久長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儻不及早維持，乘是發憤，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還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伯琛看到這裏，便說道：「哦！照他說來，我們從前的思想錯了！原來我們百姓和國家有這麼大的關係，國家亡了，百姓也要遭殃的……」步程道：「這句話，我在京裏的時候，孫逸仙先生早就對我說過了。」說着，又往下一看道：

三、志向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維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我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

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員宜得也 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

辦，一人為幫辦，一人為管庫，一人為華文文案，一人為西文文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伯琛看到這兒又說道：「照他所說，人人辦理是公家的事情，人人有利國益民的思想，而且舉辦一事，不能夠一個人獨斷，那末無論什麼事，自然不會發現流弊。但是說句老實話，世間上好人特少，歹人甚多，儘有外面非常熱心，暗下幹他營私勾當的，將怎麼處置呢？」步程立刻伸出手來指道：「你看這第五條多麼慎重，你看過就知道了。」

第六回 書上公車狂言無恥 志清家國巨款濟公

于是又往下看道：

五、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理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志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換交……

伯琛道：「話要說轉來了。看這條章程，限制會員，確乎非常嚴厲。但是光明的心地，忠義的肝腸；世間究竟不多，照他說來，會員很難找。」步程道：「不會的，你看下一條罷。」于是又往下看道：

六、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人材宜集也。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在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廣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文彬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定要這麼辦法，方纔有才有德的人，可以不至于虛生一世。」
伯琛道：「你既然說他好的，怎麼適纔又說他是洪秀全的遺孽呢？」文彬道：「這是在初碰見他的時候，後來他和我說了好多的話，又看了這章程，方纔明白。如今我正想入這個會咧。」
「我們看完再說罷。」于是又往下去，見後面兩條是——

八、款項宜籌也。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于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匯寄至總會收入，給發銀行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

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敍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爲辦理，至于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伯琛道：「這第八條設立銀會的法子，可謂妙極！——只是當中還得要有一個條件，這條件就是『信用』。」文彬道：「據弼臣說：『這章程就是那位陳君所說孫逸仙先生手訂的。』孫逸仙先生就是本會首領。聽說他眼光遠大，道德高尚，同志們個個信仰他的……」步程搶着說道：「該死！該死！他們設立興中會，我却一些兒不得知，還教皓東逸仙兩先生說我沒有誠意咧！」文彬道：「老實說，我自從眼見那黑牡丹爲國殞命以後，我就有請纓從軍的志願。此番又碰見了鄭弼臣，明明白白對我演說一番，纔知道黑牡丹所以戰死，完全爲着餉械不給外援不至。餉械所以不給，外援所以不至，完全爲着清廷之腐敗，李鴻章之賣國；因此我便立了一個決心，去入那興中會；只因膝

下尙有一個年幼兒子，無人照顧，所以趕回北方，想托個族中兄弟代爲撫養。再不想到了北京，這族中兄弟的死耗，已經由他一個親戚告知。他身後沒有兒女，照理我兒子可以承繼，我便到家裏，把家事整理一番，兒子暫時放在親戚處，帶了兩千銀子來找你，就是要把我的豚犬托付你哩。」

伯琛道：「這些小事，在親戚們理該擔任，不待你說。——只是我有句話兒：如今丹生年小，家裏的事，正待有人處理，我替你養兒子是可以的，替你處理家政是不行的，所以我勸你還得想一想。」步程道：「不瞞周君說，兄弟也是薄有資產的人，三年當中，沒有回去過一踰，由他們自己幹去，前幾天寄信來說：『牛怎麼大了；羊怎麼壯了；田稻怎樣的豐盛；果蔬怎樣的繁多。』倒也不見得有什麼困苦地方，大丈夫既到外面，原不該再把家事放在心頭的。」文彬道：「我也是這麼想，我主意決定，什麼事都不管的。」伯琛聽如此說，也就不去阻他，便問道：「你待要到甚麼地方去呢？」文彬道：「因爲這與中會的總會在檀島，我想先到檀島去一踰，然後再回到福建。福建有不少朋友，設立分會，自然容易了。」步程道：「檀島我和你一同去，回來之後，你到福建，我到廣東罷。」文彬甚爲喜歡。當下大家喝了一會酒，談了一會話，方纔散席。這日，顧文彬和步程，都宿在周伯琛家裏；第二天，文彬回到家裏去抱兒子丹生。步程等在伯琛家裏，到第五天，方纔一同起程。

如今且把他倆丟開，再說孫逸仙、陸皓東與陳步程辭別南下，先到上海，那時上海物質文明還不很進步，風氣也都未開，書局裏去瞧一下，賣的不是大題文府，小題文選，就是青雲館試帖詩、養雲山館；至多有一二部御批通鑑和經世文編。只有教會裏有幾部格致算學的書，報紙上有幾篇談論時局的文章。他兩人在上海，正如孤雲野鶴，落落不合。就中只有一個姓宋名叫躍如的，是逸仙到北京去的時候碰見的，一個革命同志。天天到客棧裏來談話，而且在上海的三合哥老各種會黨，也是躍如奔走聯絡的。

這一日，他又到逸仙客棧裏來了，後面恰跟着了一個怪人，倒把逸仙、皓東嚇了一跳；這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嘴邊留下一部長鬚，身上穿着一件白袍，上面罩着一件緞褂兒，兩隻眼珠兒骨碌碌的四下一看，方纔對兩人彎了一彎腰。逸仙問起他姓名來，他在靴筒中掏出一張名片，遞與逸仙。逸仙看時，大紅紙片當中寫着「康有爲」三個字，後面寫着「長素行二」四字。躍如又將皓東與逸仙向有爲介紹了，彼此坐下。那時逸仙正在研究兵法，桌兒上放着一部孫子兵法，康有爲拿來看了看，便說道：「這些書兄弟都看過，沒有什麼意思。用兵是亂世之事，如今該得由亂世而進

昇平，將來再由昇平而進太平，方纔是大同之象。逸仙聽了，便知道他不是同志，因即問道：「足下爲什麼起這長素的大號呢？」有爲道：「孔仲尼倒底沒有什麼學問，居然號稱『素王』，那末，像兄弟這般學問，不是勝過素王多多嗎？」皓東聽得幾乎要撲嘴的笑了出來。逸仙一想：「這人狂妄有餘，忠誠不足，將來一定是國家的蠹賊。」但是既已來此，我倒要問問他的志願。因即說道：「足下到上海，是來玩玩的嗎？」康有爲連忙搖搖頭道：「不是，不是；兄弟去歲在本省鄉試，蒙皇上鴻恩，中得一名舉人。我這中舉的文章，雖說是八股，但是網羅經史，維繫世道，並非尋常的八股……」接着「大道之爲公也……」朗朗然要把他大作背下去，逸仙忙阻止道：「不消背誦，兄弟沒有學過八股，背了一輩子也不懂。我單問你如今要往那兒去呢？」康有爲道：「要往北京去會試，如今我還有一個門下，叫做梁啓超，他中舉人，在我的前頭，這會子也跟着我去應禮部試，但我不單是爲着功名，我的意思，想到北京後，把我救亡改革的意見，奏請皇上實施施行，做一次公車上書的大舉動，說着，便又在靴筒裏掏出一大本著作來，交給逸仙。逸仙聽是救亡改革的文章，已不得先觀爲快。便接了過來細看。皓東也想要領教，忙走過來在逸仙旁邊坐下同閱，只見其中引證公羊、穀梁、禮運、春秋，繁博富有，說來說去，就是公羊改制的議論。逸仙那時早已胸有成竹，知道有爲不足以

「有爲」並不把自己的主意說給他聽，看完之後，只冷冷的說道：「只怕未必會實行吧……不瞞你說，我早有一封信給李鴻章，只因他甘心媚外賣國，必不能行，這建設大計，我也就擱在箱子裏了。」有爲道：「怎不拿出來給我看一看？」逸仙也就從箱子裏拿了出來，遞給有爲。有爲看道：——

「太傅爵中室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陸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窳奧。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輶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遜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爲之時，

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墨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

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才志不一，其上焉者，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廬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物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

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學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之總，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其一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政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

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向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亦不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

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蝨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卽無異將一國之地廣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濬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

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他以收其地利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與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糞沙以作玻璃，化土以爲礬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

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願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以水力生電，以器畜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蠶紛，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纜、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

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白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

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

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尤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閭閻，開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廈，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之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枝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

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與路之扼要也。故經、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願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煤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聞督統籌全

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尚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尙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仍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尙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之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覺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

亦欲歎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願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戒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爲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鷲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詩，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

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入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閉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閭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稜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

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蠶漑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况，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粵。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烟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烟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解法之綱領也。

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畜牧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成之。况於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

鈞綏伏惟垂鑒！

文謹稟

有爲看時，把右腿疊在左腿的膝上，左腿瑟瑟地不住的抖着，一時皺皺眉兒，一時啞啞嘴兒；看完

以後，便問道：「你可曾呈上去嗎？」逸仙搖搖頭道：「沒有！」有爲道：「話還不錯，只是文章欠佳，大凡做文章要講究「起承轉合」字要古雅，句要奧衍，像你這篇東西，板板的四大綱，彷彿八股中四大股，有什麼意味呢？」逸仙早已聽得不耐煩，只不便發作，倒是陸皓東爽爽快快的從他手裏奪了過來，扔在桌上說道：「不要看牠了，看了污你的眼兒！」有爲呆了一呆，自己覺得沒趣，便起身告別搖去。

皓東對躍如道：「老宋，你也太沒分曉！這康有爲簡直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怎麼也和他親近呢？」躍如道：「我怎麼曉得他是這麼一個人？他嘴裏說的左是改革，右是改革，只當他是一個革命志士，到了這兒，纔知道他還把「皇上」兩個字放在心坎裏咧。」逸仙道：「閑話少說，看來上海的同志，只有這幾個人，如今中日正在要開戰的當兒，是我們革命大好機會。我意思，要到檀香山去走一遭，籌些經費來。老宋把這裏會黨聯絡妥當，將來叫他到廣東去幫忙。」皓東到廣州和士良區牧師先事部署起來，待我經費匯到，便好舉事。」皓東躍如，都以爲然，一一答應。逸仙便把行裝整理好後，到次日，也不再往香港，就從上海辭別，二人到檀香山而去。

不曉得逸仙歷史的人，以為逸仙何以不到別處去，偏要到檀香山去呢？這其中也有一段事：逸仙的長兄孫眉，自幼不願務農，隻身遠涉重洋，到了檀香山（即檀島）營業，居然成為巨富。那時逸仙曾經去過一踰，年纔十四，因為保護身體的原故，勉強在檀島受洗做了一名耶穌教徒。而且得着好多的朋友。二十歲左右時候，又去過一踰，所以他在檀島地方，猶如自己家鄉。

閑言少說，且表這次逸仙到了檀香山，自然有好多朋友，因闊別已久，過來拜訪，逸仙是不慣說應酬話的，碰見時只談國事，論革命。一羣部份頑固的華僑，都是為着做賣買來的，怎麼聽得進？所以都說：「今年的孫逸仙，仍舊和十年前的孫逸仙一般獨頭！」逸仙聽了，也並不和他們爭論，只管幹他鼓吹革命，籌募經費的工作。在檀島一個月，纔算有十幾個同志，只不過是親眷朋友，因此便組織與中會。這與中會當中，有一種銀會，便是籌款的機關，辦法雖好，因時代及思想關係，却應者寥寥。逸仙抱定奮鬥宗旨，絕不灰心，儘管勇往直前做去。這一晚，他正在房間中踱來踱去，想法，忽然有一個人來拜訪他。這人大約四十幾歲年紀，滿面和氣，問他姓名，說姓「鄭」，名叫揆卿。「逸仙連忙迎進裏面，請他坐下，揆卿便問道：「組織與中會的，一足下？」逸仙點了點頭，道：「不錯，正

是我。」揆腳道：「我讀過你的章程，很合我意思。」說着，從他袖管裏拿出一件東西來交與逸仙道：「這些小紙，助在你們會裏。」逸仙拿來一看，乃是一個銀行存摺，一張儲蓄證，早已寫上了與中會的名義。逸仙一想：「他說小數，大概少則幾百，大則幾千罷咧！」怎曉得展開來一看，竟是三十萬元，這一來逸仙不覺大喜，便向揆腳道：「你把這銀子如數捐到會裏嗎？」揆腳道：「這個自然！你不察得我的意思？我細細講給你聽：我自二十歲到了這，二十年當中，積下七八十萬的家私。有一年，有個美國人叫做利爾瑟，在檀香山開一所洋行，表面上說是專辦中國絲茶，運到意大利去，單說他一座房子，也就宏敞華麗，不比那小規模的企業。裏面辦事人，少說些也有一百幾十個。我是採辦絲茶的，你想這般大的洋行，那有不往來的道理？果然他叫我辦一大批絲茶，約莫有三十幾萬銀子，說定一星期付銀，到了一星期，我便往他洋行裏去拿銀子，誰知一個人都沒有，仔細一問，這房子早已是別人居住了。我受了這個騙局，一面去報警署，一面便往裁判所裏去告訴。又是笑話，過了一個多月，這個利爾瑟還不會查到。我便自己寫了好多封信，寄與各國和各埠的朋友，開明利爾瑟面貌年歲，叫他們代我訪查。再過兩個月，忽然有個朋友，從意大利寄一封信來，說利爾瑟正住在意國京城，趕快親自來找。我得了這信，連忙動身到意大利去，見了朋友，問明利

爾瑟的住址，親自去見他。他雖然知道是我，恰也並不躲避，叫我進去，我也不說別話，只向他要款子。他哼了一聲道：「我們是文明國人，你們是奴隸，怎麼會欠你的錢？你別是自己記錯了嗎？」我當下便將帳簿拿了出來說道：「你是文明國人，難道連帳簿都不會看？你的貨款，還不是明明寫在上面嗎？」他不問情由，將帳簿奪去，索的，索的，撕得粉碎，惡狠狠的說道：「這都是偽造的！」我到了這個田地，早已「七竅生煙，三尸暴跳」，再也不與他講話，把地上撕碎的帳簿拾了起來，走出門外，一徑到警察署報告。接着做了狀紙往裁判所起訴。嗣後纔算把利爾瑟傳到了，但是審判結果，利爾瑟拘禁兩個月，把我這款子，一字不提。你想這可氣死我了嗎？當下我便挽了有力的人，到中國官跟前，去懇求，要他和外國人交涉。中國官只是一個不理，去懇求好多次，倒反被他埋怨道：「中國人怎好和外國人鬪法？」唉！孫先生！這句話使人多麼痛恨呀！我少時唸書，記得有一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話，所以我對於外國人，倒不去怪他，可怪的是幫助外國人的中國官！那天我聽你在興中會裏對眾人說道：「你們都看見過中國的銅錢嗎？正面寫的是『光緒通寶』，後面這兩個字，都不認識。這不認識的兩個字，便是『滿洲』，因為如今在我們中國做皇帝的是滿洲人，不是漢人，所以在銅錢上要寫上兩個滿洲字。這滿洲皇帝，現成享受我們漢人的國土，略略

分一些好處給漢人，還說是「深仁厚澤」，真是豈有此理！我便猛然想到了！哦！這光緒皇帝，原來也一樣「匪我族類」嗎？怪不得要作踐我們，那些做官的是要靠他吃飯的，自然也一般的作踐我們。我想到這裏，我錢就不要了，要不是把滿洲皇帝換了，也不願意到中國去——再說我上了這般年紀，沒有兒子，眼看着偌大家私，給人家拿去，我二十年的辛苦，爲的是什麼？所以我把這三十萬塊錢來助興中會，巴望你到中國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使得中國人再不被外國人欺侮，這纔是好。」逸仙拱了拱手說道：「現在正是需款孔亟的時候，個個像你老這般熱心，還怕大事不成嗎？」鄧揆腳道：「多咧，我知道的還有鄧……」剛說到這幾個字，忽又走進兩個人來。揆腳道：「說起曹操，曹操便到。」一面說，一面便給逸仙介紹道：「這位是鄧蔭南，這位是他的哥哥鄧德彰。」逸仙連忙也堆下滿臉笑容來接待。德彰兄弟，先道傾慕之誠，又表示贊同革命的意見，也願把自己所有的家私，如數助在興中會裏。逸仙道：「承你們熱心贊助經費，固然見得諸君有革命的誠意，但是「革命」兩個字，不是在嘴邊說說的，該得要實地去做。如今既然有了大宗銀子，我們便要入手採辦軍火了。但不知三位中那個熟悉軍火的事務？」德彰道：「我和揆老，就當這個差使，蔭南具有決心，只怕阻止他不得，就跟着你老到內地去部署罷。」逸仙非常喜歡，當

日約定而散。

過了幾天，逸仙已將檀島事情佈置妥帖，便與蔭南率領着幾十同志回中國來。一路上好在外國的輪船，言論十分自由，而且坐房艙的都是外國人，所以正好定革命的計劃，公衆議定，分三路進攻：一路從汕頭；一路從西江；一路從香港，來作爲援軍，同時直撲廣州。廣州城中暗地先埋伏了武裝的同志。倘然官軍與汕頭和西江的革命軍打仗的時候，城中埋伏的同志，與香港的援軍，就可以趁他不備，襲取廣州。——計劃已定，又將同志分配定當，專待到了廣東，次第進行。這輪船是直到香港的，到了七月底方纔到埠。逸仙等便從這一日始，實做他的工作了。

●燕子庵隨筆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方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來愁殺人。况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羹。折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成嘗見輕。無功害尙小。有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棘。賊如梳。兵如篦。攏迴來。更加剝。保甯賊未除。霸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讀之令人扼腕扼膺。

第七回 開壽筵蔡知府丟臉 搶衣飾巡查隊橫行

我在做廣州革命的前頭，先把那時候廣東的政治表白一下，那時做兩廣總督的，乃是李鴻章的兄弟李瀚章；和他哥哥一般的狼心狗肺。在國家多難的時候，他還是飲酒挾妓，荒淫無度，儼然有人說「廣東會黨出沒，理宜加意防備」的話，他一定笑說道：「會黨有什麼本領？看他自生自滅罷咧。」

這年九月裏，是他的壽辰；藩臬以下，都要準備送一份極厚的禮，去博上峯的歡心。就中有個知府叫做蔡汝燦。他費了一個月精細考慮的功夫，想出一種特別的壽儀來，是用銀子製了一架壽屏，壽屏之中，嵌上「壽比南山」四個寶石字，以為是這樣辦法，纔好討總督的歡喜。只是一件，計算這架壽屏的價值，非有整萬的銀子，不能輕易置辦，他又是初到任的知府，腰包裏積蓄不多，怎捨得拿出去？他因此就邀了一位錢穀老夫子來商量。

這個錢穀老夫子名叫王臻賢，是個紹興人，聽東家邀他，連忙走過來。及問汝燦和他商量的，是這麼一個難題，便眉頭一皺，一言不發，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這是他的老毛病，汝燦看慣的了，所以也不怪他。過了一會，王臻賢忽然說道：「有了！有了！」汝燦道：「怎麼辦？」臻賢一看，門外

有個聽差站着，不便高聲說話，便湊着汝炤的耳朵，唧唧濃濃談了一會；但見汝炤一副莊嚴的臉兒，慢慢地掀開笑容來，連連點頭說道：『好的！好的！』至于說的是甚麼話，作者也不得而知，且待他做了出來再說。

那時住在城中的有一個富翁，叫做阮光恆，有幾十萬的家私，只因一向在火努魯魯做買賣，纔只本年回來，所以和一切官紳，都不很熟悉。這日，忽然知府衙門裏打發一個人來，說：『蔡知府請他進去。』他倒呆了一呆，心裏一想：『我是不認識蔡知府的，爲什麼突然來叫我進去……？』但是我自己並沒有幹過犯罪的事情，打量不會有什麼意外的。』當下就對來人答應道：『停會就來。』』

光恆是從來不曾見過官的，不曉得見官的禮節應該怎樣，好在家裏有位教他兒子唸書的教讀先生，便走到他跟前去問詳細。教讀先生道：『見這種地方官有什麼大禮節？稱他一聲公祖，稱自己做治晚，就行了。——但有一件，他端起茶來，便是送客，你該告辭了。他叫你登炕，你在這城裏也可算得一名紳士，不妨坐到炕榻的右邊去，只把左邊讓他就完了。』』

光恆牢牢記着，便換了一套衣服，叫了一頂轎子，飛也似的到府衙門裏去。照例投進治晚名帖，候在廳事，果然見那蔡太守從廳後走出來，輕衣小帽，只加上一件馬褂兒。光恆依照教讀先生的話，禮節當然不錯。那知府便對光恆說道：「今天兄弟請你老到這兒來，有件緊要的事情，因為你老是在外國多年的，當然熟悉外國的事務。如今我們要往香港向外國人去辦一大批貨色，只因一時款子還沒有領到，這貨又立刻要用，所以要央求你老向外國人担保一聲。」光恆便說道：「什麼貨？」蔡知府道：「軍火呀！」光恆聽了，禁不住跳了一跳，又問道：「多大數目呢？」蔡汝熠道：「不多——五十萬，而且這批軍火，只好說是你辦的，切莫說出我來。」光恆聽了，越發吃了個大驚，連忙說道：「並不是治晚不答應，也不是不相信公祖，只因治晚于軍火一項，向來外行，而且住在香港的外僑，治晚一個都不認識。只好請公祖原諒！」蔡知府立時沈下臉來，冷冷說道：「你不答應嗎？」也好，我去另委別人，請你只把這款子暫墊一下，好不好？」光恆又皺了皺眉，說道：「再請公祖原諒！治晚雖說從外國回來，委實家裏沒錢——有的只不過吃口飯罷咧，怎有這多錢來墊款子呢？」那蔡知府也不再說話，便端起茶來送客。光恆無可奈何，只好退了出來。

及至走到家裏，他老人家連骨頭都嚇軟了，連忙又來找教讀先生，「如此這般……：……：」說

了一遍。教讀先生道：「東翁向在外國，不曉得中國官場的內幕，他這一番話，蓋不是真要你去採辦軍火，骨子裏是敲你竹槓。你想！他又不會造反，又不是辦團練，要軍火何用？照我意思：你趕快寫了一封信，把這差使去接受過來，只叫他打一張護照出來，這話何等堂皇？」光恆道：「不好！不好！我們何必和他們鬪閑氣呢？」教讀先生道：「既如此，只好晦氣一些銀錢，趕快挽一個紳士和他去說，報効一二萬塊錢，事就完了。」如其再不答應，再想別法。光恆一想這話不錯，連忙挽一個和蔡知府最要好的紳士，到衙門裏去說情，往返五六次，終算報効五萬銀子了案，那紳士也撈到一萬。

再說蔡知府有這四萬銀子，置辦他計畫的那一架屏，綽綽有餘，便把多下來的銀子，十分之二，酬那錢穀老夫子的勞，十分之七，放到腰包裏去不提。

到了李瀚章壽辰的前一天，蔡知府便將銀屏送了進去。到本日自己也坐了一乘轎子到督署裏去拜壽。下轎之後，低着頭一直進去，見果然十分熱鬧，暗暗喜道：「這會子我費了整萬銀子，做了一架壽屏，送了上去，一定中制軍的意，在衆人中一定贊我一聲『能員』，說不定將來由署理

道篆進爲實授，再由道臺保薦，做了藩臬啦。」一面想，一面看看，四下的壽幛，不計其數，連州縣官的壽幛，都掛起來了，只有自己送來的那一架銀屏，死也尋找不到。他還料到李制軍愛好到了極點，捨不得掛在外面，或許是陳設在內室之內了，思想的時候，早已由巡捕導至裏面，司道以下，都已到齊。蔡知府一行過下屬之禮，便附在後面，一同去拜總督的壽，跪拜如儀。

將要退下來，那位李制軍忽然將蔡知府叫住，叫他暫緩退下。蔡知府無可如何，只好低着頭兒站在一旁，靜候鈞旨，但見各項官紳，紛紛來拜壽的不計其數，那蔡知府獨自站着，心裏突突跳個不住，想不出李制軍叫住他的緣故，思前想後，委實沒有什麼失儀地方。這時他的心裏，正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約莫過了兩個鐘頭，拜壽的也少了，蔡知府的腿兒也站酸了。只見李制軍叫「傳蔡汝韶！」汝韶搶上一步去，打個千兒，又倒退了幾步，依舊低着頭站着。李制軍問道：「那一架銀製的壽屏，是你送的嗎？」蔡汝韶應道：「是！」李制軍笑道：「這「壽比南山」四字，倒是誰想出來的，有這般古雅？」蔡知府又應了個「是」字。李制軍又笑道：「可惜是「壽比南山」四字，若是「功業千古」四個金字，配了黃底兒的屏，到了老夫身後，倒也可用。豈不是一舉兩得嗎？」這幾句話明明是挖苦他的話，可是他沒有聽清楚，又應了一個「是」字。那時李制軍再也耐不

住了，便喝了一聲『滾滾！』站起身來，往後進去。

蔡知府只好垂頭喪氣退了出來，額角上的汗珠，如黃豆一般的大。意欲回到衙門去，却又捨不得一席精美豐盛的酒菜，只好依舊走到外廳上來。有幾個同寅，已經知道他的事情，都冷冷的不去理他，只管和別人說說笑笑湊熱鬧。蔡知府到了這個時候，也就無可如何，只好老着臉皮，坐了下來。幸虧還有他幾個屬縣，雖然知道他有這件事，却也不能冷淡他，因此也得在這一部分裏傲睨一切。待吃好壽酒以後，回到衙門，把錢穀師爺埋怨一頓，說：『這壽屏制軍不大喜歡，不該默無一言，任我拿了去。』錢穀師爺見他在盛怒之下，只好由他罵幾句。這一日，他心裏十分不快，連晚飯都沒吃。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蔡知府正要上牀睡覺之間，忽然總督署裏派人來，把蔡知府傳去。

原來孫逸仙到香港以來，即在香港開設了一家乾亨行，做革命機關的幹部，裏面辦事的有鄧蔭南，楊衢雲，黃泳商，陳少白一千人，在羊城設了一個農學會，裏面辦事的有陸皓東，鄭士良，和歐美幾個技師及幾個將校。逸仙奔走羊城香港之間，已過好些日子。將要起事，逸仙這日便在羊

城總機關裏召集同志，開了一個大會，當場提出意見道：「我們革命成功，將來當然改建民國，如今先得議定一個國旗的形式纔好。」有一個黨員起立說道：「我們中國開國于軒轅黃帝，國旗宜用黃色。又有一人說道：『黃色代表帝王，與滿清相同，萬不可用。宜用紅色，中間畫上一隻獅子，紅是表示流血，是言流血以後，睡獅甦醒的意思。』其餘主張白色的也有；主張青色的也有；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陸皓東忽然站起來說道：『依我的意思，我們革命的同志，都光明正大，而且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宜用『青天白日旗』。逸仙便問衆人意見如何，衆人都一齊贊成『青天白日』，因此便當場通過。過了兩天，這青天白日旗，便在革命機關裏出現了。」

再過幾天，就要起事，不想在魚更三躍以後，忽然有人在農學會擂鼓一般打起門來。同志們只當風聲洩漏了，立刻一個個跳下牀來，一方面衆人都拿好了手鎗，一方面大聲問：「打門的是誰？」只聽外面說道：「我們來找鄭士良先生的。」聽去似乎有好多人士良並不害怕，只管將門開了，擁進來有六七個短衣赤足的人，衆人待要開鎗，阿臣連忙揮了揮手，道：「我認識的，不是奸細。」說着，便又把門兒關上。衆人心始放下，依舊把手鎗藏在衣袋，來探問這般人進來的緣故。據這六七個人報告：「有一個商人姓邵的女兒，一名叫翠玉，這日，到一個親戚家裏吃酒去。他親

戚家也在城中，相去很近，所以不用轎子，只跟了一名婢女。當經過廣府前的時候，突然有五六個流氓，攔過來，不問情由，將翠玉的金釧珠環簪兒約指，都搶奪而去，還把一身衣服，脫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套衫褲。那個時候，翠玉和婢女大呼救命，那防營兵雖然眼見，却理也不理。幸虧那時茶坊裏有二十來個吃茶客，聽見高呼救命，連忙一窩蜂擁出來。仔細看時，那搶劫翠玉衣飾的人，乃是巡查隊裏的兵士，把制服脫去，所以人家看他不出。可是衆人見了這有天無日的事情，都大怒起來，個個揎袖攘臂，搶將上來和巡查隊毆打。巡查隊倚恃勢力，也不肯相讓，雙方大鬧起來。倒底茶客多，巡查隊少，當場把這五六個人都捉住。就中有一個人叫道：「拿到會館裏去！」衆人應聲如雷，便將這五六個人擁到會館，用繩索將手足綁好，禁閉到黑暗的房間裏，再把門上了鎖。那時會館內外，看的人已入山人海，一傳十，十傳百，傳到另外一隊的巡查隊裏，那巡查隊立時出發，直奔會館來救他同夥，把會館團團圍住，連幾百個看客也包圍在內。那看客要和他們分辯，他們那裏聽見，因此看客等也大怒起來，和頭裏二十來個茶客，合成一氣，與巡查隊格鬪。這次的格鬪，可不像第一次了！第一次巡查隊人少，又沒帶軍器，這次人多又有刀兒鎗兒。再說看客雖然有幾百人，都是胆小的多，有的躲在老遠的看勝敗，有的不關痛癢的跟在後面，那巡查隊刀斫鎗射，徒手

的人民，怎麼拘得他過？結果他們一個沒傷，人民傷了三四個，禁閉在房間裏的兵士，給他放釋後，簇擁着呼嘯而去。於是這幾百人民，氣憤已極，要擁着到縣衙門裏去。就中一人說道：「如數到縣裏去，倒給他說是造反咧，不如由我們公推十個人出來，到衙門裏去告訴，叫縣太爺將巡查隊按法懲辦，事就完案。」衆人都說有理，當場便推舉十個人出來，一徑奔到縣衙門去。那縣官早已經過巡查隊的報告，說人民如何強橫，如何綑綁巡查隊，如何羈拘他們；縣官聽了，心中早已不快。如今聽說有十個人來見他，他正要很很罵他一頓，便怒氣沖沖的走出來。那十個人和他行禮，他也完全不理。只對他們說道：「你們打了巡查隊也夠了，還有這臉兒來見我！」那十個人道：「公祖有所不知……」縣官一頓足說道：「我不知，單是你知嗎？」那十人一看情形不對，也不和他細說，很簡單的告訴道：「我們人民，已經給巡查隊打傷三四個了！」縣官道：「你們要造反，他們自然可以打你們，便打死了三四三四百有什麼打緊！」那十人也怒道：「那末，叫你說只讓巡查隊活着，我們小百姓不能夠做人了！」縣官道：「放屁！你們講的什麼話！快給我拿下！」于是就有一羣衙差，如狼如虎的擁上來，將這十個人，個個捉住，前挽後推，關到監裏去了。外面一干人衆，得到這個消息，個個都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要和縣官爲難，只因沒有實力，無可如何，因爲你老是我們——三合會裏——的首領，便來和你老商量。」阿臣聽罷，一看，都是洪門中人，也就把自己革

命計劃對他們說了，叫他們不必與區區的縣官爲難，只要把總督署破了，廣州城大小官吏，怕他不躲得乾乾淨淨。這六七個人都說道：「這話不錯，我們有三四百人，都情願幹這事情，就此加入如何？」弼臣自然歡迎，便約定時期，叫他一同殺進總督署去。這六七個人，一一答應，告別而去。

再說巡查隊與防營，本來是沆瀣一氣，得知巡查隊吃過老百姓的痛苦，心裏大爲不快。後來知道這打巡查隊的老百姓乃是三合會裏的會友，心裏越發不快。當即派人來叩鄒弼臣的意思。弼臣道：「老百姓是難爲不得的，他們喜歡做我們幫手，還有何說？」在防營裏雖然早已與革命軍聯絡的，但是聽見打巡查隊的老百姓也都全數加入了，便老大不高興。嘴裏雖不說，心裏早有了計劃。到了營裏，便糾集弟兄，把計劃一一告訴了，先向總督衙門去告密，說某日某時，有若干鎗彈運到，某黨某員，住在甚麼地方。

那時李制軍衙門裏，正在熱鬧的當兒，忽然聽見這個驚報，大吃一驚，便將司道以上各員，邀到裏面秘密室裏，商量捉捕黨人之法。衆人都說：「黨人敢在省城起事，一定有些實力，先須派兵點將，預備與他激戰，這裏一面去截獲軍火，一面去搜查機關，那不是一網打盡了嗎？」李制軍聽說不錯，便當時發下密令，派官軍分頭截擊黨軍，一面截獲軍火，搜查機關，同時並進。佈置已定，還

恐怕黨軍聲勢浩大，官軍抵敵不住。這位李瀚章——那漢奸——本是怕死異常的人，兩條腿兒，真個像彈琵琶一般，抖得不由自主。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差的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乃是一封匿名信函，並沒寄信人的姓名，但見中間寫道：

「制軍大人麾下，敬稟者：近聞黨人起事，軍火充實，廣州關吏，向稱嚴厲，黨軍所以得如許之軍火，經仔細之探查，實有蔡知府——汝炤——暗中爲之襄助，所來軍火，外面均貼有府正堂之封條。如此奸吏，實爲國家之盜賊，朝廷之罪人。切望 制軍按法重懲，爲

民除害，實爲德便！」

李制軍不看則已，一看之後，便想到了一件事，自言自語道：「哦！怪不得我做壽的當兒，暗地裏是詛咒我死，你區區一個知府，這麼大的胆兒，這還了得！」他想到這裏，不暇細想，即將蔡汝炤傳來，先大罵了一場，再將這封匿名信給他看去。這時的蔡汝炤魂靈早已出竅，兩手拿着信，只是瑟瑟地抖，差不多把紙都要抖碎了。及至看完之後，暗想：這件事只有阮光恆知道，我不過借他幾萬塊錢，他便捏造事實，匿名報告，打量我是難逃法網了，索性將他也拉在一起，給他嘗嘗殺頭的味兒。因即說道：「望大人息怒！這件事並非卑職做的，是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阮光恆所爲。因爲他會

經來請求卑職，運動海關免除檢查，卑職不肯答應，因此他心懷怨恨，便捏造這些罪名，來做他以怨報怨的事情，望大人明察！」李制軍聽了，連忙打發兵丁去傳光恆，怎曉得兵丁到那處，阮光恆早已挈眷出洋，到火努魯魯去了。兵丁回報制軍，制軍知道這件事是光恆做的，大半可信。但是光恆既有這個犯罪行爲，理該當場捉獲，或是報告督署，蔡汝炤竟一些沒有提起，在滿清時代，就要當同謀論罪，不單是「玩忽職務」四字，便可了案。只因蔡汝炤平日有些馬屁功夫，李制軍只有罵他的時候，沒有殺他的心思，所以這會子又是很很罵了一頓，便算了事，連革職處分都沒有。蔡知府自然快活得什麼似的，回到衙門裏去了。

李制軍要等剿捕黨人的消息，這晚二鼓時分，還未就寢，果然由海關方面來報告，有鎗械五百桿，子彈一萬發，已經截獲，李制軍聽得，多麼喜歡？這些區區鎗彈，在如今民國的軍閥手裏，並不希罕，在那時代，却好一種大宗進款，怎麼不喜歡呢？到了三鼓時分，早就一片聲喧，遠遠地運到裏面來，過了一會，轉又肅靜無譁了。便有巡捕進來稟告，已把黨人如數捉到，李制軍一聽此言，心中一塊大石頭，便立為放下。當即穿起官服，點起差役，預備升堂。及至敲過雲板，制軍走出堂來，向前路略一望，不禁大大吃了一驚，你道爲何捉來的黨人，不是一個兩個，估量起來，竟有七十幾名。

第八回 殺黨人羊城灑碧血 逢奇士島國斷青絲

且說防營兵自從變心以後，仍舊整隊出發，以便與官軍合勦黨軍。那時西江汕頭之兵，亦已按時前進，羊城黨部，靜待接應。那個時候，農學會裏住着的人，除了孫逸仙、鄒弼臣以外，尚有許多黨員，滿望把這青天白日國旗，照耀在廣州城上，那曉得忽然有個探員，氣喘喘奔進來說道：「壞了壞了！」逸仙驚道：「怎麼壞了？」那探員道：「陸參謀（皓東）本在前敵指揮軍事，特地與防營兵計劃抵抗官軍方法，那曉得防營忽然倒戈，翻轉臉來說道：『我們是官軍，不是革命黨，別弄錯了！』陸參謀一聽此言，知道局勢已變，連忙蜷身要走，却被防營兵一把抓住，七手八腳，將他細綁停當，現在已經解到總督署裏去了。」逸仙、弼臣聽着，都面色慘白，呆了半晌。忽然又一探員來報告道：「這裏農學會的機關，已經被官兵知道，不多時候，快要前來襲擊。」於是衆黨員個個驚慌起來，逸仙略一思索，對衆人說道：「你們快走。」弼臣道：「那末，你也該走了！」逸仙道：「我怎麼好走？還有好多的事要處理，——就是你也該慢一些兒，打量這早晚官兵還不會到啦。」說着，一面吩咐弼臣先將黨員名冊和緊要文件，付之一炬，再將所存軍火，都藏過一邊，免得給官兵利用。自己坐在寫字檯上，草了一通電文，——是發給香港支部的，——其文曰：——

「事壞，同人被捕，可勿來。」

一切部署既畢，又四下裏考察一下，別無他事，方纔拿了些銀子，擋了兩臣的手，泰然出門。先把電報拍發，然後混到江干，搭輪船到澳門，再由澳門到香港。誰知走進乾亨行裏，那援軍隊中委員朱貴全、丘四……等死耗早已傳到。

原來孫逸仙電報拍發的時候，支部援軍已經在四小時以前開行，那些黨員，都懷着熱烈的希望，要把廣州即日奪過來；怎曉得纔到廣州埠頭的時候，埠頭上早已佈滿官軍，一時抵抗不及，把朱貴全、丘四……等七十多名黨員，如數捉獲，解到總督衙門，被李瀚章一個個的梟首示衆。一面仍舊搜捕黨人，下令通緝。當時廣東按察使，曾經有懸賞購拿告示一通，其文云：

「二品頂戴，賞戴花翎，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錄十次，張，爲懸賞購匪事。」

照得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惟尚有匪首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圖

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著名匪犯解案，一經訊明定奪，卽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卽給，慎勿懷疑觀望，至此外案內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于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匪解案，仍行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後面開列的人，一共十六人：卽孫文（逸仙），夏亞伯，李亞舉，李芝南，楊衢雲，劉秉祥，朱皓清，陳少白，王賓甫，湯亞才，吳子才，莫享順，陳煥州，侯艾泉，魏友琴，黃麗彬。這十六人就是在農學會和在香港的幹部同志。這張告示，在官廳一面，以爲黨人尙在內地，愚民貪利，當然能夠作一網打盡之計；不知愚民雖然貪利，却也不敢幹這些殘賊同類的勾當，二則黨人既受大挫折，早已一個個溜之大吉，遠到海外去了。還從何處去拿？這就是官樣文章可笑的地方。

閑話丟開，逸仙和弼臣一千人到香港以後，幸虧少白衢雲都在香港。同志當中有個邱阿毛的，（乃是邱四的哥哥）他雖是一個做賣買的出身的，很喜歡胡繙幾句文章。而且什麼事他都肯做，不管死活，不怕勞苦，人家都叫他做「邱瘋子」。當援軍到廣州的時候，他也在軍隊當中，只因他一條七寸長的辮子，油膩滿身的衣服，只在人叢中一溜，官軍只當他是老百姓，就瞧不出是

革命黨，所以不曾拿獲。因爲他的兄弟拿去，心中倒也並不覺得悲傷，只是要去聽聽口供，所以在老百姓當中，一同上衙門裏去。看時，革命黨並不是總督自己審的，乃是總督委南海縣，知縣李徵庸提訊的。當提訊時候，外人一概不許入內，這邱阿毛恰好蹈了一個空，沒奈何只好到一家茶館裏坐着等消息。

約莫過了一點多鐘，那南海縣裏的差役，方纔絡續進來喝茶。有些和差役厮熟的，問起革命黨的情形來，一個差役說道：「別人倒還不希奇，有個姓陸，名叫皓東的，是真硬頭子咧！人家問他『怎樣硬？』他說道：『把他帶上去的時候，太爺叫他跪下，他哈哈大笑道：『你叫我跪嗎？我是神明，你是犬羊奴隸！我怎麼跪你？』太爺倒也奈何他不得，因問他道：『你爲什麼要造反？』他說道：『你一句一句問，我一句一句說，多麼麻煩？拿紙筆來，寫給你看罷！』太爺便叫人將紙筆給他，他寫的很快，寫了一張，紙兒不夠了，又給他一張，又不夠，又給他一張，接連寫了八九張，整整有五六千字，也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話，只見他寫了許多『滿清』兩字。太爺看了一遍，歎了一口氣道：「唉！你有這麼才學，怎麼不讀書養氣，勉成大器，偏偏喜歡幹這些勾當，很爲可惜！」那皓東不待太爺說完，便又說道：「休要多說，快些兒定我的罪罷！」太爺沒奈何，只好將他判定死罪，暫

時禁在牢監。這個時候，忽然有個花旗國的領事趕來……」衆人說道：「有的，有的，這纔有個外國人，我們眼見他進去的，這就是花旗國領事嗎？」他爲什麼來的呢？」差役道：「他對太爺說：『陸皓東是電報局裏的謬譯生，斷不會幹這事的。』太爺就把皓東的口供給他看，他纔沒有話說。你們明兒看殺頭去。就中有個唇紅面白，生得貌兒最好的，就是陸皓東。」衆人又問道：「那末，還有別的人怎樣呢？」差役道：「朱貴全，邱四，程奎光，程耀臣，也都要斬決。其餘的都沒有定咧。」

邱阿毛聽得他兄弟也要斬首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再也聽不下去了，便退出來，立時趁船到香港。

這會子逸仙到幹部以後，邱阿毛一五一十講給他聽，逸仙便歎了一口氣道：「皓東聰明好學，沈勇有謀，的是吾黨健將！如今恰給滿清政府殘殺了，難道天道夢夢，還不許我們革命嗎？」弼臣道：「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陸同志……等既已「殺身成仁」，我們後死的人，該負他未完的志責，還該給他們開一個追悼會纔好。」逸仙點頭道：「不但是追悼他們，我們也得留一個第一次革命的紀念纔好。你們預備着，就是明天舉行罷。」弼臣答應了，便和陳少白，楊衢雲一千人準備起來。

第二天早上，部署早已就緒，大門外下起兩首半旗來，一首是青天白日的國旗，一首是與中會的會旗，中間一塊橫額，用柏樹紮成「追悼國魂」四個字。裏面廳事，懸了萬國國旗，中間供陸皓東和諸同志的小影，上面也有一塊橫額，寫着「精神不死」四字；旁邊有一副輓聯，上聯是：「共來舉大事，心輕一身，熱血築成自由路。」下聯是：「此去有餘榮，名垂千古，昂頭直到大羅天。」靈座的左首，佈着一張演說台，面前接連十幾排椅子。到了一點鐘時候，這追悼會便開幕了。除了十幾個同志以外，那些香港商工兩界來參觀的也不少，有的是湊熱鬧，有的是爲着要探這革命事情，所以濟濟一堂，氣象倒也不弱。當下鈴聲一動，各人坐下。那會中同志先向小影行三鞠躬禮，又同聲唱壯激悲哀的追悼歌，唱畢，便由弼臣將死事同志的歷史和這會子起事的情形，大略報告一遍。再由逸仙上演臺，對衆演說道：「我們中國自從和英國人打了一次敗仗，除了賠償軍費一千八百萬兩以外，還把這香港送給英國，這倒不必說，最奇怪的，我們和法國打仗，不但沒有敗而且是勝的，居然也把安南的地方送給他。這會子和日本打仗，如其照老例來講，無論是勝是敗，也免不了割地求和。你們想想，打一次，割了一塊地；打了十次，要割十塊地。中國地方，有幾個十塊？到了十年二十年以後，不是要割完了嗎？我們不是要做外國人的奴隸了嗎？這罪魁禍首，都是

現在你們稱他做皇帝的滿洲奴。我們如其再不把這滿洲奴打走，他一心把我們的地方來做人情，來送與外國人，將來吃苦的不是別人，乃是我們。所以我們要起來革命，要打倒滿清政府。這會子雖然失敗，傷了好多同志，但是我們的志向，仍舊不改，我們的勇氣，仍舊不衰。革命沒有流血的，我們還是要整旗鼓，再激再厲的做！」演說畢，聽的人一疊連聲拍起掌來。接着弼臣、少白、衢雲等，也都挨次演講，到了下午四點，方纔散會。

這一晚，幾個同志，都宿在這乾亨行裏。晚飯後，睡的時間還早，大家坐着閑談，弼臣便問逸仙道：「這會子死難的同志，我們固然佩服他的勇敢，但是既經被官軍捉去，膽大的固然要死，就是膽小的，也不由他死；你雖然沒有死，可是我佩服的，第一個倒是你。我們廣州機關，已經給官軍知道，在別一個人一定手慌腳亂，躲走還怕來不及，你偏偏部署從容，過了三天纔走，你難道料定官軍不會來的嗎？」逸仙道：「我講兩件事給你聽：當我十幾歲的時候，在我叔父開設的一個學塾裏唸書，有一天，忽然聽見門外人聲鼎沸，我便走了出去打聽究竟。原來是好多的海盜，來搶劫一家有錢的人家，這有錢的人家，主人是出洋做賣買的，他因為恐怕強盜來劫，所以建造房子時候，牆垣特別來得高，門戶特別來得堅。可是海盜是很利害的，他拿了一種很強大的攻牆器具，來

攻他牆垣門戶，那門戶果然被他攻破。我奔到那個地方，要看他究竟，站在他的門前，門上木片石片，一疊連聲掉了下來，我連動都不動，那強盜凶惡的面目，對着我看了一看，我不但不走，而且還哼了一聲，這是一件。還有一件：我們翠亨鄉裏有一家，三個兄弟都勤儉忠厚，所以家裏倒還富裕，也有園亭花木，安閒度日。這日，我正在他園內盤桓，忽然間來了幾十名兵士，如虎如狼，後面還有一個小官，幾名差役，把房子團團圍着，將這三兄弟拖了出來，上了鑊鏑，簇擁而去，當時我委實摸不着頭腦，後來聽見三兄弟當中，有一個被殺，兩個關在牢裏，這所房子和花園，都被官吏佔據。合村的人，心裏雖然憤怒，嘴裏恰都不敢說。我那時委實忍按不住，直奔至花園中，把那監守花園的官吏，很很罵了一頓，那官吏手下兵士，掏出鏈子來要鎖我，我非但不逃，還走近一步對他說道：「你鎖你鎖！」他因我是個小孩子，也無可如何，只好仍舊把刀兒收了回去，我方纔大踏步走回來。但是因為這件事，翠亨鄉裏，便送給我一個雅號，叫做「癩孩子。」弼臣道：「怪不得按察使通緝的告示當中，你的頭顱，懸賞一千元，原來有這麼大的膽量呀！」逸仙指着楊衢雲說道：「他呢？不也是一千元嗎？」說着，哈哈大笑。數人又談了一會，時候不早，方纔各自就寢。

次日逸仙因為許久沒有去見過他的先生康德黎，這時便抽閒去訪他。碰見之後，說了些別

後事情，並這次失敗情形。逸仙便問自己的行踪應該怎樣，康德黎道：「自有你們這件事情，官廳防備，一定格外嚴密，馬上再起，是不容易，這裏也不是久居之地，我有個朋友但尼斯，他在日本，很有見地，有才幹的。我給你寫一封信，你拿了去見他，那末，你到那邊，便有接應，在那邊可以做一些事業。」說着，便走到寫字檯邊，寫了一封信遞給逸仙。逸仙接過來，揣在衣袋裏，便告辭而出。

回到幹部，即將康德黎的話，向衆人說了一番，問衆人打甚麼主意。弼臣要整理會黨，重整旗鼓，不能遠出；楊衢雲也要幫着弼臣，暗中運動；只有陳少白要跟着逸仙走。主意打定，便與少白打點行李，即日動身赴日。

船中論過去，談將來，並不寂寞，及至進了門司，到了神戶，耽擱兩日，然後再到橫濱。下榻以後，先去拜訪但尼斯。那曉得但尼斯在一個月前，已經回國去了，只好悵悵而返。

不想正要下車走進寓所時，忽然有個日本人用英語喊他道：「密司忒孫！你怎麼在這裏？」逸仙仔細看時，原來這人是菅原傳。（菅原傳是一個教士，從前逸仙在檀香山的時候，曾經受洗入教，每逢禮拜，要到禮拜堂去，這菅原傳就是在這個時候碰見的。）這會兒碰見了，正如「久旱

逢甘雨，」自然都非常欣幸。逸仙便將他一拉，走進寓所，陳少白正坐着看書，逸仙便替他兩人介紹一過，各自坐下。菅原傳道：「這回事情，委曲你了！我是三個月前回來的。偶然在報紙裏，見支那有這番驚天動地的事，仔細一看，纔知道你老哥失敗！但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經過一次挫折，就有一次進步。」逸仙道：「你替我委屈，我倒要向你道賀。」菅原傳道：「笑話！笑話！我自從回國以後，死了一個老子，接着又死了一個老婆，你該弔我，怎麼還說一個「賀」字呢？」逸仙道：「不啊！我賀你的，不是對你個人說，乃是對你貴國說呀。」菅原傳道：「哦！聽說支那的李鴻章，四月間到馬關，已經把條約訂成定了。我那時本想做一篇論文，主持國際間的公道，忽然家庭變故，接連發生，只好作罷。不過世界潮流，日久終是傾向平等的，就是我幾個朋友，如今正想幹一番促進世界民族覺悟的事業，曾經組織一個「世界文化協進會」，要想以文化的力量，來求自由平等的實現。明兒即在橫濱開第二次常會，你們高興時，我介紹你們進去參觀。」逸仙、少白都說要去。菅原傳道：「那末明兒午後，我再到這兒來罷。」說着，便起身告辭而去。次日下午，菅原傳果然走來，便偕孫等三人同往文化協進會去。那時纔到一點鐘左右，會場中已到了不少人，菅原傳先將逸仙、少白二人姓名，代簽在來賓簿上，然後導入會場，指着來賓席叫他倆坐下。他自己走來奔去，也

不知他忙的什麼，只見他時時和一個三十幾歲的人講話，這個男子穿的是學生制服，嘴邊却有兩撇八字鬚鬚，面兒白晰，態度溫和，看去有一種深沈不露之毅力。

約莫過了半點鐘，鈴聲一響，會開始了。衆會員和來賓同時就席坐下，那主席的就是剛纔和菅原傳講話的三十幾歲男子。先把過去會務報告一番，然後把提議的事情敘述起來。第一件議案的就是：「革除世界惡習慣案。」把歐美女人的束腰，男子割包皮，和中國男子留辮，女子纏足等事，痛論一番。他說到華人留辮一事，滑稽當中還帶些諷刺，說：「中國人看這條最沒用的辮子，當做寶貝一般；彷彿斷頭倒不打緊，斷辮是萬萬不可的。但是照我說來：一來，有了辮子，那件衣服的背後，就免不了有光可鑒人的油膩，多麼醜陋呀！二來，辮子垂在背後，和時鐘的擺一般，一擺來擺去，一怪難看的，怨不得人家叫他豚尾和半邊和尚。三來，有這一件東西，做事很不便當，說不定在甚麼地方勾住，鬧出岔子。」因此，這件東西一定要把牠去掉的……「聽的人，都一疊連聲拍起掌來，只有逸仙和少白兩人，那兩條辮兒垂在後面，人家都對着他倆笑，他倆便禁不住臉兒紅了，起來，再也無心聽講，要和少白回到寓裏去，可是會場還沒有散，便告假退席，似乎有些不對，沒奈何只好坐着。

等散會的鈴聲一動，他倆也沒和菅原傳見面，急于要走。那菅原傳偏偏走上前來，將逸仙少白拖住，拉到適纔主席的男子跟前說道：「今天對不起冒犯你兩位！這位是曾根俊虎先生，是本會的會長，他實在沒有看見你們兩位坐着，所以只管把辮子的害處，說得痛快淋漓，你倆千萬別多心，道是俊虎先生有意嘲弄！」逸仙便和俊虎招呼起來，菅原傳便把兩人的歷史，向俊虎細說一番，俊虎方纔知道是中國志士，便非常抱歉，當下談了一會，辭別而出。

回到寓裏，逸仙道：「如今我們第一件該做什麼事？」少白道：「你不是說要到檀香山去嗎？我不妨在這裏結識幾個同志。」逸仙道：「這還是第二步的事情。」說着，拿出一柄剪子來，先將自己的辮子，「噠」的一聲，剪了下來，道：「這纔是第一件事情！」少白道：「我也早已想過這會子這條青龍，先教牠上天，方可先刷我們的恥辱。」說着，也拿起剪刀，照樣的剪了下來。兩人又一同走到剃頭店裏，將頭髮修理一過，順路買了一套西裝衣服穿上，對着鏡兒一照，儼然是一雙紳士的模樣。

次日，逸仙打定主意到檀香山去，菅原傳和曾根俊虎都來替他餞行，一見二人，不禁呆了。一呆，笑說道：「畢竟英雄不凡！」說着，都笑了起來。當下四個人在料理店裏飽餐一頓，逸仙便帶了行李，和三人告別，獨自到檀香山去了。

第九回 遇奸人異邦逢險難 結學會都下出風頭

且說少白自逸仙去後，並不回國，暫在橫濱留下，時常和菅原、曾根俊虎往來，曾根俊虎說起宮崎寅藏的哥哥宮崎彌藏，如何有學識，如何有大志，因此少白便有往訪宮崎彌藏的意思。

這日，正是萬象更新的時候，少白披上外衣，去找曾根俊虎，意欲由曾根導着去見宮崎彌藏。不想到了中途，忽有一個人大呼道：「少白！你往那裏去？」少白看時，並不認識此人，只呆呆地看着他的臉兒，一言不發。這人走將上來，握着少白的手，笑說道：「你不認識我嗎？」少白道：「一時想不起來……」那人道：「我就是樓紫庭。」少白道：「哦！怪不得這般面善，原是老同學！你怎麼也在這兒？」紫庭道：「且慢些兒說給你聽，且到我下處去坐坐罷。」少白左右無事，就跟着他去。紫庭住的地方，是一個老婆子家裏，房子很為寬大，沿路有綠色的門兒，進門以後，一條石子砌成甬道，甬道兩旁，種着各種花木，再進去，便是一排五間房子，左首兩間，便是紫庭住的地方。當下他導着少白到樓中，跨進室門，便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男子坐着，雖未剪辮，而八字鬚髭，一身西裝，似乎也是一位革新的人物。少白便和他招呼起來，由紫庭介紹，方纔知道他是姓高，名叫光漢。少白一想：「看他這名兒，一定是一個革命的同志了，因此便和他議論起來。光漢口若懸

河極口罵滿政府如何不好，如何虐待我們漢人，少白越加歡喜，紫庭道：「我在本國報紙裏，看見廣州官廳捉拿你們的告示，知道你門一定躲到海外來的，只不知躲在那一國。我們因為也是抱定革命宗旨的，在國內運動很爲不易，所以也走到日本來，不想我眼光不錯，在這裏見你了，這也是一段因緣！」少白道：「只可惜逸仙到檀香山去了，要不然，又得着你們兩位同志，他該多麼喜歡！」兩人聽了逸仙到檀香山去的話，好似都驚了一驚道：「他到檀香山去了嗎？——住在什麼地方？」少白此時一心把他倆當做同志看，所以把孫民住在檀香山，逸仙就住在孫眉地方的話，都告訴了他。他倆裝做沒有這事，只管滔滔汨汨談革命的計劃，談到向午時分，便留少白吃飯。少白也不忍一時別去，便也留下。那光漢卽在木櫥裏拿出一瓶香檳酒來，擺開三只玻璃杯兒，各傾了一杯。少白本來不很喝酒的，這日情無可却，也就勉強飲了一杯。不想飲後頓時覺得頭暈目眩起來，又過一會，支撐不住了，只好對兩人直說，要在牀子上躺一會，那兩人便將少白一步一步扶到牀上，給他睡下。這時的少白，早已知覺全失，啞啞的睡去。

直過了三四個鐘頭，覺得喉嚨裏「咯」的一聲，醒了轉來。開眼看時，見有好多的巡士，一個醫生，此外還有會根俊虎和一個不相識的人，都擠滿了一屋子。少白非常詫異，將屋子四下裏看

了一下，仍舊是適纔紫庭的住處。因問曾根道：「你怎麼在這裏？」曾根道：「你這時不要說話。」又回頭問醫生道：「不妨事嗎？」醫生又將少白舌苔瞧了一瞧，把體溫計給少白啣了一會，拿出來一看，說道：「三十一度七，不要緊了。」說着，便倒了一瓶藥水，遞給少白道：「停會兒你拿了回去，一天吃三次，吃過二天，就沒事了。」他一面說，一面別了曾根等走了。那些巡士在房裏找了一會，把些不緊的文件打成一包，一面叫好一部車，由曾根和不相識的男子伴着少白到他寓裏。這裏房子，早已用十字式的條兒封起來了。少白既到寓裏，也知道這光漢和紫庭一定是犯了什麼法逃走了。可是究竟犯的是什麼罪，還一些不知道。那時曾根便指着一個不相識的男子說道：「這位就是宮崎彌藏先生……」少白聽是宮崎，連忙要掙扎起來和他握手。宮崎道：「你身子還沒全愈，休要客氣。」曾根道：「你只管躺着，讓我說下去罷。我和宮崎先生一同到你的地方來，因為路程不遠，兩人就步行而來，不料到了半途，竟有幾個巡士追着兩個人飛也似的跑，我們便停住了看他，不多一會，巡士仍舊走了轉來說：『這兩個人躲得蹤影全無了。』我們便問巡士道：『這兩個人是誰？』巡士道：『也不曉得他是誰，有個偵探在半路截獲了一件形跡可疑的東西，忙問這東西是誰的，那拿東西的人說：『是住在高田氏家裏的。』偵探把東西打開來一看，有兩瓶毒

藥，乃是暗殺黨用的。一面把這毒藥奪下，一面便叫我們到這高田氏屋裏來搜查。如今我們要到裏面去了。我們聽他的話，知道出了案子了，便在門外等着聽消息。後來這兩個巡士又慌慌張張走出來說：「有個人死在裏面了。」一面打電話到警署，一面又打電話給醫生，那個時候，屋子裏一個人都沒有了……」少白道：「喂！房主是一個老婆子呀！」曾根道：「這老婆子就是高田的遺妻。因為高田是個有名兒的紳士，他雖然死了，警署裏也擔保她不是歹人。如今我簡單些說給你聽：待醫生來了，那巡士在你衣袋裏檢出名片來，纔知道是你，我們便向巡士請求，要進去看你。一個警長認識我的，所以我們可以進去。後來醫生給你注射些藥水，見你慢慢地呼吸停勻，我們纔放心。我們知道的是這些，旁的就不曉得了。」那時少白已清爽了些，便把如何與紫庭相遇，如何聽了他們的議論，如何與他們喝酒，前前後後說過一遍。曾根想了一想道：「哦！他問起你逸仙，又問起你逸仙住的地方，說不定是滿清政府派下來的偵探，你的貴友，簡直是賣友的奸賊了。」少白道：「不錯，不錯，他們聽見我說逸仙到檀香山去，現出很失望的樣子來，這一定是漢奸了。」

讀者諸君，這兩個人究竟是誰呢？原來一個是清廷的宗室，名字叫做壽印。「高光漢」三個

字，是他偽造的。樓紫庭跟着他老子在北京做買賣，不知怎樣，便碰見了壽印。

那時康有爲已經中得進士，接連上過幾次奏章，已做工部主事了。這日他去拜見一位翰林前輩徐致靖，議論滔滔，說得徐致靖十分佩服，便奏保康有爲才堪大用。次日奉旨，便殿召見。康有爲俯伏丹墀，跪奏變法自強之道，載滸異常嘉納。隨傳諭旨：「著補總理衙門章京。」俗語道：「小船不宜重載。」康有爲自從補了章京以後，越發意氣不可一世，天天奔走各同寅和各大老的衙門，談論的無非是變法自強的話，久而久之，這些同寅和各大老，自然也慢慢地聽信了。

有一天，他吃過飯沒事，走到監察御史楊深秀的公館裏去，一進門後，便聽見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及至到了客堂，果然有好多同儕在那裏談天。楊深秀而外，還有譚壯飛（嗣同）、楊叔嶠（銳）、及劉光第、宋伯魯，都是他認識的；只有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年，恰不認識。五個人和康有爲招呼之後，彼此坐下，深秀便大呼那少年道：「燉谷！你天天仰慕的康先生，如今在眼前了，怎麼不前來拜見？」那少年一聞此言，連忙搶上前來，向有爲彎了一彎腰，道：「這位就是南海康先生麼？」有爲也笑容可掬的點了一點頭，道：「豈敢是！」接着，便問他的姓名，少年還沒開口，深秀便代答道：「他姓林，單名一個「旭」字，號叫燉谷，是文忠公的族孫。」有爲便說道：「哦！是李文田先生。」

的得意門生呀！那時楊叔驕忽然哈哈大笑起來，有爲道：「你笑什麼？」叔驕道：「我想到一個對兒罷咧。」有爲道：「什麼對兒？」叔驕道：「你說：『李文田得意門生，』我就對了。」秦薇雲知心狎客：「你看好也不好？」衆人聽了這句話，都禁不住大笑起來。只有康有爲莫明其妙。

你道是甚麼一件事？原來林燉谷從福建到北京，途過上海，碰見個籍姐兒，叫秦薇雲；燉谷見後，神魂顛倒，戀戀不捨，秦薇雲也因燉谷才貌雙全，十分傾心。到了燉谷起程赴京時候，她親自送到船上，流下不少的眼淚。這事是燉谷曾經和諸同寅說過的，所以叔驕一提起來，衆人就會意了。

康有爲不知就裏，只是皺着眉頭，自言自語的說道：「秦薇雲……這是誰呀……」就中最端莊的要算劉光第，便把這個來歷，一五一十告訴了有爲。有爲道：「哦！原來是這麼一件事。」接着，便搖搖腦袋說道：「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你知道不知道？「女閭三百，」原是管仲的苦心，但是這都是給遠道來做買賣的設法。我們做士子的，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這內憂孔多，外患迭乘之時，我們苦思焦慮，襄助皇上整頓政治還來不及，怎好去逛簞子呢？」林燉谷聽了，接連應了兩個「是」字，深秀道：「你既這般仰慕先生，佩服先生，怎不就

在今天在先生跟前，行了一跪三叩首禮，叫一聲「老夫子」呢？」墩谷聞言，便要拜下去，當被康有爲一手攔阻說道：「且慢！就年格論，我做你師傅，綽綽有餘，不過子與氏有句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所以我現在非常慎重。我如今已經有了一個計劃，我們中國之所以不強，在於無學；中國人之所以無學，乃在於無會；素王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可知會的重要了。我如今就想發起一個會。這個會乃是專門講求中國富強之學，可以起名叫做「強學會」，「以吾一日長乎爾」，當然可以就我所知的講將出來，和你們商量商量。」衆人聽了，都十分贊成。只有劉光第獨特異議，當對衆人說道：「並不是我不贊同，不過孔老夫子有句話：「羣而不黨，」結黨成羣，是朝廷之所切忌，我們如果要幹這件事，先得要和王老頭兒商量過了纔好。」康有爲道：「王文韶嗎？」別的人倒見過了，只有這老頭兒不曾一面。」楊深秀道：「這也不值得議論的事，如果真要結識他，把袁世凱過一個渡就得了！」譚壯飛道：「袁世凱如今又沒有差使，有什麼用呢？」宋伯魯道：「你知道什麼？他雖然沒有差事，那王老頭兒正要叫他在小站練新兵咧。」康有爲道：「是的，是的，這消息我也聽見過，他本來實授浙江溫處道，因爲王老頭兒要他練兵，所以沒有到任。」深秀道：「我和王老頭兒是不熟悉的。」袁世凱是碰見好多次了，他筆墨並不好，却又喜歡做詩。還

記得他有兩句詩，曾經對我說過，他非常得意，但是一經說出來，管教你們笑斷肚腸。嫩谷道：「你且說出來，當個笑話聽。」深秀道：「他的題目是送別，得意句是「一江雲樹送行色……」叔嶠道：「不能說他不好呀！」嫩谷道：「「一江」該得改爲「滿江」。」劉光第道：「照呀！你可以做他一字之師了。」譚壯飛道：「不過是一種晚唐的音節罷了，何至于笑斷肚腸呢？」深秀道：「還有下句咧。」一江對萬斛，雲樹對秋腸，送行色對撲我來，「好也不好？」嫩谷道：「萬斛愁腸撲我來……」吟猶未畢，衆人都禁不住笑了起來。伯魯道：「第一句一定是抄襲來的，雖然不見得好，不過還勉強吟得。」一江雲樹送行色，萬萬不會對出「萬斛愁腸撲我來」的。」譚壯飛道：「我們再不要咬文嚼字，來批評他的大作了。」——既然深秀兄和他相熟，就煩你去拉攏他。待他和王老頭兒說妥，我們這強學會就可以設立了。」康有爲道：「大約強學會的辦法，可以和你們湖南湘學會一般，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孔子大同爲經，以西國立憲爲緯；你們以爲何如？」衆人自然贊成。當下談了一會，各自散去。

單說楊深秀當晚去找袁世凱，到他的寓裏，沒有蹤影。問他僕人，說是「到賢良寺找李中堂」。

去了。深秀又趁車到賢良寺，見了李鴻章。李鴻章道：「慰亭並沒來過。」

深秀拜別李鴻章，回到自己公館裏，還未坐下，忽有一個當差遞了一張名片進來，說：「有客請見。」深秀看時，名片上寫着「張孝謙」三個字，便說道：「請進。」當差的出去，不多時候，張孝謙進來，因為是熟客，便在書齋裏坐下。孝謙道：「兄弟此來，是為介紹一個朋友，他名叫袁世凱，你該也知道了的。」深秀道：「豈但知道，而且還是很熟悉的。我適纔正在看他，找他不到呀。」孝謙道：「你找他嗎？」為什麼事情呢？」深秀便把康有為要組織強學會的話說了一遍。孝謙道：「照呀，那袁世凱也慕康先生的名兒，正要見他一見咧。——是這樣罷，今天不早了，明兒早晨我就和袁慰亭徑到康先生家裏，你也在這時候去，好不好？」深秀點了點頭，道：「就是這麼辦，省得我東找西尋了。」孝謙與深秀約定之後，便辭別出來。

次日，果然和袁世凱到康有為家裏來，那時楊深秀已到，便彼此見過禮，大家坐下。袁世凱說些仰慕康有為的話。康有為道：「說到兄弟的學問，十三經、二十四史、百家諸子，沒有一部書不曾看過，最精通的還算是公羊之學；近來又研究泰西各國富強之道，知道我們中國要圖自強，非變法不可，所以兄弟要組織一個強學會，大家研究學術，來襄贊我皇上堯于休明之治。如得王中堂

允許，鼓吹提倡，那就更容易發達了。」袁世凱聽着，便探頭出來，在門外四下裏望了一望，又走進說道：「王中堂方面，倒一定可以辦得到的。——只是有一件可愁的事情，去歲孫文不是曾經在廣東造過反嗎？要行新政，保皇上，第一先須把這些亂黨除滅纔好。」康有爲道：「孫文這些亂黨，一定躲到外國去了。外國最近的，要數日本，只消有個有膽量，有忠心的人，跟蹤他到日本，把他們暗殺完結，事就行了。」袁世凱將手兒一揚，笑說道：「不難，不難！我有一箇宗室裏的朋友，曾經著過一部滅漢種策的書，可稱是第一忠心皇室的人，年紀雖大，他能夠幹殺人不見血的事情，可稱是第一有膽量的人，就叫他去當這差使，必定可以辦好。」有爲道：「叫什麼名兒？」袁世凱道：「叫壽印。」有爲道：「那好極了！這件事就托你辦罷。」袁世凱滿口答應。

當下談了一會，便告辭而出，當日去找了壽印，和他說明原委，並把孫逸仙、陳少白一千人的姓名年貌，詳細開列，交與壽印。他把孫文的「文」字，加上了三點水，變做了「汶」字，意思當中，說他是強盜。壽印巴不得有這一個差使給他出風頭，便把胸脯一拍，說道：「管教你殺得一個不留。」袁世凱自然非常歡喜。壽印又叫他的一個朋友樓紫庭同去，言明拿獲一個革命黨，就給他五百塊錢的報酬。紫庭爲了金錢，也就顧不得什麼，儼然答應了。這就是陳少白被騙受毒的來歷。

壽印和樓紫庭逃出警察之手，當即由橫濱到神戶，再由神戶趁船到檀香山，按着少白說的地點，去偵探孫逸仙的蹤跡。到檀香山後，果然有孫眉這個人，再設法向孫眉問起孫文來，知道他正住在孫眉家裏，這兩人因此便早晚在左近伺候。

有一天見他從寓處出來，並不坐車，只慢慢地步行而去，樓紫庭等知道這就是孫文了，便緊緊的跟在後面。可是一路上沒有和他講話的機會，只好他到了東，樓壽兩人也跟到東；他到了西，樓壽二人也跟到西。不多時候，到了一個街道，見一輛汽車，飛也似的疾駛而來，即見逸仙將右手一揚，叫他停下，便霍的跳上車去。車中坐的，一個外國男子，一個是外國女人；一見逸仙跳上去，只當是個強盜，不由吃了一驚。後來逸仙講起英國話來，他夫婦兩人，纔始掀開笑臉來叫他坐下。壽印和樓紫庭不懂外國話，弄得莫明其妙，眼看着他三個人趁汽車去了。這一男一女，便是康德黎的夫婦，由香港回到英國去，路過檀香山的。因為逸仙剪髮易服，和從前兩個人樣，所以不認識了，後來經逸仙說了出來，纔始明白。壽樓兩人，是不曉得這個底細的，只好垂頭喪氣，回了轉來。此後天天去伺候逸仙，恰天天沒有和他親近的機會。

過了一兩個月，逸仙便由檀香山到美洲去，他兩人也跟到美洲。見逸仙只是東奔西走，非常

忙碌有一天，見逸仙從旅館出來，一直到了一個會館裏；這兩個人在門外一張，見有好多華人，都在裏面，也有談話的，也有走來走去的，一見逸仙，都笑容可掬的前來迎接，逸仙一一和他點頭。壽印道：「這是華人的會館，他們可以進去，難道我們就不能進去嗎？」說着，便將紫庭手兒一拉，一足跨進門兒，見好多華人並不理他，他倆便在一旁站着，看他們究竟幹的甚事。過一會，聽裕琅玲聲，這許多華人都一排一排的坐下來。那逸仙便走上講臺上，向衆人行了一個鞠躬禮，說道：「洪門兩字，諸位雖然是個中人兒，恰都不曉得牠的來歷，所以說是洪秀全的餘黨。其實不然，這「洪」字乃是洪武皇帝的洪；自從中國亡于滿人之手，有幾個明朝遺老，心裏大不爽快，但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便拿「反清復明」的主義，結個團體，使人永永不會忘却這個意義，將來便可光復漢室。只因在國內不能明目張膽做去，所以在外國地方組織團體，可以自由一些……」說畢，掌聲雷動，個個歡舞，似乎立刻要去打倒滿政府似的。逸仙講畢後，衆人漸次散去，逸仙也退出來。

壽樓兩人一想：「如今可以和他講話了。第一步問他的姓名；第二步說些仰慕的話；第三步就請他吃大餐；他自然不會疑了。」主意打定，便先由壽印搶步上去，待要和他招呼，忽然間一個華人走將上來，將逸仙的手一拉說道：「你要看書，我們到圖書館去吧。」

第十回 僕僕風塵淹留島國 沈沈消息咫尺天涯

他兩人又落了一個空，又只好眼看着他揚長而去。到了寓所之後，壽印便對紫庭說道：「老紫！我們如其一輩子這般混下去，看看衣袋裏的錢，慢慢地完了，說不定連回去的盤費都沒有了。照我的意思，趕快到公使館裏去報告，叫他們留意，在冷落的地方，把他捉住，再設法秘密解他回國去就完了。」紫庭道：「不好！公使館是不能捉人的。——照我的意思，明兒早晨，再去伺候他。或者是今晚去拜訪他。也說了些仰慕的話，和他廝熟，再慢慢地哄他到使館裏去，不是很妥當嗎？」壽印一想：「這話不錯！」

喫了晚飯，便與紫庭一同到逸仙的寓所裏去。壽印仍舊說是「高光漢」，紫庭並不改名。當即投了兩個名片進去，逸仙接到名片，仔細一看，禁不住笑一聲道：「兩個寶貝，又到這兒來了！」原來少白自經犯事以後，便拍了一通電報給逸仙，把詳細情形告訴他，叫他隨時留意。所以逸仙見了兩個名片，便已知道。——但他並不是畏首畏尾的人，接到名片後，倒要看看他們是怎樣一流人，所以並不拒絕，叫他進來。壽樓二人，只當少白已死，那裏知道這一段公案。一聽見「請進」兩字，比得了什麼賞賜都高興。便走進逸仙的房間裏去。逸仙不露聲色的接待他們。他們假說是到

美洲做買賣來的，如何聽他的議論，如何仰慕他的識見高超。逸仙心裏明白，唯唯答應。談了一會，壽樓二人便約逸仙第二天到大餐館裏喫飯。逸仙也答應他。這兩人因為得了圓滿的結果，便告辭而出。第二天便在紐約第一大飯店等候，到了十一點三刻時，逸仙到來，壽印堆下滿臉的笑容來迎接他。逸仙走進房間坐定之後，接着就有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進來，逸仙並不認識，當由紫庭介紹說道：『這位姓李，名叫蓉館，乃是公使館楊星使底下的參贊，新從華盛頓到此遊歷來的。』逸仙暗暗想道：『來了，但也不去管他，只管和他應酬。』那李蓉館一味贊美華盛頓地方如何繁華，風景如何優美，華僑如何衆多，勸逸仙去走一遭。逸仙道：『不但是首都的華盛頓，便是南美地方，也要去逛他一會。』接着便把他怎樣宣傳革命，居留的華僑，怎樣信仰革命，慷慨而談，只對於喫的酒菜，非常留意，生怕又犯了少白的老調兒。待喫畢之後，便各自散去，逸仙也回到旅館。

自此以後，這李參贊、壽印、樓紫庭，天天到他寓所裏來，逸仙也天天和他們談革命，他們以為這一次一定可以哄他到華盛頓去了，怎曉得過了幾天，逸仙忽然對三人說道：『我今天要到英國去走一跑，對你們款待的盛意，只好回來的時候，再來報謝了。』三人聽得這話，正如一桶冷水，澆到背上，化了好多的錢，費了好多心思，仍舊給他做個出籠之鳥，心裏如何能甘？因此嘴裏雖然

沒有說出來，那心裏早就忐忑不安了。

及至回了寓處之後，三人共同商酌，壽印道：「我們到這兒，費盡好多月的功夫，化了好多的錢，到如今仍舊給他走了，豈不是前功盡棄嗎？」紫庭道：「我們索性再跟着到倫敦，好不好？」李蓉道：「不要跟了！由我們公使館裏打一通電報給英國公使館，叫他想法兜拿就行了。」壽、樓二人也正苦久別家鄉，一聽這話，巴不得早一些兒回國，也就依着蓉的話，擬起電稿來。文字最好的，要數到紫庭，便先由紫庭起草，其電文云：——

「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茲已由紐約搭船，至英國 梨花埔海口登岸。

如能援香港 緬甸交犯成約，轉懇英國代拏更好，如其不能，即乞留意設法秘捕解國。」

李蓉館把電報看了一過，大致無誤，一面送了壽印等啓程之後，一面便將電稿帶到華盛頓；給楊子通星使看過以後，便到電局拍發。

那時駐英公使乃是龔照瑗，（就是在民國段執政時代曾經做內務總長龔心湛的叔父。）他害病已經多時了，不過神志很清，得着這通電報以後，當即派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到英國外交部去婉商，可不可以援照香港及緬甸交犯成約，把孫文兜拏。外交部答道：「這個約章，只好

用在安南緬甸，若是用在倫敦，司法部就要駁阻了。」馬格里回來之後，使館中人，一個個都束手無策。那時龔照瑗的姪子龔心湛，忽起立說道：「且慢！待派人到梨花埔，探得孫文的行蹤，再作計較。」一面說，一面便派了一名偵探，到梨花埔去。過了些時，這偵探回來報告道：「孫文已經剪髮易服，在八月二十四那一天登岸。當日由梨花埔趁火車到了倫敦。有兩個美國人跟着他，在旅館裏住下。」龔心湛得了這個報告，立時到他叔子房裏，把這詳情告訴。龔照瑗雖然是個公使，駐在英國，他一切飲食起居，仍舊是合着中國式子的。那時剛是初冷的時候，他穿着一件薄棉的袍子，躺在沙發的上面，手裏拿着一本他老祖宗定庵先生的文集，在那裏看。沙發的旁邊，放着一壺滾熱的茶，還有些牛乳杯和殘餘的餅乾。心湛即在下面坐下，等待他叔子的回話。照瑗道：「我病還沒好，幹不來事，一切都由你辦去。只要把孫文秘密捉拿來，別給英政府知道，就不要緊了。」心湛道：「叔子既然把這件事完全委姪兒，姪兒自然非把孫文拿到不可！就請放心。」

說着，便走出來，把使館裏的人都糾集會議，定了一個計劃，然後將使館裏的一個學生，叫做宋芝田的，一招了過來，湊着他的耳朵，細細說了一遍。宋芝田微笑地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知道了。」便飛也似的跑到自己房間去了。

我一筆難寫兩頭，如今且把公使館的計劃丟開，再來敘一敘逸仙的蹤跡。逸仙自從到了倫敦以後，先在近海岸的一個旅館住下，後來到波蘭街去訪他們先生康德黎。康德黎和夫人，一定要叫他到自己住宅裏來住，逸仙便也依允，遷了過來。天天看看倫敦的市政，和英政府一切的設施，雖然比中國好得多，可是逸仙的心裏，總覺不滿足。

有一天，康德黎指着屋旁對逸仙笑說道：「這兒左旁，就是中國公使館，你怎麼不進去玩玩？」康夫人不曉得這句話是和逸仙開玩笑，連忙搖一搖手說道：「不要去，不要去！中國官是很野蠻的，在附近的地方逛逛，已經很爲危險，如其走進去，他們一定將你挈獲了送到中國去的。」康夫人說這話的當兒，逸仙只當是說說罷了，再不會發生事實的。怎曉得過了幾天，這句話果然成爲讖語了。

這一日乃是禮拜，上午十時半，逸仙從他的寓處出來，要去訪一個英國朋友，叫做孟生博士，但見路上紅男綠女，往來不絕，大多數是往禮拜堂去的。逸仙雖然也會受洗入教，可是他對於禮拜的形式，好久沒有做了，他出得門來，向本西河街走去，離孟生博士家裏不遠了。一忽

然有一個人奔將上來，向逸仙問道：「你是日本人，還是支那人？」他問的時候，氣度和平，言語委婉。逸仙看他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很喜歡他有一種老成的氣概，便答道：「我是中國人。」這少年又問道：「那末，你是那一省人呢？」逸仙道：「我是從廣東來的。」那少年便露出很喜歡的樣子來說道：「哦！你是廣東人，我也是廣東人，不但同國，而且同鄉！我正要問問我們中國和廣東的近事，我的家裏不遠，請你進去坐一會兒可好？」那時少年的旁邊，還有一人站着，逸仙雖然並不懷疑，但恐孟生博士出門，便對他說道：「今兒有事，明兒來拜訪罷。」少年似乎露出很不歡喜的樣子來說道：「這裏雖有幾個同國的人，同鄉的却少，今天碰見了你老，正要叨教，怎麼這般的拒絕我們呢？」逸仙一想：「這話不錯，隔日再去訪孟生博士罷。」於是便立刻答應了他，跟着這兩個少年走。

約算走不到半里路程，有一座高大的房子，在但本西河的盡頭處，那少年指道：「這就是我的家裏。」讓逸仙先入，逸仙看時，這門兒乃是後門，不是前門，也就一脚跨了進去，接着，少年也走了進來，管門的見三人都走進了，便把門兒關上，而且再加上了一架鎖兒，逸仙不由喫了一驚。那時這個學生，將手指兒指了他自己的鼻管兒說道：「我就是宋芝田，宋芝田就是我，這裏就是公

使館，公使館就是這裏。」逸仙到此，方纔知道了他們的奸計。但是已經走進裏面，也無可如何，只好由他，到了一個廳堂，就有一個人出來接見，他自己說是姓鄧，號叫琴齋，和逸仙上下古今談了好多時候，逸仙也知道他是虛與委蛇，並不反對他，也並不和他深談。到了午刻，這姓鄧的又陪着逸仙喫飯，待喫畢了飯，姓鄧的便陪着逸仙到樓上，由一層而第二層，由第二層而第三層。到了第三層，方纔沈下臉來說道：「請進去！」那時馬參贊一格里一在旁，將逸仙身子一推，也說道：「請進去！」說着，便將門兒關上了。逸仙越發知道是他們的詭計了，並不和他們計較，只自恨齒牙罷咧。

自從進了房間以後，那鄧琴齋，武弁車煥章謝邦濟，造礮學生宋芝田，加上兩名西僕，日夜輪守。直至第二日午後，方纔有個老西人到他房間中來了。這老西人鬚髮皓白，打扮很爲粗俗，彷彿是一個田舍翁模樣。他發現一種猶笑，對逸仙說道：「你是中國人，你在這兒，和在中國一般的。」一面說，一面坐了下來，問逸仙的姓名，逸仙老實說給他聽，那老人道：「我們得了駐美清公使的電報，早就知道你是趁馬欒司替克號輪船來的，而且叫我們來拏你。」說的時候，似乎現出很得意的樣子來。逸仙怒說道：「你怎麼說這無禮的話？」——你的話，我不懂！——老人方纔堆下笑容來。

說道：「你不要發怒，我老實對你說：你不是曾經見過李中堂嗎？李中堂說你才堪大用，要和你見一見，所以教你暫時住在這兒。」逸仙道：「如今我要把我在這兒的事情，告訴了朋友，使得使不得？」那老人道：「不能，不能——不過你要送封信到你住的地方，把行李搬了過來，那是使得的。」逸仙道：「我要寄一封信給孟生博士，你拏紙筆來罷。」老人皺着眉頭想了一想道：「哦！給孟生博士嗎？是！拏來，拏來！」一面說，一面便將紙筆拏了出來，遞與逸仙。逸仙提起筆來，把自己怎樣被拘，怎樣關在三層樓上，先敘了一遍。然後托他告訴康德黎，叫他將自己的行李拏到使館裏來。寫畢以後，就將這封信交與這老西人，叫他按照信封上面寫的地址送去。這老西人接了這封信，諾諾連聲的答應，即將門兒鎖上，走向外面去了。距此事約半小時，忽一中國僕人到來，將鎖開後，拿上幾本雜誌來。逸仙問道：「哦！這鑰匙是從那裏來的？」那僕人道：「是哈利得馬加脫尼交與我的。」逸仙道：「一個外國的老頭兒嗎？」僕人道：「不錯，他是這裏的顧問。你叫他送信，你算錯了。」正在說時，忽然又有兩個人來了，把中國的僕人一揮道：「去！」那僕人便抱頭而走。這兩個人便將逸仙的身邊搜檢起來，鉛筆，小刀，鑰匙那些東西，都被他拿去，幸虧衣袋當中的鈔票，一些不會缺少，這還算是一種小小的異數。

閑言少說，且表那哈利得馬加脫尼接受了逸仙的一封信，本來要知道些同謀的中國人，且至拆開來一看，什麼孟生呀，康德黎呀，都是英國人，他便大爲失望，即將這封信兒往火爐中一扔，就此完事。逸仙呢，只當哈利得打發僕人送去了，再不然，粘上了一分郵花，給郵局寄去了，若說是送到火爐中，那是再也想不到的，所以只管伸着頸子，一天一天的等他好消息。到了三五天以後，一些沒有影響，纔知道是靠不住了。只好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想法兒。可是除了寄信以外，再沒有別法，想到這兒，又坐了下來，接連寫了兩封信，都是寄到本西河街四十號給康德黎的。那時剛有一個西僕走進來，給他掃地煖爐，逸仙摸出一張鈔票來，並拿一封信給他道：『你能夠將這封信送達到康德黎家裏，我就將這鈔票給你。』那西僕瞧瞧信兒，又瞧瞧鈔票，笑說道：『我一準給你送去。』說着，去了。第二天又來了一個西僕，逸仙又把封信兒和鈔票給他，照樣的要他送去，那西僕也答應着去了。逸仙暗暗想道：『這兩個入得了我的鈔票，他一定很高興把我這封信送去的，就使那一個不送去，這一個一定送去了，況且他們又不懂我在這裏的緣故，推情度理，打量不會把我這信攔起來的。』因此又是伸着頸子，呆呆地等康德黎的回信，怎曉得這兩個西僕，早已聽過哈利得的教訓，得了逸仙的信，便立刻送到哈利得跟前去的，這兩封信說不定又給祝融氏

接去了。逸仙等了一輩子，始終沒有動靜，方纔歎了一口氣說道：「我孫逸仙難道就這麼葬送在滿奴手裏嗎？」……他想到這兒，又把足兒一頓說道：「天下那裏有失望的事？誠之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話並不是欺人之談。「有志竟成。」我何必就此餒了氣呢？」他一面想，一面仍舊寫起信來，寫好了以後，手裏拿着了這封信，低着頭想道：「我要把這封信托幾個僕人寄去，只怕是幻想了……可是這信兒自己又不能飛去，究竟想一個什麼法兒纔好呢？……」想了好多時，忽然想出一個方法來了。他衣袋裏尚有幾個銅子，將這信兒裹在銅子兒的外面，使勁兒往窗外擲去，擲到馬路上去。暗暗想道：「這一封信掉了出去，一定有人拾去的，但是有的人拾得了，瞧了一瞧，見是不關自己的事，他便仍舊掉了。有的呢，見是中國人的事情，說不定還把他撕碎了。或許也有一部分的人，見了我這段事情，替我抱不平，替他英國爭主權，就立刻可以去報告他政府的。但是最少數的了。我這會子掉出去，難道剛剛碰到這最少數的人嗎？……這時思來想去，心中好似有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噹……壁上時計，已經打十二下了。他因爲想念多時，身體未免因乏，支撐不住，便往牀子一倒，沈沈睡去。

次日上午，忽然有打門的聲息，逸仙驚醒，答應一聲，即見一人早已開門進來，擡頭看時，就是

引誘逸仙進來的造孽學生宋芝田。逸仙一見了他，便憤憤地說道：「你自己說是廣東人，是我的同鄉！你用欺騙的手段，引誘我到這兒，你的人格何在！」宋芝田道：「你錯了，這是我的職務，不是我的人格不好。但是如今你的大名，連李鴻章連皇帝都知道了，你應該把你自己的梗概和你的同黨都說了出來！要不然，死神就要到你頭上來了。」逸仙道：「這兒是英國，如要把我引渡到中國去，應該先得英政府的允許纔行。——但是英政府斷然不會允許的。」宋芝田道：「我們要將你解到中國，早已把艙位定妥，時間一到，我們自然縛了你的手足，堵塞了你的嘴兒，秘密的運到香港，那時自然有中國的軍艦來運你到廣東的。」逸仙笑道：「這般的容易嗎？我們一到船中，和英國人交通的機會很多，就是幾個船員，也就先知道了，你們的計劃，笨也不笨？」宋芝田道：「如真有困難，我們就在這兒殺你了，高麗的金玉均，給他同國人洪鐘宇殺死，他的屍首由中國引渡給高麗，你難道不知道？」說畢，顯露他一種猶笑來。逸仙道：「這種殘酷的行爲，你們做得到嗎？」宋芝田道：「實在的說一句話，這都是和你開玩笑，我到你這兒來，是要救你，你只消把口供寫了出來，交與馬加脫尼……」逸仙道：「怎麼交與馬加脫尼？」宋芝田道：「這兒的實權，都在馬加脫尼的手裏，你把口供給了他，大約禮拜那一天，你就可以出去了。」長厚的孫逸仙，又被他瞞過

了；便寫了一篇英文的口供給宋芝田。宋芝田拿了這篇口供，一面走，一面說道：「禮拜那一天，別要心急！」逸仙雖然有些疑他，可是他說得這般認真，就將信將疑。然而一日，兩日，三日……消息沈沈，逸仙就知道宋芝田的奸惡，再沒有希望的了。大凡一個人在希望未絕的時候，想這樣，思那樣，心裏非常的勞苦；一到了絕望地位，便頓時心地清淨。逸仙在這個時候，除待死以外，別無他事，就把西僕送來的雜誌，一頁一頁的瀏覽；這雜誌也有談政治的，也有談學術的，就中給他最留意的一篇文章，就是論勞動家和資本來衝突的問題。看了這一篇論文以後，他便起了一種特別的感觸，覺得從前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今天所應該研究的問題了。他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十來遍，想了十來次，只是想不出解決的方法。忽然自己笑道：「死神已經在你的跟前，你就是想出解決的法子，叫誰去做，和誰去說，還不是伸開腿兒的睡覺便宜嗎？」打定主意，把雜誌一扔，跳上牀子，擁着被兒，沈沈的睡去。他本來在日間是不睡的，如今因為一來，絕了生望；二來連日勞心，精疲力盡；所以容易睡熟，而且這一睡，直睡到下午四點鐘，一覺醒來，忽然見有一個陌生的西僕，站在他的牀子跟前，逸仙便問他道：「你叫什麼名字？」西僕答道：「我就是哥羅。」

44211